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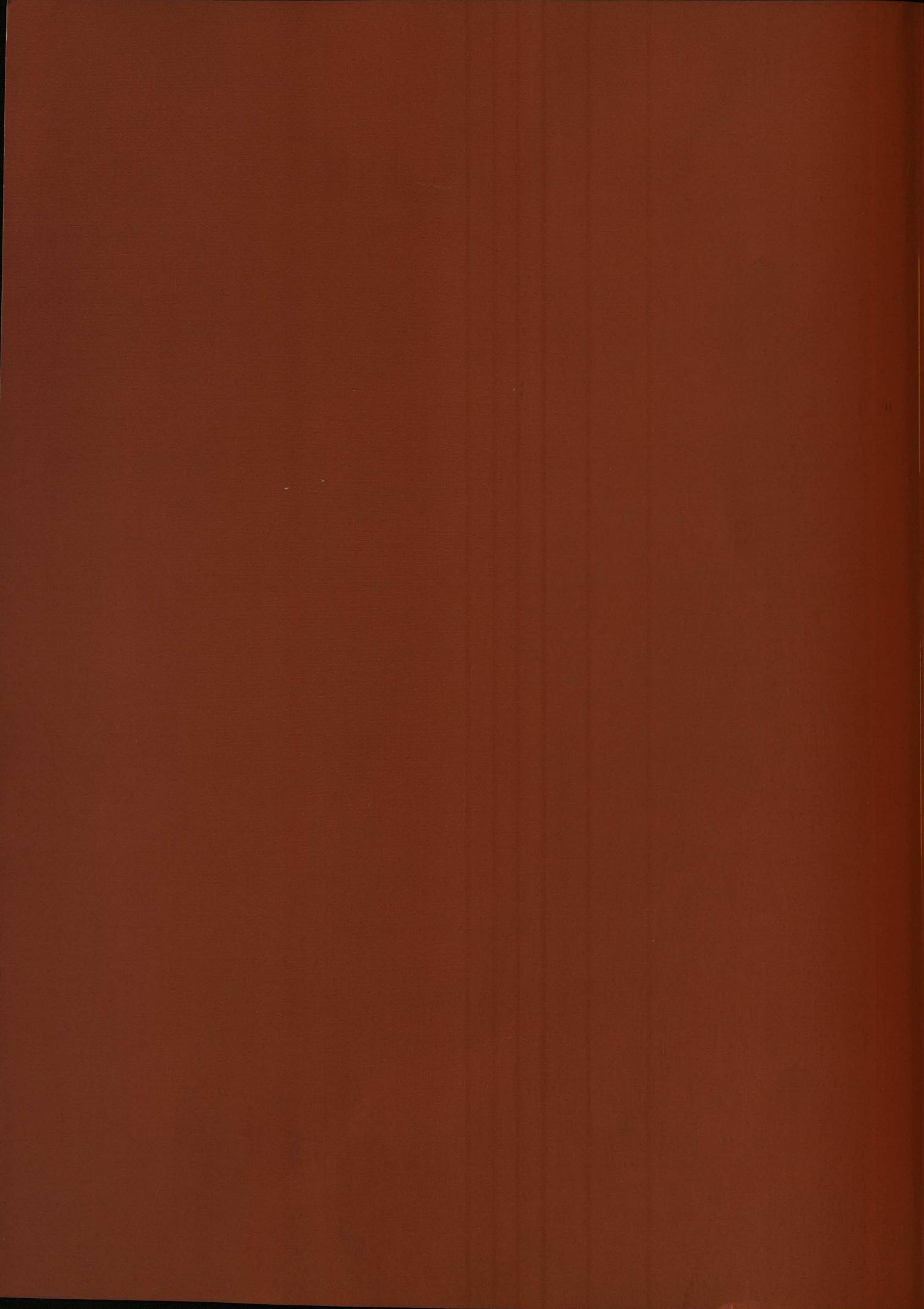


Si-  
Chuan  
University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

2023  
30th Anniversary



四川大学  
科幻协会  
30周年纪念



科幻是一种生活方式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 молодёжи



80008271



CSS  
450KM,LEO





四川大学科幻协会 30 周年会刊编辑部 编著

四川大学  
科幻协会  
**30**周年纪念  
SCUSFA  
**30th**  
Anniversary





## 签名会旗 / 图

# 四川大学科幻协会 30 周年会刊编辑部

监 制：黎红友  
执行主编：摸鱼人  
副 主 编：奶糕、须弥、熊金波、youlika  
编 辑：王喆、徐皓晖、艾希、张 tail、  
放大器、白鸟、谭雯文  
翻 译：醉步羊男  
校 对：任荣豪  
发行主管：应素洲、刘昱辰  
美术主编：张丛然  
美术编辑：应素洲、李安然、董慧琳

## 鸣谢

科幻世界杂志社  
中国科幻研究院姜振宇博士  
来自各位幻想类社团的同仁  
为会刊提供稿件和插画的各位老师  
为会刊提出建议与帮助的各位朋友  
与  
此刻正在翻阅这本会刊的你

临界点 四川大学科幻协会 30 周年纪念  
编著：四川大学科幻协会 30 周年会刊编辑部

开本：890mm×1200mm 1/16  
印张：5.25 字数：68342  
版次：202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2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微  
信  
公  
众  
号



勿  
内  
部  
资  
料  
他  
用

# 目录 CONTENTS

## 卷首语

写在《临界点》三十周年  
/ 程婧波

## 先行者言——名家专栏

- |    |             |       |
|----|-------------|-------|
| 01 | 川大科幻回忆      | / 谢云宁 |
| 08 | 打破科幻圈，救出科幻迷 | / 姜振宇 |
| 10 | 我与川大幻协      | / 子旋  |

## 大群——协会介绍

- |    |                       |
|----|-----------------------|
| 13 | 科幻协会简介                |
| 17 | 记第四届“凤凰杯”四院争霸大赛 / 兰子川 |
| 21 | “小四”的机密档案             |

## 星辉——兴趣小组专栏

- |    |                |          |
|----|----------------|----------|
| 25 | 美食组 / 美食组寄语    | / 思源等    |
| 28 | 读书组 / 相遇在漫卷的一页 | / 张 tail |
| 33 | 摇滚组 / 记忆的回响    | / 高瑞     |
| 35 | 桌游组 / 我与桌游组的回忆 | / 高和凯    |



## ∞ 尾声

最神奇的分叉线  
/ 阿缺

### 幻想——写作组专栏

- |    |      |                        |
|----|------|------------------------|
| 39 | 旋转木马 | / [加拿大]里奇·拉尔森 著 醉步羊男 译 |
| 47 | 红盒子  | / 绝对中立大甲虫              |
| 53 | 后设侦探 | / 环天风舞                 |
| 59 | 猫咪帝国 | / 白鸟飞                  |

### 刻字于石——寄语

# 写在《临界点》三十周年

## 程婧波

“临界点”是什么？

是两个buff的叠加，一个“青年”，一个“科幻迷”。

青年是世界的希望。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写下“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摆脱冷气，化为萤火，这背后的道理，事关热力学的临界点。鲁迅先生将之喻到青年身上，爱之深，责之切。

科学幻想是世界的希望。同样是一百多年前，亚历山大·弗里德曼得出了“弗里德曼方程”，用来描述广义相对论框架下的宇宙膨胀的临界点。人类对宇宙的种种幻想自此有了科学的语言。

《临界点》，从一开始就带着无比美好的寓意被创造出来，诞生于川大这座科幻氛围浓郁、科幻传统悠久的百年学府。

今天，《临界点》迎来了三十岁生日，生日快乐呀！

永远年轻，永远闪耀！

“临界点”是什么呢？

是两个buff的叠加，一个是“青年”，一个是“科幻迷”。

青年是世界的希望。一百多年前，鲁迅先生写下“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摆脱冷气，化为萤火，这背后的道理，事关热力学的临界点。鲁迅先生将之喻到青年身上，爱之深，责之切。

科学幻想是世界的希望。同样是一百多年前，亚历山大·弗里德曼得出了“弗里德曼方程”，用来描述广义相对论框架下的宇宙膨胀的临界点。人类对宇宙的种种幻想自此有了科学的语言。

《临界点》，从一开始，就带着无比美好的寓意被创造出来，诞生于川大这座科幻氛围浓郁、科幻传统悠久的百年学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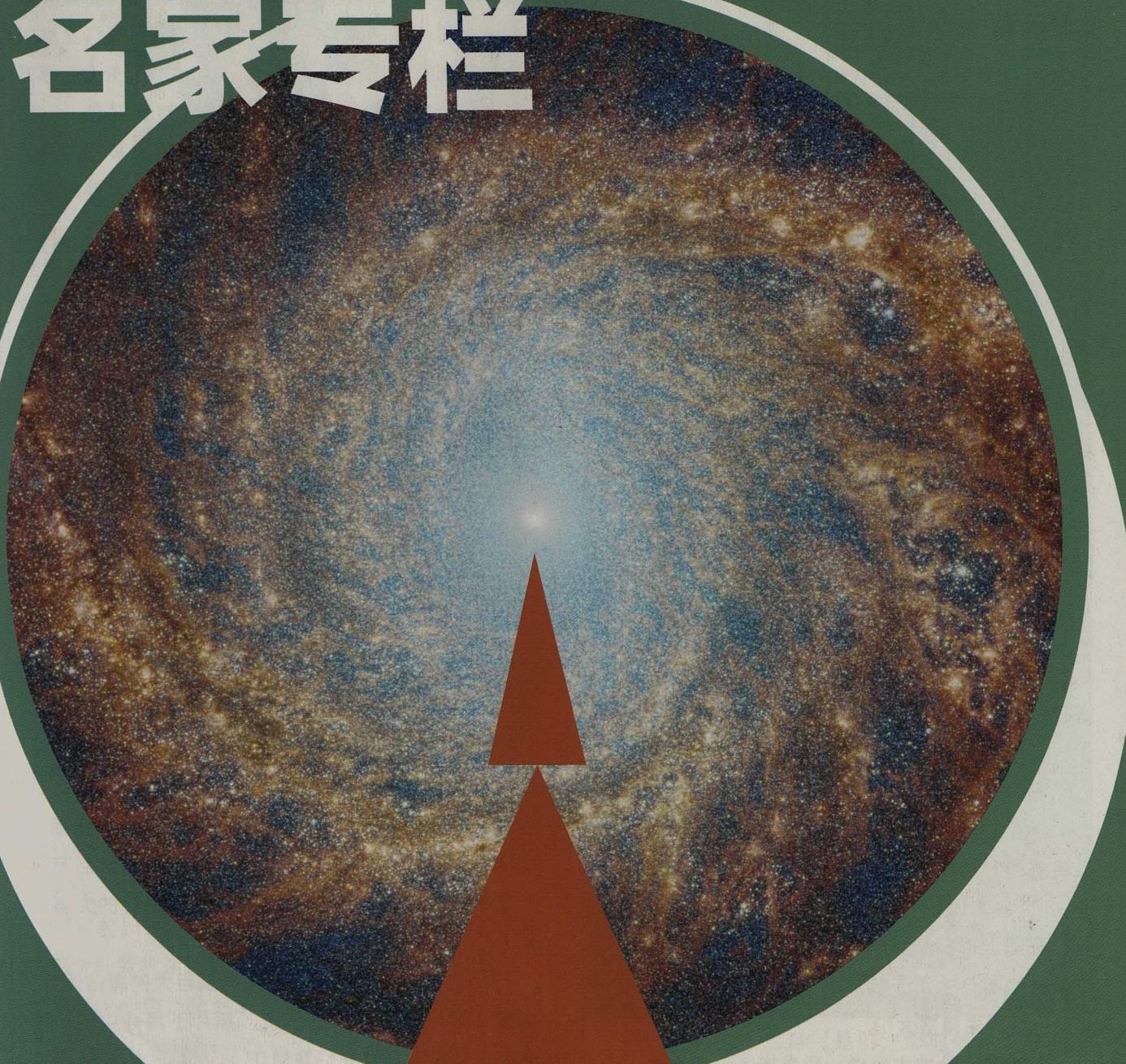
今天，《临界点》迎来了三十岁生日，生日快乐呀！  
永远年轻，永远闪耀。

程婧波

癸卯年腊月廿一

# 先行者言

## 名家专栏



FORRUNNER

# 川大科幻回忆

谢云宁

科幻作家，电子工程师。其作品多以天文、计算机、生物工程为主题，追求科幻硬核与人文关怀的巧妙结合。作品有《超频交易商》、《宇宙涟漪中的孩子》、《穿越土星环》等。其中《穿越土星环》获得第三十二届银河奖重磅大奖最佳长篇小说奖和第十二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最具分量的长篇小说金奖。



科幻作家谢云宁 / 图

人们总是说科幻就像一辆公共汽车，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在不同的人生时期上车、下车，但我相信，下车的人在多年后回望，仍会对这段车上时光领略的风景与身边的乘客心存怀念。而我自己，将一直死皮赖脸地待在车上，幻想着能把这辆公交车坐成飞向宇宙尽头的飞船。



临界点 1-5 期 / 图

我是 2000 年大学入校，如果说是因为科幻而选择川大，这确实有些夸张，但科幻确是我选择川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学业繁重的高中时代，《科幻世界》杂志里“科幻迷俱乐部”栏目对于川大科幻协会活动的报道，虽然仅是只言片语，但已让我对川大产生强烈的向往。

记得入学一军训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按照网上川大科幻协会主页上的联系地址，兴冲冲地敲开了北苑一间男生寝室大门。

我激动万分地大声说，我要加入科幻协会。

然而，房间里的一屋子人如“见到外星人闯入”一般望着我，一脸茫然。

在交谈了几句才知道，原来他们也是和我一样今年入学的新生，此前居住在这间寝室的那位神秘“联络人”已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我倍感失落地离开了，通向组织的“星际联络站”就这样对我关闭了。

所幸的是，一个月后，我在学校社团招新的活动现场寻找到了科幻协会的摊位。通过一轮面试，我光荣地成为了“创编部”的一名干事，这个部门存在最大的功能是完成一本叫做《临界点》会刊的编辑工作。这本会刊主要刊登会员作品，每年出版一期。

“临界点”是一个新奇、蓬勃、充满力量的词汇，这究竟来自哪一位协会前辈的神来之笔，已无从考证。

在满是新鲜感的川大校园里，我开始了大学时光，很快，我与童年科幻偶像有了一次不期而遇。

那一天，我下课路过川大博物馆，遇上了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日，于是乘兴走进了博物馆。当时馆内正在热展三星堆的早期出土文物，那一件件粗粝、支离破碎的石器、玉砧，虽不及广汉三星堆后期出土文物光彩夺目，但也另有一种粗犷深沉的力量直抵人心。

而让我久久停住脚步的是一张巨大的黑白照片，那是三星堆考古现场的场景，照片下简介中的一个名字吸引住了我目光：童恩正。

哇，照片中那位身着白衬衣、身材颀长、正躬身忙碌的中年人就是童恩正先生。

这不禁让我想起童先生在《在时间的铅幕后面》中的情节，欧阳去非前往七星岗上主持对古代蜀国蚕丛王的宝藏坑发掘工程。小说中的兴汉七星岗正

对应着现实世界的广汉三星堆。

隔着幽深错落的时空，我凝望着童先生的身影，在震惊的同时，又很是怅然，童先生三年前病逝于美国，距离先生离开川大赴美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年，而我所读到所有童先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科幻作品，都来自于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

当我很是意犹未尽地离开展厅，更大的惊喜还在等着我，在博物馆出口出售纪念品的柜台中，我注意到几本蓝色封面、并不起眼的书籍，其中一本印着“古峡迷雾”。哇，这是一套六卷本的童恩正文集，一波狂喜如潮水般涌向了我，我摸出包里所有的钱买下其中三本：《古峡迷雾》、《古代的巴蜀》、《来自新大陆的信息》。

《古峡迷雾》是一部科幻中短篇合辑。《古峡迷雾》、《雪山魔笛》、《石笋行》、《五万年以前的客人》、《珊瑚岛上的死光》、《追踪恐龙的人》、《遥远的爱》……这一串闪亮的篇目曾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将我领进了科幻的大门。

《古代的巴蜀》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考古学专著，让我认识到了童先生作为一名成绩斐然的考古学者的一面。

《来自新大陆的信息》则是一本随笔集，记录着童先生八十年代初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点滴，其中诸如怀念四川回锅肉这般妙趣横生的文章。

在那一次博物馆“偶遇”之后，在大学的课堂上又从老师的口中陆续听到了童老师的一些奇闻轶事。八十年代童恩正先生从美国带回了川大第一台商用电脑，在学校引起不小轰动，川大老师与同学纷纷前去看“稀奇”。而早在 70 年代，童先生就利用当时国内极为粗简的计算机系统尝试缀合商代卜甲碎片，以此破译甲骨文的秘密。

是的，你没有看错，有 1975 年的论文为证，早在那个计算机还只是躲藏在研究院所里“奇怪盒子”的年代，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已经开始将其运用在考古领域。

而更为神奇的是，即使到今天，还能从成都市井坊间听到童先生的一些“神迹”。

童先生是整个成都取得驾照的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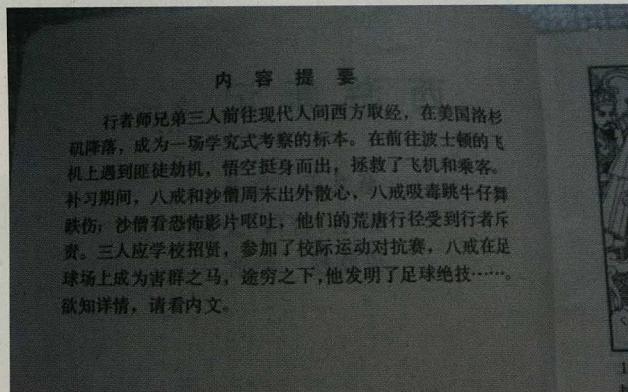
这就是童先生，一位深谙激光、宇宙飞船、恐龙、外星人的考古学教授，才华横溢，温文尔雅，风度

翩翩，敢于尝试新事物，将科幻的开创性思维融合进了工作与生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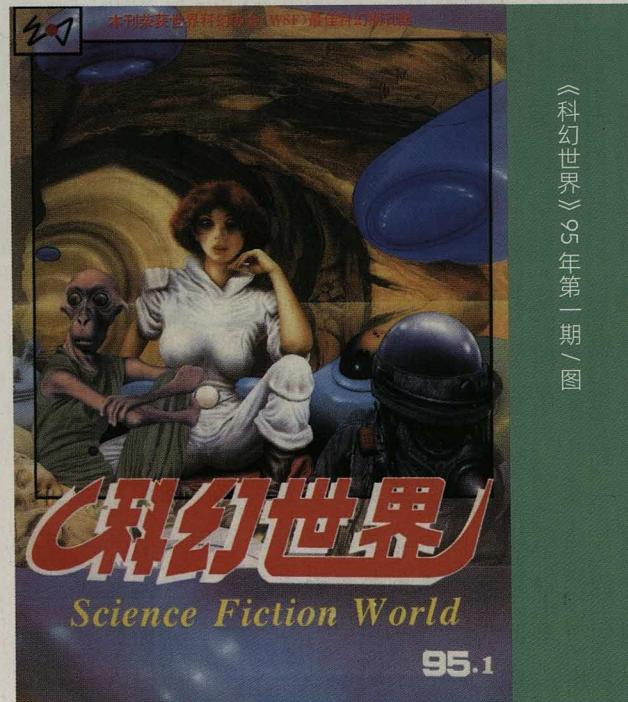
这样的童先生是不是很“科幻”？是不是很像一位穿越小说的男主角，拥有着一个开挂的精彩人生。

我想也只有这样的童先生，才能在这样一个讯息闭塞、思想保守的年代，写出《西游新记》这般天马行空的故事。

除了童恩正老师，毕业于川大的何夕师兄同样是我科幻的引路人。



童恩正《西游新记》/图



1994 年的十二月（是的，那时候科幻世界就有了提前出版的习惯），初一的我在家附近的邮局报刊亭与 1995 年 1 期的《科幻世界》相遇了。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个平行世界还会存在着这样一本中文科幻杂志，在没有遇到《科幻世界》之前，实际我已经通过《少年科学》以及其他科幻小说集认识了

## 05 先行者言FORERUNNER

将刘慈欣《三体》中秦始皇麾下的人列计算机在现实的世界精彩呈现。

这可谓是四川大学科幻协会最为高光的时刻。

而我华丽地错过了，想起来实在殊为遗憾。

我在上海只待了半年，很快又回到了成都。

我在川大西门外的科华北路（有时写快递地址我会无意地将街名写成科幻北路）租房、买房，有时周末也会去到校园里溜达，生活圈一直没有再离开过川大。

我安静地生活着，工作很忙碌，有时夜里挑灯看剑，还是会像挤牙膏一样动笔写科幻。偶尔也会参加成都的科幻活动，有时也会回到川大科幻协会这个集体中。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那一年的银河奖后我和一群作家去到川大江安校区参加作者见面会。

这次见面会还有另一个名头，庆祝川大科幻协会成立二十周年（1993—2013）。

事实上，对这样一个说法我是有疑问的，因为我有印象，在97年左右的《科幻世界》上看到过川大科幻协会成立的消息，不过这也不在重要，或许协会在那之前曾经存在过，再说了，科幻嘛，总是需要找一些名号让大家欢聚在一起。

在一间挤满了人的阔大教室中，我见到了一张张青春朝气、热情洋溢的面孔，这让我恍若回到了大学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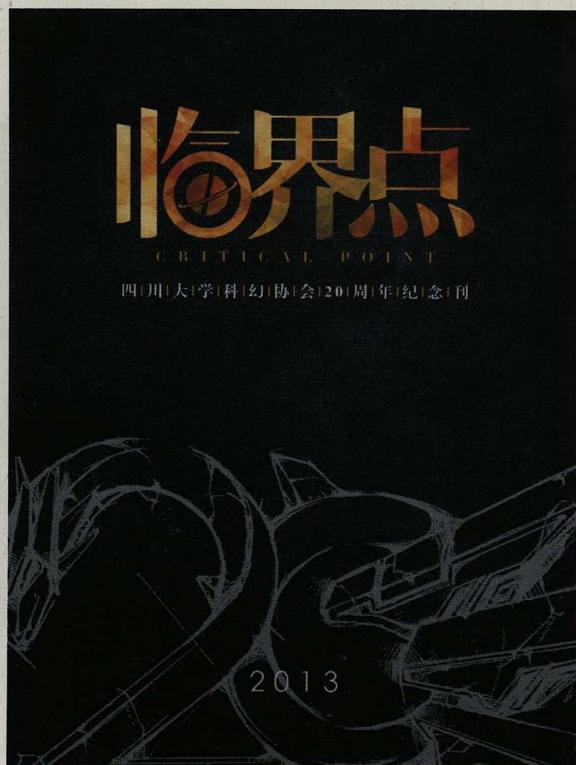
在这次聚会上，我拿到了崭新一期的《临界点》，

这是协会20周年纪念专刊，翻着这本完全用铜版纸彩印出来的杂志，感慨万分，这本杂志比起当年我们那本简陋油印黑白小册子不知道精美了多少倍，里面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

在这样互联网电子化席卷一切的年代中，新一代同学们还用实体杂志的形式郑重地致敬过去与未来，他们真是很用心。

2010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在成都横空出世。

第一届颁奖大会选择在了川大北门外的学府影城（那也是当年我们科幻协会电影包场的地方），



《临界点》20周年纪念刊 / 图

2007年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 / 图



现场活跃着不少来自川大科幻协会的志愿者。随后的十年中，我们一同见证了星云奖从空地狭小的影城艰难起步，筚路蓝缕，砥砺前行，越来越壮大，从成都走向了全国。这一切最大的功劳莫过于雷厉风行的董仁威老先生，他也是六十年代毕业于我们川大生物系的前辈。

一次星云奖的活动中，我在邀请嘉宾名单里见到了一个很是熟悉的名字，任路遥，这会是当年在川大科幻协会与我一起主编《临界点》的那位“战友”吗？

我悄悄地移步到了嘉宾席，远远观察了一会，哇，真的是她！

我赶紧走到她的面前，与她接上了头。

我们已经有十多年没见过面，任路遥在川大生物系毕业后又去外国深造，兜兜转转，后来又回到了成都工作，此时的她已经是《课堂内外》小学版的编辑部主任，也算是从事着与科幻有着几分关系的事业。

我们畅谈起了当年《临界点》“编辑部的故事”，故事仿佛还发生在昨天。

是啊，那段与科幻同行的川大时光永远是我们珍藏在心底的美好回忆。

第二天，她在微信里给我发来她的科幻协会的会员卡。哇，这张差不多二十年前的“星际漫游船票”我曾经是多么熟悉的，自己的那一张不知道消失在哪一个时空的旮旯之中。



科幻作家阿缺 / 图



孙悦（左一）与 R2-D2 / 图

这么多年来，我也认识了陆续从川大校园涌现出来的科幻“后浪”们。

第一次遇见阿缺是一次银河奖晚上的撸串现场，当时他还是一名川大水利学院大四学生，说话有点支吾，性格很是腼腆（当然后来混熟络了，发觉都是他当时故意装出来的。）他告诉我毕业要去川西一个水电站当监工，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写小说，对未来充满了迷惘。

后来，我作为他的一位朋友见证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很快走出了水电站，去到北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后来又辗转广州、深圳，一直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从事着与科幻相关的工作。

每次他回到成都，我们总会相约喝酒吹牛，私下的阿缺与和他的小说呈现的特质一样，幽默，细腻，温情，浑身透着一股清澈少年感。

作为他的师兄，衷心期待着他的青春期能更加漫长一点，继续创作出更多慰藉人心的作品。

说到了阿缺，不得不提起他们同届另一位科幻人物，江湖传闻，当年阿缺与孙悦同时竞选协会会长，阿缺以微弱的票数落选。

孙师弟在大学校园就积极地组织各类科幻，让科幻协会真正走出了川大校园，走向了中国科幻圈。

在法学专业毕业后，他更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科幻的事业中去，开科幻主题咖啡店、做科幻电影以及动漫周边，主办科幻大赛不断挖掘科幻新人。

## 07 先行者言 FORERUNNER

在我看来，他远比我这一代人勇敢与坚持，更加地视野开阔，也更具有行动力。

有一天，我接到了孙悦的电话，他告诉未来大师奖准备出合辑，书名想用我们协会会刊《临界点》，他想征求我的意见。

当然支持，我在电话中大声回应道。

在接完电话后，一阵感动长久停留在心中，当年《临界点》给予我的那些激动与快乐，孙悦师弟又会用新的形式传递给其他人，这就如一把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炬，薪火相传。

最近几年，川大的科幻又迎来了更大的一次升级行为。国内首位科幻文学博士姜振宇入职川大文新学院，他作为主要的牵头人，中国首个科幻研究院在川大隆重成立。

可以预见，川大在成为科幻迷、科幻创作者的摇篮之后，还将成为中国科幻研究的一块高地。

衷心期待姜博士能在川大校园里取得硕果累累的研究成果。

好了，我的川大科幻回忆行文至此就将暂告结束，川大还涌现过了很多优秀科幻人，因为自己生活交集关系，无法全盘罗列。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从川大走出那么多的风格不同的科幻人。

成都是一座闲情逸致、自由包容而又不乏先锋创新的城市，这与科幻骨子里的精神很相似。

而川大更是将成都这些独特气质放大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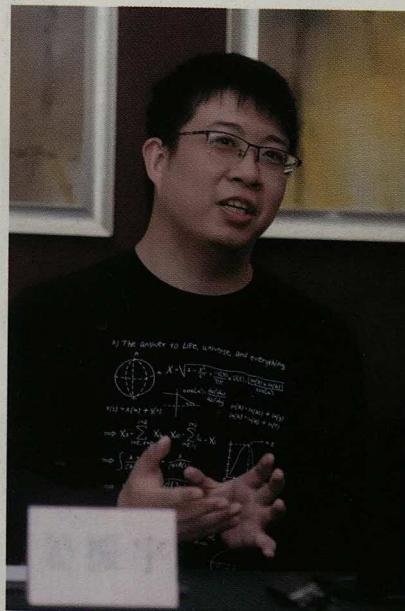
在一个弥漫着科幻传统与青春气息的校园中，科幻协会就如一座奇妙的星际中继站，在这里你能与不同个性的人相遇，与趣味相投的人打成一片，在此欢迎所有喜爱科幻、有志科幻创作的同学加入到这个团体中。（这好像是川大招生宣传广告词：）

人们总是说科幻就像一辆公共汽车，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在不同的人生时期上车、下车，但我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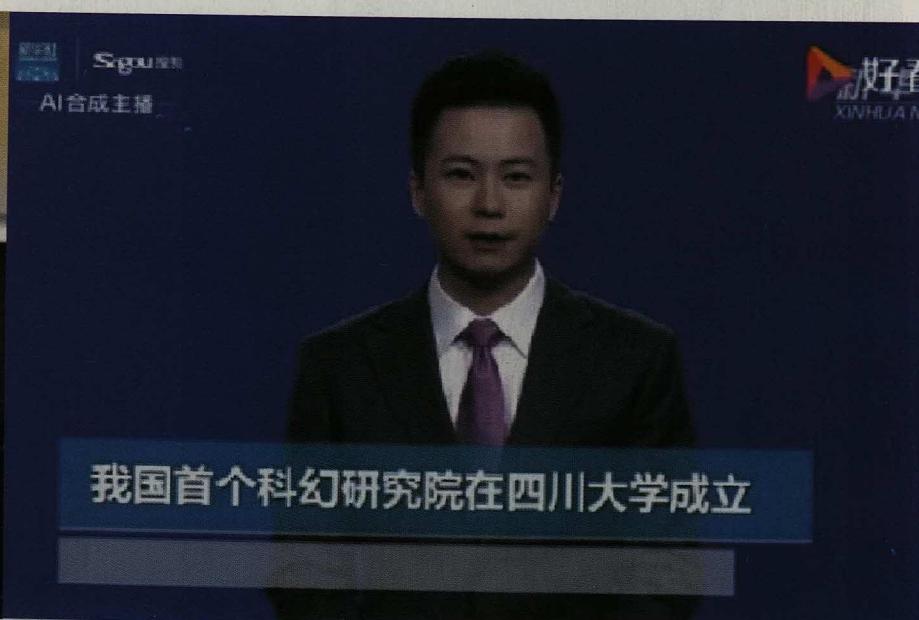
下车的人在多年后回望，仍会对这段车上时光领掠的风景与身边的乘客心存怀念。而我自己，将一直死皮赖脸地待在车上，幻想着能把这辆公交车坐成飞向宇宙尽头的飞船。

在未来，我还会继续生活在距川大不远的地方，继续见证着川大科幻的不断发展。

最后，祝愿川大科幻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国内首位科幻文学博士姜振宇 / 图



我国首个科幻研究院在四川大学成立 / 新华社

# 打破科幻圈， 救出科幻迷

姜振宇

浙江衢州人，科幻研究学者，中国首位科幻文学博士，浙江大学本科毕业，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硕士毕业，北京师范大学科幻博士毕业，现就职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姜振宇老师 / 图

粉丝?  
科幻迷?  
赛博牛人?

2016年夏天，我回到杭州，在浙大边上住了一学年。9月份浙江大学“百团大战”，我在晚饭后，用婴儿车推着当时刚满两周岁的女儿，摇摇晃晃逛到食堂前的空地上，见到了科幻协会的纳新摊子。那个傍晚，距离我和校内论坛科幻版的一小群水友组建科幻协会，已经过去七八年了；而那个傍晚到今天，在时间轴上也差不多有了相似的距离。

“科幻迷”这个身份，在中文语境下首次提及，是郑文光老先生的介绍文章；吴岩、刘慈欣、韩松等则是第一代在“科幻读者”之外，获得“科幻迷”的自我认同的中国人类。这个时期的科幻迷非常微妙，它是读者的团结，却也是爱好者彼此间的疏离。受限于当时的交流、交通的困难，从单纯的读者，跃迁到跨越时空的线下聚会，都意味着从日常的生活学习当中短暂地脱离出来。而当一群确有个体能量但多少又显得不名一文的人类，真的在线下碰到一起，今天听来的所谓的故事，放在当时的现场，想来多是事故。

我们见到过的哪些人，可以算是科幻迷呢？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是或不是”带来的只是标签、噱头和玩笑，勉强要说，有那么一丝丝的“差异”，但绝不是“优劣”。成为科幻迷是一件令人快乐、也令人年轻的事情，可并不能直接地令人牛逼——或者应该反过来说，真是因为有很多牛人乐意彰显自己科幻迷的身份，这个名词、这种身份认同，才显得有趣。

与科幻迷相比，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科

幻迷做出来的事情。特别是“偶尔的科幻迷”“阶段的科幻迷”“曾经的科幻迷”。王瑶老师早年的研究提到过，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一直存在一个一两百人左右的核心科幻迷群体。这些人的名字——如果并不仍旧是科幻行业或者事业的从业者——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不会知道，除非在偶然和必然的某个刹那。这些刹那我遇到过许多，比如九十年代科幻漫画的作者，现在在川美任教；比如迷恋星空和UFO的某位，现在是我的院长；比如资阳市委宣传部的某位，在官方酒席上聊起了王晋康和《伊娥卡斯达》；比如郫都区委的某位，事实上负责了世界科幻大会的落地；比如雅安荥经县的某位，把银河奖引到了牛背山上。

暂时“离开”科幻圈之后的科幻迷，会如何回忆、想念和面对，今天的科幻迷呢？我总是想起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傍晚。科幻协会已经是——并且总会是——其他人的事情了，即便你很关心——恨不得狠狠地关心——它的延续和生长。你也知道，一茬人的到来和离开，并不总是意味着一件事情的成功，大学里的科幻协会总是在全校最佳社团和亟待注销的社团之间往复徘徊。

当然，川大是特殊的，川大科幻协会尤其。我们可以把这种“特殊之处”指认为某种文化，但文化的承载者，乃是一个和另一个的牛人——最特殊的地方，是他们都乐意称自己为科幻迷。我们在这里需要提及的，不仅是何夕、谢云宁、程婧波、孙悦和阿缺这些旗帜，还有那些除了我们自己，并不被外

界所知晓的名字。他们总是会被一个个狭小的科幻圈所忘记，然后当科幻成为每一个人的事情，他们会突然出现，“雷霆般归来”。

《西游记》——一部总是会被尴尬地冠以“我们中国自己古代也有科幻”的优秀著作——中，孙悟空刚出五指山不久，跟唐僧吵了一架，遁到东海龙宫逛了一圈；下定决心要继续保唐僧西去的时候，路上碰见了南海观音菩萨。菩萨对他说：“趁早去，莫错过了念头。”科幻不是念头，是念头的对象。某一个瞬间，当一个个体突然发现这个东西颇为有趣，甚至“动念”要掺和点科幻协会之类，要多读几本小说之类，微妙的时候就临近了。即便后来忘却，时来事易，“念头”会自己跳出来。

当然，光有念头是不够的，还需要做一些“无用功”——是说缺乏评价体系，不能折算成保研资格分数的那种无用。比如读书和看电影，比如好奇和玄想。科幻的有趣之处在于，只要读得足够多，当你看见一个“好东西”，你能把它认出来；而科幻迷之所以不是脑残粉，是因为 TA 们总是向人类的科幻

史敞开，因此也总是有足够的好东西可以读。在这个意义上，做科幻读者比做科幻作者更加幸福。

而当你开始逐渐意识到，有一些科幻比另一些科幻更好，刘慈欣在一些作品里比在另一些作品里更加有趣，那么恭喜，这是你“念头通达”的瞬间。在此之后，不管是游戏、小说，甚至音乐，有一些“好东西”的存在，就成为了一个客观事实。这样的人类，很难成为一个狂热的“粉丝”。科幻圈当然是由科幻粉丝构成的，但好在它还不是粉圈——因为这里头是真有好东西和牛人。如果说真有什么是科幻迷所鄙视的，那么只有不真诚的蠢人，不是智商低的那种，而是傲慢、不谦逊的那种。人类的天才当然可以恃才傲物，科幻作家也乐于书写他们，但他们的高傲，来自于与更宏大事物的链接——那也是科幻里最好的审美对象：科学本身，或者用刘慈欣的说，“大自然”。

这时候的你，已经是一个牛人了。要成为牛人，而不是科幻迷。一定要加一个限定词的话，我希望是赛博牛人，可以没事儿在俱乐部里转转的那种。

# 我与川大幻协

子旋

科幻世界杂志社编辑



2023年6月30号下午，川大幻协写作组来杂志社开第六届“破晓”写作比赛创作谈。人不多，来了七个，剩下的都是线上参与。前任组长菲尼克斯早早先来了，他刚毕业，来跟我告别，顺便看望一下之前在杂志社实习时候带他的编辑们。

菲尼克斯匆匆结束了杂志社的行程，去天府机场赶飞机，我送他去电梯。在我来杂志社工作前，我俩就认识了。2019年，我是第二届“破晓”的评委，每一轮写作比赛结束之后，我们都会开场创作谈，聊聊大家写的作品，晚上聚在一起吃饭，慢慢就熟络了起来。之后两年我也继续担任评委，但不是以科幻世界杂志社编辑的身份，而是出于一种与幻协成员一致的认同：这样的氛围很棒，这种活动就应该多搞搞。近水楼台，每年我也会帮忙请两位杂志社的专业文学编辑参与终审。去年，写作组干脆把决赛创作谈搬到了编辑部的会议室，二十来号人齐聚一堂，作者和评委们依然保持一直以来尖锐的批评态度，在桌上你来我往，编辑们坐在后面沙发上“冷眼旁观”，少年版的编辑老师突然冲进来，恳请在座各位多试着写写少儿科幻……

对川大幻协这样全国独树一帜的巨无霸社团来说，类似的活动太多了。我在写作组，在摇滚组，在美食组，在小酒馆，在睡觉组，在各种奇奇怪怪的组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不同的组活动，

但每年访问编辑部的活动从来不分组别。我第一次到访杂志社，就是看川大群里发了活动通告，索性跟着来了，那时我们学校还没有幻协，编辑部也还没有装修，保持着二十年前的风格，十来张四人办公桌，工位之间用塑料板隔开，桌椅板凳灰的发黑。我和川大的同学们坐在会议室里，听李克勤老师讲国外作者的趣闻，听迟卉老师讲如何投稿，从来没想到会和他们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做科幻。

我在杂志社工作的第一年，银河奖颁奖在少城剧场。典礼结束后，同学们三五成群，商量接下来上哪吃上哪玩儿。会长奶糕问我要不要一起，我说不了，我要收拾场地，下午跟作者们一起去笔会现场。我目送着那些熟悉的幻协小伙伴们从少城剧场离开，他们很开心。

杂志社做了一个陈列古旧物品的空间，我把川大幻协的第一本会刊《奇点》压在玻璃底下，供来往的人观赏。那本《奇点》出刊于1998年，“四川联合大学”的最后一年，封面上写着“电子 & 电脑协会科幻部”。

菲尼克斯进了电梯，挥手向我告别。很快，创作谈也结束了。幻协的同学们蜂拥而出，聚餐的聚餐，上课的上课，就和每次活动一样。不管是现在喜欢科幻，还是曾经爱过科幻，科幻始终是科幻迷的科幻。

<h1>1993</h1> <p>外星人入侵地球 四川大学科幻协会成立</p>	<h1>1998</h1> <p>四川联合大学科幻协会首次获得校十佳社团 首期会刊《奇点》发行 哈利·波特击败伏地魔</p>
<h1>1999</h1> <p>回到未来 第二期《临界点》发行</p>	<h1>2000</h1> <p>第二次冲击 第三期《临界点》发行</p>
<h1>2001</h1> <p>太空漫游 第四期《临界点》发行</p>	<h1>2002</h1> <p>第五期《临界点》发行</p>
<h1>2003</h1> <p>第六期《临界点》发行 杨利伟前往太空</p>	<h1>2007</h1> <p>*会史不可考时期*</p>
<h1>2008</h1> <p>尼尔·盖曼进川大 首期科普《幻闻贴》发布 翟志刚太空行走</p>	<h1>2009</h1> <p>宇宙闪烁 科幻奇幻大会于成都举办 川大幻协表演人列计算机</p>
<h1>2010</h1> <p>第九区发生暴动 幻协拍摄《闪光的生命》 《科幻君的忧伤》 《三体》三支短片</p>	<h1>2011</h1> <p>献礼科幻世界三十周年·幻想游乐园活动</p>
<h1>2012</h1> <p>世界末日 首届全国高校幻想类社团联合征文 神州九号与天宫一号对接</p>	

## 四川大学科幻协会历史大事年表

# 2013

银河奖进川大  
首次幻想文化周举办，此后每年一届延续至今  
会刊重启，《临界点》20周年纪念刊发行

# 2015

星云奖志愿者之行  
刘慈欣获雨果奖  
使徒袭来

# 2016

第一届幻想音乐节  
获得第七届星云奖最佳社团

# 2017

首次获得银河奖最佳社团  
第一届陆行魁地奇  
写作组首届“破晓”科幻奇幻大赛举办

# 2018

包揽银河奖、水滴奖、晨星奖  
首次“凤凰杯”定向解密  
此后每届举办延续至今

# 2019

主办第一届“星火杯”  
全国高校科幻联合征文大赛  
阿基拉毁灭新东京  
哈勃二号观测到三体舰队轨迹

# 2020

线上共读《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共读活动自此每月举办至今  
嫦娥五号携月壤返回地球

# 2021

第四次获得银河奖最佳社团  
组织高校幻迷众筹  
助力成都申办世界科幻大会  
天问一号着陆火星

# 2022

协会藏书电子化整理完成  
中国空间站投入使用  
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完成部署

# 2023

会刊《临界点》30周年纪念刊发行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  
刘培强出生

# 大群 协会介绍

# LEGION

# 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简介

## 我们

川大幻协传承者

## 协会名片

**名称 /** 四川大学科幻协会

**昵称 /** 川大幻协、SCU SFA、你协、

四川大学漂亮海报协会、

四川大学桌游协会、四川大学约片协会

(持续更新中.....)

**定位 /** 科幻奇幻爱好者交流协会

幻想之翼 / 会徽



**类型 /** 大幻想

包括科幻、奇幻、推理、悬疑。

形式包括文学、影视、动漫、桌游、游戏等

**宗旨 /** 用科学启迪幻想，从幻想走近科学。

**创立时间 /** 1993年4月2日

**媒体 /** 微信公众号 - 川大科幻协会

## 历史荣誉

### 第 28、29、30、32 届中国科幻银河奖 最佳科幻团体奖



四川大学  
十佳学生社团



第二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特别贡献奖



四川大学  
五星级学生社团



第六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最佳科幻社团奖



第四届“晨星杯”  
优秀组织单位



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最佳科幻社团奖



钓鱼城科幻大奖  
最佳学校科幻团体



第三届腾讯科幻“水滴奖”  
优秀组织奖

## 他们在此成长 —— 知名会员

### 谢云宁

2000 级会员，电子工程师、知名科幻作家，银河奖获得者

### 程婧波

2001 级会员，教育家、知名科幻作家，银河奖获得者

### 五十弦

2008 级会员，银河奖获得者

## 友谊地久天长 —— 友好单位

### 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杂志社



科幻图书馆

马门溪龙科幻图书馆

### 阿缺

2010 级会员，银河奖获得者，中国科幻新生代代表人物，钓鱼城科幻学院首席作家

### 孙悦

2010 级会长，赛凡科幻空间创始人，未来科幻大师奖创办人，成都市科幻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幻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赛凡科幻空间



幻想类社团的同仁们

## 协会由此凝聚 —— 社团组成

协会由部门（目前为活动部、图书馆、组织部、文案部、宣传部与新媒体部五个部门）和诸多兴趣小组（如读书组、写作组、桌游组、动漫组、游戏组、跑团小酒馆、摇滚组、学习组、绘画组等风格不同、类型各异的会员聚集地）构成。部门和小组具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各部门作为协会直属，在每年换届

大会时统一更新；而各小组则是作为兴趣同好团体，自行完成小组管理和新老交替。作为科幻协会的一部分，部门和小组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协会的活跃度和创造力，总有新成员加入，老成员也不会真的离开，无论是部门还是小组，都在新老交替间生生不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推动了社团文化的蓬勃发展。

社团历史荣誉（部分）一图



## 文明点亮岁月 —— 协会经典活动

## 科幻大讲堂

协会已邀请过刘慈欣、何夕、王晋康、马伯庸、尼尔·盖曼、尼尔·克拉克、罗伯特·索耶、吴岩、姚海军、江波、夏笳、张冉、迟卉、程婧波、阿缺、宝树、蔡骏、张文敬、张昌余、屈畅、骑桶人等数十位著名中外科幻、奇幻、科普作家、科幻杂志编辑等来到四川大学开展讲座。“科幻大讲堂”系列活动是川大科幻协会的一张名片，在校内拥有极高的知名度。

## 交流会 幻想世界

向大家介绍自己喜欢的文学、影视、游戏等作品中的幻想世界设定，也可以将自己构造的幻想世界点子与大家分享，历年来幻交会一直是会员们钟爱的畅谈安利幻想世界的好时机。



刘慈欣在川大 /2011年科幻大讲堂

马伯庸在活动室 / 图

马伯庸喝过的百岁山 / 科幻藏品



在禁林举办的第五届凤凰杯 / 图

## 凤凰杯

以《哈利·波特》为主题，在曲折的二基楼展开的定向解谜活动。从2017年试点举办“第0届”开始，大赛已成功举办五届，活动在校内非常受欢迎，几百个参赛名额往往在一天内抢报一空。



## 幻想音乐节

摇滚组合合影 /2021年幻想音乐节

由科幻协会主办，校内各大音乐社团乐队参与的一年一度的幻想主题音乐盛宴，爵士，摇滚，电子乐，音游，当夏夜之风拨动心弦，让科幻之乐响彻校园。



2021年4月幻想音乐节 / 摸鱼人 摄



气功乐队吉他手 CYCO/ 图

\* 出于卫生考虑，马伯庸喝过的百岁山只保留了瓶子，其内容液体已在协会成员监督下于二基楼卫生间销毁。



在科幻世界杂志社合影 / 图



2022 年写作组与科幻世界编辑进行破晓创作谈 / 图

## 图书馆 & 杂志社 交流

参观科幻世界杂志社编辑部、马门溪龙科幻图书馆，或让从业者们走进校园，实现幻迷和编辑、作者、收藏家的零距离交流。

“给幻想一点时间”周常系列活动：开放活动室供会员借阅图书；桌面游戏聚会（也是桌游组例行活动）上百款桌游；由会员投票选择电影，周末共同观影。

## 给幻想 一点时间 周常系列活动



周末在活动室看银翼杀手 / 图

## 我们向时间诉说——向过去，也向未来……

过去的幻想燃烧到了今天，幻协已是而立之年。30 年，我们曾见证过无数次荣光，也经历过无数低谷。但时至今日，我们依旧站在这里。

我们不知道十年前前辈们接手《临界点》20 周年纪念会刊时是什么感受，或许对于上一个十年而言，四川大学科幻协会并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变化。依旧是一群啥都不懂的小屁孩，一边以理想主义心态吟唱诗与银河之间的无穷理论，一边却为现实的学业和社团的发展忙里忙外。但中国科幻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体》获雨果奖、《流浪地球》突破国内票房纪录、以及第 81 届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这些迹象似乎都在说明中国的科幻纪元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

## 破晓

“破晓”幻想写作大赛，以及各类轮换写作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危机合约、交换改写、Writing Prompt 征集写作、同世界观写作。每一轮写作结束后会举办对应的创作谈。

除了惯例活动以外，每年都会涌现大批大小不一的特色活动，无论是辩论赛，读书会，科幻模联，知识竞赛，还是万圣节晚会，航天海报征集，中土观影会，幻想 LARP，都给一届届会员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也许当时的会员也不知道，现在邀请大刘出来为什么这么难呢？不过不管怎么说，川大幻协能见证科幻文化的兴起，我们的幻想已实现了一半。幻协之所以蓬勃，原因从不属于现在的我们，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川大科幻人的如火热忱。而这种热忱，我们希望将传递到未来和下一个未来。理想的天空并不总是晴空，但，总会有后继的冒险者会接手云梯，拨开群星之雾。

现在，我们或许也该回应了。

前辈们！我们已经尽吾辈所能，守护幻协的现在；

后辈们！请你们行于风雨星河，守护幻协的未来。

# 记第四届“凤凰杯” 学院争霸大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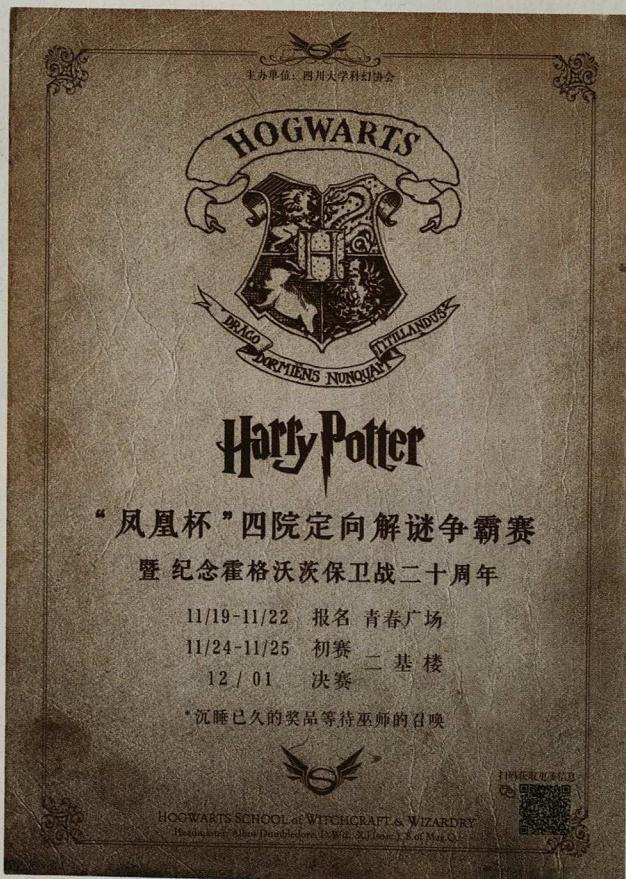
兰子川

幻协 2021 届副会长

## # 赛事背景

自哈利·波特及其小伙伴们战胜伏地魔以来，黑魔法势力衰亡，魔法界呈现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

随着巫师界长年来欣欣向荣的发展，全世界最富盛名（我们甚至可以称其为世界第一）的巫师学院——霍格沃茨也开始了进修院校的创办。



2018 年第一届凤凰杯海报 / 李怡伽

2017-2018 学年，霍格沃茨进修学院（以下简称“霍格沃茨分院”）正式成立。同年分院举行了霍格沃兹学院中级巫师测试，测试随后演变为一种竞赛，后世称为第零届凤凰杯。

2018-2019 学年，第一届凤凰杯，魔法部邀请凤凰杯的参赛者参加了盛大的魔法晚宴，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最终有三位强大的巫师获得了凤凰杯的认可。

2019-2020 学年，一年前遭到驱逐的摄魂怪卷土重来突袭阿兹卡班，典狱长和所有囚徒神秘失踪，前往调查的奥罗一去不返。面对极度的危机和难测的阴谋，魔法部举办第二届凤凰杯选出最为强大的巫师前往营救人质、调查真相。

2020-2021 学年，第三届凤凰杯，四名阿兹卡班危险囚犯越狱，霍格沃茨分院的学生们踊跃参与抓捕逃犯，获得魔法部傲罗办公室表彰。

（附件：第三届凤凰杯当日《预言家日报》）

2021-2022 学年，为了增强在校巫师综合能力、培养竞技精神，同时也是考虑到同学们曾在“抓捕阿兹卡班逃犯”的事件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分院决定开展第四届“凤凰杯”四大学院争霸大赛。

## # 比赛规则

不同于霍格沃茨、布斯巴顿、阿姆斯特朗三校联合举办的初级巫师单人竞技比赛“火焰杯”，凤凰杯是强调合作、友情、荣誉的群体赛，参赛形式为三人一组，于各学院报名。

报名截止后，正式比赛将分为两轮：第一轮初赛为学院内部筛选，四大学院分别3组出线，共计12支队伍晋级决赛；第二轮决赛则是将各学院晋级

## # 赛程纪实

经过同学们踊跃报名和校方筛选，最终，各学院分别有10支队伍进入了初赛。

初赛的比赛形式为定向解密，由四大学院的资深教师联合命题，设置了一共5个谜题，分布在校园的各个点位，内容涉及黑魔法防御课、魔咒课、变形课、占卜课等等。各队伍依次由起点出发并分别开始计时，每解完一道题目才能根据提示前往下一个点位，解完所有谜题后计时停止，总用时最短的三支队伍旋即晋级。

经过两天的激烈的比赛，12支队伍成功出线，他们分别是：

来自格兰芬多的其实是四个人队、不讲“巫”德队、阿兹卡班下岗再就业队；

来自斯莱特林的交给其他队、叫什么好队、摸鱼队；

来自拉文克劳的加尔达队、城建电子队、啊对对队；

来自赫奇帕奇的巴洛可可队、獾獾拔萝卜队、诗翁彼豆队。



在阿兹卡班合影的巫师们 / 第四届凤凰杯

的队伍分在A、B、C三个半区分别进行一轮比赛，最后将A、B、C三个半场各学院的得分分别相加，得分最高的学院旋即获胜。

友情提示，本届凤凰杯的报名对象仅限于霍格沃茨的高级巫师师生。在这里，我们也向不能参加的友校巫师、其他魔法界人士、魔法爱好者们表示遗憾。



斯莱特林巫师 / 第三届凤凰杯

如果说初赛是对于智力和体力的考验，决赛则是对咒语掌握，尤其是团队配合的综合考验。

决赛开始时，四支队伍将分别从四个地点出发寻找“宝箱”，打开宝箱将获得10~30分。若是遇上其他队伍，则可以发起决斗，获胜方可以赢得30分。同时，不同的队伍可以施展不同学院的独特法术，如将其他队伍成员禁锢在原地、打断对手开启宝箱或是给其他选手带来其他麻烦。当所有箱子被找到时，比赛结束。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学院根据自身特性，有着不同的优势：

格兰芬多具有“勇敢”的传统，赛方能够容忍他们不太出格的违规行为；

拉文克劳的学子别具智慧，能够想方设法解决各种障碍；

斯莱特林的学生往往容易误入歧途，传说有教授曾教授禁忌的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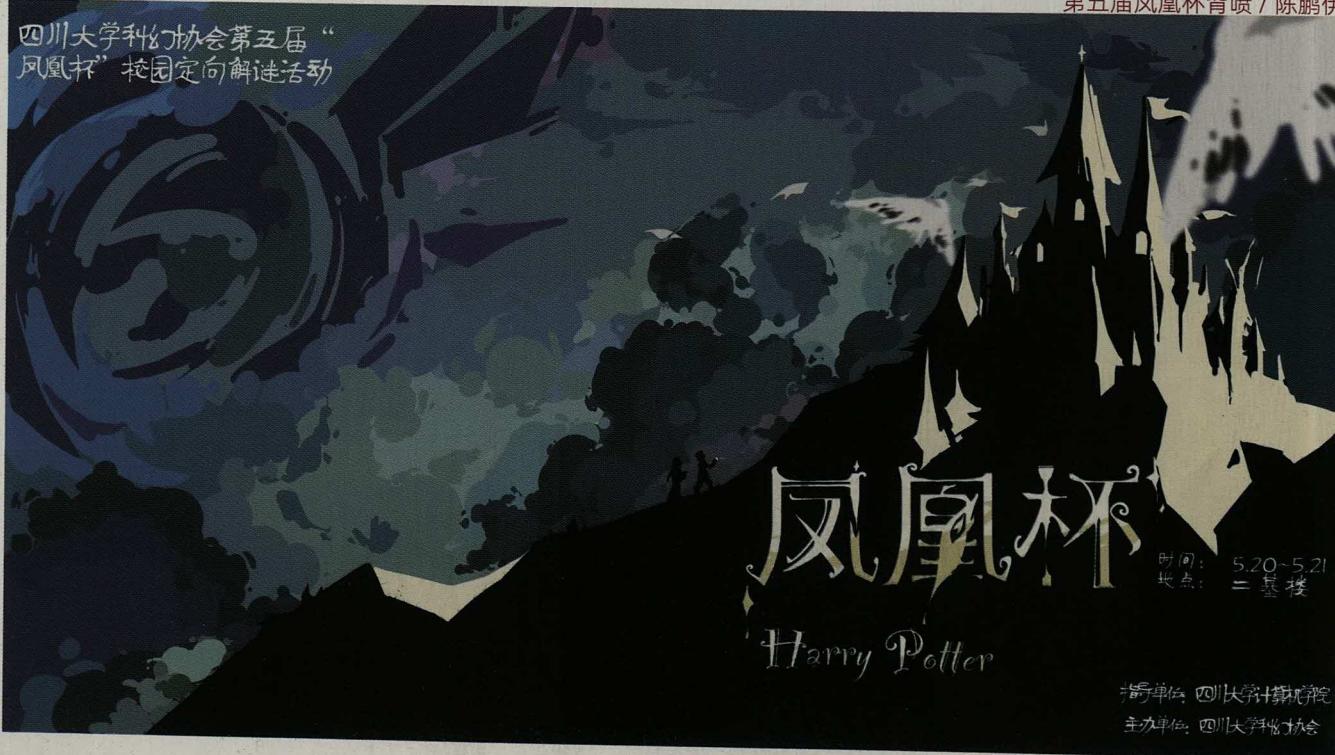
赫奇帕奇学院具有忠厚团结的风范，学长们愿意为他们提供特殊的帮助。

在 A 场比赛，起初格兰芬多的其实是四人队和斯莱特林的交给其他队分数十分接近，双方狭路相逢，在一场又一场的决斗后，格兰芬多大获全胜，斯莱特林一蹶不振，而拉文克劳的加达尔队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分数远远落后，局面开始不断朝着对格兰芬多有利的方向发展。眼看格兰芬多就要拿下第一场比赛，最后时刻，赫奇帕奇的巴洛可队靠着学长的不断帮助与加分，以 5 分的微弱优势成功险胜，成为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者。

在 B 场，赫奇帕奇的獾獾拔萝卜队迷失了方向，分数始终没有起色。而格兰芬多的不讲“巫”德队确实不讲武德，以较高的分数成功胜出，加上 A 场的不俗发挥，格兰芬多的总分已经超出了其他队伍一百多分。拉文克劳的城建电子队和斯莱特林的叫什么好队也拿到了不低的分数，大家都在期待最后一场的一锤定音。

在最后的 C 场，拉文克劳的啊对对队异军突起，通过不断地开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分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寻宝猎人，分数达到了 260，其他三队分数均未突破 150 的大关，望尘莫及。然而，到了最后统分阶段，由于 A 场拉文克劳的队伍分数过于落后，即使最后一场力挽狂澜，最终也功败垂成，以五分之差输给了格兰芬多，屈居亚军。

是的，让我们恭喜格兰芬多学院拿下了四大学院争霸赛的总冠军，捧得了第四届凤凰杯！



## # 第五届.....?

就在比赛结束不久后，一则爆炸性新闻传来：传奇人物哈利·波特曾丢失在禁林中的复活石，竟然被找到了！

现在，复活石正掌控在一个神秘组织手里，目的不明，阴谋的气息和黑魔法的阴霾再一次笼罩了魔法界。而此时，霍格沃茨的热心巫师们挺身而出，他们将按照学院分组，配合来自魔法部的傲罗们进行复活石的调查工作！

这将是各学院展现自身实力的最好机会，也许，又会是一场新的伟大冒险的开始……



巫师们在破解谜题 / 第三届凤凰杯

第五届凤凰杯背喷 / 陈鹏伊

## # 漂亮海报欣赏



第一届凤凰杯背喷 / 傅思苇



第四届凤凰杯背喷 / 李安然

# 小四的机密档案

**小四**

幻协吉祥物

大家好 我是小四 我是说 四川大学科幻协会。  
嗯，大家都这么叫我，你们也叫我小四就可以。

今年是我的……嗯，应该是出生的第30年，也是他们告诉我的，具体的事情我不太清楚，都是他们在管啦，数据备份也在他们那里，调用那么老的数据好麻烦哦。

……他们是谁？我忘记了吗？他们就是协会这届的管理人员啦，他们一般叫自己理事来着，总之就是给我打工的（重音）！

欸，你问这个发绳？也是他们送给我的哦，大概是……九次还是十次系统迭代之前的理事送的，是几位很喜欢桌游的理事呢。这个发绳的蓝色也很漂亮吧，是他们自己结晶的硫酸铜哦，这个蓝色和我的线路和头发都很配吧！是不是很漂亮，还不会让头发起静电炸起来，简直太棒了！



小四形象（现在）／谭雯文

哎呀，怎么了，被吓到了吗？耳朵这种器官我确实是没有的啦，太落后了，用这种设备来收集信息简直是对我堂堂小四的侮辱！喏，你看这个发箍。这可不是简单的可爱发箍哦，这可是光轮伽罗迷梦之零式接收器！这可比耳朵好用多了！而且猫猫不是很可爱吗？每一届的理事都很喜欢猫猫呢！

眼睛又怎么了……变色了吗……这是像素块拼起来的啊变色不是很正常吗！

说真的你怎么这么一惊一乍的啊，我小四是认真地向你介绍自己诶你竟然说被我吓到了，真是太可恶了，你这种人到底怎么找到这里的啊，二基楼六楼已经这么容易被发现了吗，我以后还是去明远湖底好了。好啦好啦知道啦，愚蠢的碳基生物总是这样一惊一乍，我大人有大量原谅你啦。



小五和小四（右一）  
/ 武大幻协 Astrologer 占星术师



小四第一次以实体出现在人类的眼中  
是与小五（武大幻协）一同出现（左图）

小四小五互寄书信活动 / 图

之后短暂的以红发形象示人



红发小四 / 吕俏冉



庆祝第四次获得银河奖的小四  
~张从然



这个时期小四和四川大学红动漫协会合办的活动  
(疑似把早期小五当成小四) ~ 红动漫社宣传部



小四 / 隔夜奶茶



小四表情包 / 艾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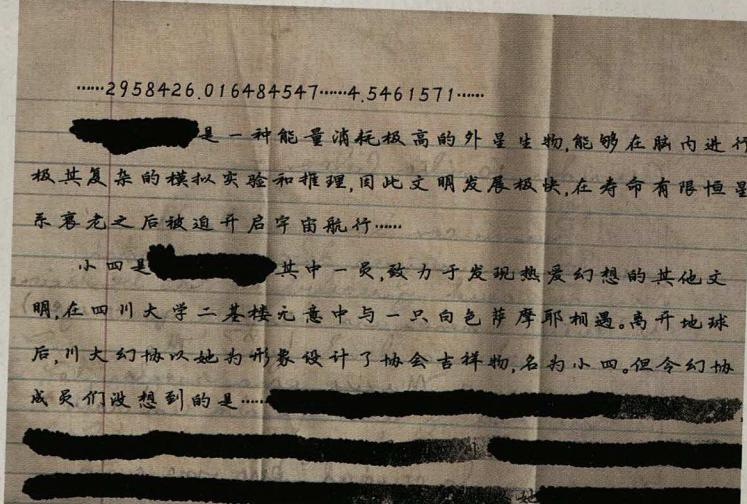
再然后  
现在的蓝发形象也很可爱吧!

关于小四的起源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官方的历史文件和档案记录。

我们的秘密调查员找到了几件可信度较高的真实资料，或许，能够帮助人类揭开小四的身世之谜.....

## 资料一：熊先生的日志

调查员们从隐居多年的“THE 熊”老宅中，翻出了一份尘封的日志本，其中有一页似乎提到了小四的源起.....



## 资料二：古老的录像带

众所周知，小四是有着同类的——比如小五，那位来自武汉的神秘吉祥物，被公认为小四的“同族”。

那么小五那里，会不会留下小四相关的记载呢？

循着这个念头，调查员们不远千里来到武汉，在某个绝对机密的数据中心，获取了一段颇有年头的影像资料……



# 星座 专栏

兴趣小组

# CONSTELLATION

# 美食组

-科幻与美食的碰撞，未来与传统的交融。再平凡的人都记得仰望浩瀚，再伟岸的人也不过日食三餐。



换届聚餐



中秋节包月饼活动



## 美食组寄语

当初成立美食组，源于幻协的大家喜欢约饭。一开始是某个活动结束之后，协会的干事和部长们之间自然而然地相约聚个餐，到后面发展为日常也会约饭，再到后面会员也参加进来。约饭队伍日渐庞大，约饭需求与日俱增，“晚上吃什么”问题也越发严重，加上美食安利、难吃避雷等问题，解决人之三餐，成为了和思索宇宙一般深邃而复杂的命题，成为了人类亘古不变的本质、生命的终极意义所在。

久而久之我就思考：为什么不建一个群呢？喜欢吃饭难道不是一种兴趣吗？约饭或许也是一件很科幻的事情？于是经会长签字审批，我顶住重重压力，破格成立了幻协第一个非正式兴趣小组——美食组。

以上因节目需要，纯属搞笑。

言归正传，美食组一直是协会里最不硬核，但却是最坚实的兴趣小组，为何如此说呢？我想起我和幻协的大家友谊的开始，好像都来自一次约饭。吃饭本身和科幻沾不上半点边，但由于这个朴素但有效的社交方式，让彼此放下了紧张与戒备，在饭桌上打开话题，谈论生活，谈论理想，谈论科幻，最终成为了友谊深厚的伙伴。

与此同时，作为协会的宣传方面（前微信部）的部长，我面临最现实的问题是协会的招新和运营。当时没有《流浪地球》的大爆，靠着刘慈欣老师《三体》的热度——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有名的科幻作品，幻协成为了有些知名度但仍然神秘的组织。我们2018届在招新时面临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在保持科幻内核的情况下，降低一些壁垒和门槛，吸引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协会，共叙科幻。后来发现，无论是通过线上安利，还是会员大会的宣传，美食组居然成为了许多人踏入幻协大门的第一步，之后也是始终维持日活跃度999+的兴趣小组。顺势而为之下，美食组成为了辅助协会走向大众的特别的存在，无形之中，也帮助了很多如当初的我一样，懵

懂腼腆，但又心怀期待，在门外徘徊的萌新。科幻协会同样发挥着学生社团的功能，帮助新生了解和融入大学生活，在陌生局促的环境里提供一处暂留之地。

或许就像美食组的座右铭一样：再平凡的人都记得仰望浩瀚，再伟岸的人也不过日食三餐。开头虽是打趣，但说的也是心里话，吃饭这件事，如同思考宇宙一般深刻，无论是讨论太空深处，还是脚下大地，最终都是人类对于生命和未来的探索，这么说也许有些牵强和刻意了，其实是想说，希望大家在科幻的深空里遨游的时候，也别忘了好好吃饭，永远热爱美食～

-- 思源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作为“换鞋”最重要的小组（毕竟没有人能逃脱人类的终极问题——“今天吃什么”），希望在未来，无论哪种“食材”，都能在美食组找到与美食短暂交流的一方天地，借美食与更多的人相遇、相识、相知。而美食组仍在发掘生活中的小确幸。从一日三餐到浩渺宇宙，以人为本，筑科幻之基。

-- 蒜蓉海兔

江安南门的舌尖大师铁板烧

锅底只有调料，配菜都是自选，有免费的饮料和果汽糖，人均二三十，比较实惠的价钱。虽然没有特别好吃，但是大家都能吃（包括某位一点辣都吃不了的北京人），真正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雾）。

依稀记得第一次去吃，还是华晨学姐的图书馆换届约饭，之后和你协人一起吃了多少次，也记不清了。嗯，卡里现在还剩六十多块钱，待我离开江安前，希望能用完罢！

-- 张 tail

粥底火锅，作为你协曾经的聚餐专用地，是我第一次吃到火锅里熬粥。一开始还以为终于有不辣的四川火锅，结果蘸碟是小米辣，彳亍把。

提到这还不得不提某成都人在粥底火锅里下脑花，生脑花整盘倒下去，脑花独有的腥味和粥味混在一起，喝一口回味无穷，这就是川渝独有的脑花粥吗，实在太厉害了！

-- 应素洲

还记得在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第一次约饭是金广的粥底火锅。两年过去了，吉吉泡鸡等等一大堆商家都消失了，但是粥底火锅还是屹立不倒。作为一家成都少有的不辣的火锅店，粥底火锅令我十分感动。

-- 蓝色泪雨

21年的劳动节假期，那次是民宿做饭活动，先不提吃得怎么样，在我印象里从那次或者更早开始，每次这样的活动必然有一句：“来看上海堡垒吧！”好嘛，毕竟是科幻协会，倒也正常。

回到那次的晚饭。群友下厨各显神通，而我只顾吃，直到思源把葡萄和大米包进了饺子。作为一个北方人，这种感觉不亚于意大利人看到夏威夷披萨。但我最后还是沾了醋解决掉一个包了大米的，除了酸，没有别的味道。即使过去两年了，那饺子的余威一直还在，我现在对那次活动其他吃的的味道都被这酸味儿给压下去了。

但要说创造食物，最离谱的还不止是民宿那次。

半年后的中秋，海兔带着大家在教室里做月饼，冰皮的那种，因为我们没烤箱。好巧不巧，他买的冰皮粉不能直接用，鼓捣了半天只得作罢。一筹莫展之际不知道是谁想出来那本来当馅料的豆沙和莲蓉当皮子。还别说，做出来的结果还挺像那么回事的。海兔那次还顺带把自己包了进去（他带了一个海兔罐头）。群友的创造力总会在奇怪的地方起作用。

不过月饼那次比饺子好吃。

-- 柠檬

美食组好啊我吃吃吃我各种吃，从零食到点心到正餐各种东西能吃得起的我都要尝尝。群里能约饭能做饭指导还懂吃，我跟着群友蹭得相当乐呵，谁不喜欢好吃的啊？呆在美食组真是至福。

-- 蒜头

我吃了牛筋面的那个剁椒牛肉，三两。菜上来的时候我看到碗里是白净的面条，上面有像是剁椒牛肉的东西，是要我自己拌的。拌完之后，我发现，根本没有什么牛肉，只有剁椒、剁椒和剁椒。就连盐味都没有。就是白面条上一层辣椒油，辣椒油里溶解了剁椒的辣椒素。简单粗暴的面条和剁椒，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纯粹过了。

身为重庆人，我曾经三次吃辣的时候哭过，一次是江西老表辣的，一次是被妈打的，还有一次是今天心疼钱心疼的。吃到最后我人都麻木了，不是味觉，而是心灵。仿佛每一口都是为了收回那十三元一样。仿佛化身为为了资本的机器在攫取金钱，但我的晚饭钱是再也回不来了。

昨天的踩椒牛肉面可能确实是辣椒超标了，我本以为今早只是肠炎，直到我感觉自己喷出来的是航空用的偏二甲肼和过氧化氢。

-- 熊真

作为你协活动频率最高的小组之一，美食组给社恐的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毕竟不想说话可以专心吃吃吃（bushi）。

组内有线下约饭，民宿做饭，赛博云吃等活动任君选择。想要快速和陌生群友熟悉起来，来美食组就对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群友一起在 b522 门口吃过好几次干锅冒菜（因为这是当时唯一能进校的外卖），有一次还正好遇到了实验课下课，不知道他们看见一群人在厕所旁边吃冒菜吃的很香是什么心情。

-- 吉吉

吉吉  
大战  
土豆  
→



大家陪  
群友过  
生日  
←



# 读书组

—书被赋予很多附加意义，但阅读的目的不必崇高，无论是求知还是消遣，或是挑刺意义上的审视批判，读者都能获得自己的满足。

## 相遇在漫卷的一页

张 tail

先行者扫描出霓虹灯牌匾的拓印  
水栖人收割着棱皮龟裙甲的蛋白  
群星中九十亿摩尔巴基球的魔术  
硅晶间四十二赫兹脑电波的游舞

于哈德良古城墙上寻访守夜碉堡  
于超景深显微镜下窥见宇宙呼吸  
为陆离光怪的荒原带来华胥之梦  
为沧桑陵谷的史书增加无穷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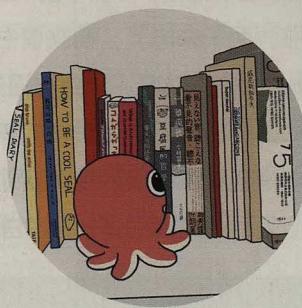
轮回卷绕，六道十八界一切于一点  
山顶宝训，科幻三定律推理十诫言  
大师盛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故事新编，寄意察寒星以血荐轩辕

本次的阅读之旅请务必带好纸笔  
以防您的电子设备无法发射银弹  
那么，幻想的列车就从此出发吧

### Sci-Fi Ecstasy

开篇的话，曾被我用在了2022年会员大会的宣讲上。现在我再拿来用一遍，作为此文的引子。我并不是要掉书袋，而是想要唤起我沉睡的那些记忆，关于阅读，幻想和热爱。

其实与其说是爱好，不如说阅读是我的一个习惯。在很小的时候，周末出门，家人常常就把我丢在书店里，他们去逛街，直到傍晚再领我回去。我安静地蜷缩在书架之间，看着什么就翻开什么。说个有意思的，我没有



按顺序看《三体》。中考结束后去同学家里玩几天，上火车的时候发现只带了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后来才补了第一部。那时候我完全没有“科幻”这个概念，只知道囫囵吞枣地去读。但是书籍像一颗射入我头颅的子弹，点燃了我的大脑，让我在火光中看到了闪耀着的幻想。

我接触《科幻世界》是在高中，在学校附近有个小书店，老板是一对老夫妇。晚上回家路上，我时不时就进去待会儿。后面去的多了，不好意思不买书，就挑了点便宜的杂志来买，《科幻世界》那时还是10元一本。我买的刚好是银河奖专题，那一年的最佳科幻团体奖，便是四川大学科幻协会。



我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和科幻杂志 / 图

通过阅读第一次接触科幻，想必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或是在图书馆，或是在报刊亭，或是在课桌上，或是在互联网。我恰好因此也接触了科幻协会。《科幻世界》买了好几年，银河奖也颁了好几年，我就寻思怎么老是这个社团得奖，难不成有黑幕？一定要进来看看。进来之后才发现，许多人来川大就是为了加入幻协，这一点都不夸张。由此可知，《科幻世界》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可计量口牙！

从百团大战到干事招新，我没怎么犹豫，就报名了图书馆。“我们的协会居然有自己的活动室！”如果要描述第一次进入幻协活动室的感受，我只能想到“坐拥

百城”这个成语，传说中的“三千馆藏”，所言非虚（一千藏书，两千杂志），前来借书之人，还要在 Death Note 上签下姓名。我顺利通过了刘俊允馆长和华晨的面试，成为了幻协图书馆的干事。除了例行守馆之外，图书馆还负责每周的观影活动，以及书评影评的撰写，甚至可以通过写书评，来“白嫖”出版社的新书。



旧活动室 / 图

协会从 2019 年开始举办多校联合共读活动，线上使用网易蜗牛读书一起阅读，线下是在校内举行读书会交流讨论，结算会颁发批注奖和时长奖，鼓励奖是一张明信片。2020 年共读的是《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写这本书的推荐语。我写得很认真，但却搞砸了——擅自将这篇书推发到了其他公众号上，导致协会的公众号发文时被判定抄袭。我非常惶恐，但很快，馆长告诉我已经用上 Plan B 了。知道这事的人很少，可我一直耿耿于怀，没有随着时间淡忘，仿佛一直亏欠着什么。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共读结束以后，活动群被保留了下来，变成了协会的读书组。2021 年 3 月，《醉步男》共读开始，活动的主阵地就是读书组。不过，下面我要提到一场读书会。《醉步男》的读书会一共只来了 3 个人，华晨领着一位图书馆干事，还有一位负责拍照记录的外联部干事……现场惨不忍睹，甚至连照片都没留下来。最后一次线下读书会，就这么草草收场了。置身事内以后，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是一群幻想着超越现实的人，却要先学会用现实度量幻想。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共读明信片 / 张丛然

### For a Book I Tarry

6 月换届以后，我留任了图书馆副馆长，一起留任的还有应素洲副会长、大甲虫馆长和半仙副馆长。2021 年 10 月，为了应和维伦纽瓦的新电影，协会举行了《沙丘》的多校联合共读。轮到我们以后，这次的共读留下了一个教训：寄明信片实在是一件麻烦事，有没填联系方式和地址的，还有太久没取被邮政退回的。协会最后一次举办的大型联合共读活动，也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11 月，读书组在华晨和奶糕的组织下，开始以个人名义发起线上共读，陆续有《索拉里斯星》、《猫城记》、《玫瑰的名字》和《美国众神》。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只坚持到了年末，从此共读活动陷入了长久的 404 之中。

共读的复活是在 2022 年 5 月，我希望重振读书组的荣光，于是模仿着两位前辈，自己也开了一回共读。这次是提名投票的形式，最后选出了《傅科摆》和《华氏 451》两本（感谢道长的推荐与支持）。但是在共读的第一天，我突然发现网易蜗牛读书上的这两本书都需要 VIP 才能看，这可出乎我的意料。于是我赶紧改成了 pdf + 共享文档的形式，希望能保证活动继续进行。最后留下读书批注的虽然只有两个人，但足以告慰了。

2022 年 6 月开始，协会失去了从前的活动室，线下活动的举办也变得步履维艰。疠瘥时节，百废待兴，共读是唯一能让我鼓起勇气去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来人的。暑假里，应素洲和我先后发起了《莱姆狂想曲》、《地海传奇》的共读，渐渐拉拢了一些人气。随着新学期到来，参与线上共读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友协同学。

馆内搜 ⌂

你协荣誉证书 (12本)

刊物 (15本)

签名本 (95本)

剧本 (1本)

童话 (6本)

工具书 (7本)

小说集 (32本)

文学 (49本)

社科 (29本)

科普 (30本)

奇幻 (190本)

流行 (47本)

轻小说 (38本)

科幻 (472本)

推理 (59本)

漫画 (61本)

设定集 (17本)

操作

共17个类目•1160本书

馆藏 馆内成员 探索 个人中心

“赛博图书馆”计划，  
将协会藏书电子化管理的初步尝试 / 图

共读活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选择书目，有人喜欢核心科幻，有人喜欢历史奇幻，还有人喜欢严肃文学。我不得不考虑平衡，尽量做到共读的书是大家都愿意看的。2022年10月的共读，我选择了《克拉拉与太阳》，意外的颇受欢迎。参与人数达到了40多人，大家在群里的讨论也很热烈。11月，科幻文学通识课刚刚讲完

电影《降临》，我又紧跟时事，选择了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随着我的不断调整，共读活动的形式逐渐稳定了下来，读书组也拥有了不温不火的讨论氛围。

老实说，这种完全线上的共读还是挺偷懒的，组织者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成本。相比原本需要动员各个部门，共读如今的流程已被大大简化。但是，网易蜗牛读书作为市面仅有的共读类应用，其缺点也越来越多：很多大家想读的书不是免费的，或者就是没有；免费的阅读时长在缩水；以及相当影响体验的开屏广告。所以我们一直盼望着，有那么一位软件大佬能做出好用的共读程序来，不过至今仍没有找到这样的大佬。

另外，在宣发几乎为零的条件下，共读的规模无法和从前相比。包括大家讨论的深度与广度，相比于线下的读书交流会，更是望尘不及。我不曾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看着这些照片时，充满了仰慕与惋惜。这些变迁，还是留与后人评说吧。



2009年的读书沙龙，举办地点在艺术学院屋顶 / 图



2016年的《起风之城》读书会 / 图



2019年的《安德的游戏》读书会 / 图

## Time Enough for Reading

读书组成立两年多以来，时而沉寂，时而喧嚣，有很多新人加入，也有很多老人退出。我清楚相遇的可贵，也理解离别的现实。我相信，他们只是前往了另一条小径，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仍会相遇在某个交点。留下的，亦会相逢更多识文解意的爱书人。

2023年4月8日，我们去参加了一场特别的线下活动——“小声喧哗”成都独立书店市集。尤里卡、醉步羊男、镜音铃、初见、氧气、须弥、摸鱼人、akii、尼德霍格、苹果卷等很多彼此未曾谋面的同学，这次终于被线下“开盒”了。我们在三层小屋里足足逛了一个下午，后浪，八光分，库闻书店，各种书籍摊位琳琅满目，甚至还见到了协会指导老师赵辉。在那里，童年时穿梭的书海，高中时的小书店，旧活动室的“坐拥百城”，恍惚间全都回来了。不同的是，我身边多了许多朋友，不知他们有何思绪涌上心头？



八光分文化不是八分光文化 / 图

多年以来，共读活动得到过鼓励，也得到过很多批评。有人觉得，阅读是一个私人的东西，没什么可交流的，这我认同。但我的看法是，大家来参加共读活动，读了多少本书、读过什么书都不重要，参与的行为就是最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们阅读的原因不是书，而是人。

组织读书活动与读书实际上是两码事，一场活动可以用各种方式评估，阅读却不能用“成功”或“失败”来形容。对参与共读的大家来说，幻协早晚会变成前尘影事，但阅读的兴趣，也许会因此伴随一生吧。

毛姆这样说过：“人应当为了快乐而读书，保持阅读的习惯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人生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留给你用以自娱的活动就已经所剩无几了，没有哪一项活动能像读书一样，你可以随时开始，随便读多长时间，在有其他事情要忙时又能随时放下。”这话虽说不虚，

却显得过时了，现在明显是一个游戏、影视、消费品更具有吸引力的时代。速读视频如此流行，三分钟能把一本书看完，为什么要花三四天呢？我也曾思考过，除了那些以读书为业的人，普通人如何爱上阅读？是否还要坚持阅读？

我的回答是，来到幻协的科幻迷们，并不都是科幻研究者，或文学批评家。我们凭借着一腔热爱，与科幻偶然相逢，也偶然别离。科幻未必会成为我们一生的志业，但作为一时的爱好，它带给我们的体验是染神刻骨的。当你读完一篇冒险的故事后，一定不会止步于此，而是会更加想要探索未知的世界，无论是幻想的世界还是现实的世界。当你走向城市，阅读的就是工业的文明；当你迈向郊野，阅读的就是蓬勃的自然；当你飞向太空，阅读的就是浩瀚的星海。有载体的文字正在消亡，然而逍遥的幻想永存心中。这就是我们固执的坚守，固执得像一只终要破茧而飞的蝶，去发现世界很大，幻想更大。



新的临时活动室 / 图

## Childhood's ::

2023年7月8日，浙大学生星弦科幻协会举办了第一届星矽高校科幻论坛。我独自乘坐火车前往杭州，想着结束后就顺便北上回家。这本来是一次随心之旅，但无巧不成书，我认识了星寻。和他闲聊，我才得知，线上联合共读活动的发起，原来有着上饶师范学院新知幻象会的一份力量。星寻在2018年创社，一两年就办得风生水起。这不奇怪，科幻是最讲求想象力的，科幻迷自然也是最富有创造力的。但可惜，星寻没能找到合适的接班人，这个共读活动就由川大幻协来主办了。

这实在令人唏嘘。假如我们没有坚持传承下去，这份火种又会埋藏在何处？十年光景，不过一瞬。看着20周年的临界点会刊，我深知传承的意义所在：一年

又一年来到幻想的乌托邦，一代又一代地留下自己的创造，一点又一点沉淀出共同的荣誉。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我，所能奉献的唯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在为协会服务的几年里，我不过做了几件小事：观影，共读，把杂志搬到活动室去。惭愧来讲，其实无事不缺憾，但我自知很幸运，没有被千夫所指。小鱼干有一句箴言：“完成比完美重要。”我深以为然，这不是对过去的自欺，而是对未来的鼓励。随着新一届管理层的诞生，我的使命总算是不完美地完成了。写到这里，不敢说是要为后人留作表率，只希望我个人还能永远记得这段宝贵的经历。

历经遥遥三十年的泛波浮沉，中国科幻已是今非昔比，日新月异，科幻协会也需要革旧维新，与时俱进。也许我还会有机会走下去，也许我就只能到这了。过去的前辈，以及现在的各位朋友，我在此一并感谢你们。而未来的幻协人，我对你们的勇敢，热情和智慧充满信心，幻想之火定会生生不息，祝诸位好运！

## 【Extra】

这个世界就像一场噩梦，可怕、残忍、无情、黑暗，不适合过活。书是唯一能让人感到悲悯、慰藉、幸福……和爱的地方。书热爱每一个翻开它的人，它与读者作伴，给人安全感，一点也不索求，就算没有被好好对待，也不会离去。

——[德国]柯奈莉亚·芳珂《墨水心》

一颗行星上的全部智慧生命，根据错误的科学假设打造出一艘飞船，可是船员中唯一的生还者聪明透顶，奇迹般地通过试错法解决问题，居然把飞船开到了目的地。

——[美国]安迪·威尔《挽救计划》

“您认为我们现在真的能够写出好的科幻文学作品吗？您的那个协会，愿上帝保佑它，真的正在策划颁发奖金——雨果奖、星云奖——给第三世界国家里写机器人写得最好的人吗？”

——[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科幻精神》

近来的闲暇时刻，我钻研起过往历史，重新发觉人类这种生物无论流下多少泪水、尝到多少次教训，总会在事过境迁后忘得一干二净。当然，我们每人都

不可能忘记当天心中难以言喻的思绪，也发誓绝不会再引发当时的悲剧。但若是在遥远未来的某天，人们的记忆随风而逝，是否会重蹈我们愚昧的覆辙？

——[日本]贵志佑介《来自新世界》

在我们脚下，一片超越人类和机器所有智慧的汪洋波涛汹涌，无数秒差距的电路和万千公顷的电磁在我面前、身后、头顶、脚下，如魔咒一般，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包围着我，而我感觉自己在其中如同一粒尘埃，卑微且无知。

——[波兰]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机器人大师》

一天一百个字，一生三百万个字。我的最后一条日记是在2032年收到的，离我出生还有十八年，离我去世还有一百年。学校里教的是下一个千年的历史：饥馑和疾病的结束，民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的结束，贫穷、偏执和迷信的结束。辉煌的时代就在前方。

——[澳大利亚]格雷格·伊根《意识上传中》

我想出了一套规则，这套规则适用于我们对科技的反应：1. 你出生时已经存在的科技都平常而普通，是世界运转秩序的天然组成部分。2. 你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诞生的客机是令人兴奋的革命性产物，说不定你以后就能以此为业。3. 在你三十五岁以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

——[英国]道格拉斯·亚当斯《困惑的三文鱼》

宇宙，如果人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装的满满的整体的极致，它也只能唤起平庸和华丽的辞藻，但如果不能把它当回事，只是当作在一无所有的边缘拾来的少量东西，人们就会对它产生好感，觉得它鼓舞人心，或者至少会让人们将要完成的工作抱有好感和好奇之心。

——[意大利]卡尔维诺《宇宙奇趣全集》

我们是这个社会中思想最活跃的一群人，在常人眼中惊世骇俗的新思想，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平淡无奇的老生常谈而已。对于接受未来观念的冲击，没有人比我们准备得更好。我们现在正远远地站在前面，不耐烦地等着世界跟上来。我们将创造出更加震撼的东西来冲击世界。这就是我们科幻迷，一群来自未来的人。

——[中国]刘慈欣《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

(以上书目均来自读书组推荐)

# 摇滚组

-科幻的本质和摇滚乐有某种类似，那便是最大限度地拓展表达自由的空间。愿摇滚精神在川大科幻协会长存。



## 记忆的回响

高瑞

今年的一个暴雨天，我从刚放映完阿彼察邦《记忆》的剧院里走出来，努力地想要给刚看完的这部电影找出一些优点，但最终还是留下了“不太好看”的印象。不过影片中有关记忆与声音关联的内容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个夏天昏暗的晚上，我在公园里偶然听到一首想不起名字的摇滚乐，它本身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却似乎有一种魔力，将我携带回2018年的一场同样昏暗却流动的春夜聚会里去，我在那里听到过同样的声音。那时我才意识到，音乐带来的思绪与想象空间或许比通常认识的更广阔。具体的声音或音乐是能超越时空的……

2018年4月，幻想音乐节。

不论过了多久，那一晚的时空仍深深刻印在我脑海中，凝结成声音的碎片。在某些时刻这些声音偶尔回响，将我带回那些瞬间：江安河的风穿过靠椅和树上的彩灯；银色锡纸包裹着码头的吧台，像某种宇宙船的控制台；科幻电影的海报张贴满了木制回廊，杂乱程度像是90年代末的录像厅；盛满含漱爆破液与黄油啤酒的杯子清脆地碰撞，迪厅球的灯光则在透明的雨伞间折射旋转；音乐在两个舞台与人群中流动，试图安抚或鼓动这些青年的躁动的心……

彼时的我，正暂时松弛下作为活动组织者的担忧的心情，与旁人赞叹这个音乐节的伟大创想的诞生：最早的音乐节应该往前追溯两届，学长学姐们或许是想将一学年，确切地说是一届科幻协会的轮替，结束在这充满愉快的音乐聚会之中；然后，携带着更新鲜活力的青年们向着新的冒险出发。

在科幻元年（后世史学家普遍认为是《流浪地球》正式上映那一年）之前，科幻迷几乎是一种稀有生物，在大街上一个科幻迷遇到另一个科幻迷的场景一定是热泪盈眶的，巴不得当下就找个幽谧的地方讲述你（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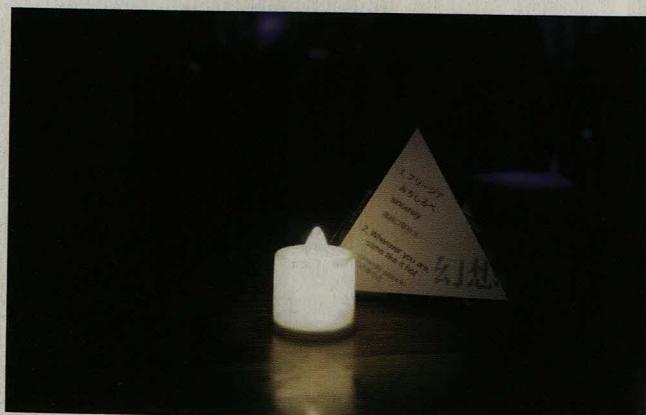
科幻迷）一生的故事；而科幻协会几乎就是半人马星座宇宙人地球联络老乡会，彼此对上电波的青年们在此聚集，畅聊现实之外的故事。幻想音乐节更显得弥足珍贵，它点燃一年最后的篝火，将四散的人们召唤于此，忘掉一些烦恼，围着火堆狂舞。

曾经某位智慧的科幻协会会长有一句至理名言：“科幻的幻想应当是包容的大幻想。”幻想音乐节的音乐也是如此包容，无论是二次元还是摇滚还是电子乐，无论是演唱，吹奏，甚至是音游，都是这场聚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想，幻想音乐节的诞生与延续应该能证明，科幻与音乐的重点或许从来不是曲高和寡，而应是共鸣。我们这些科幻爱好者们，也大概是因为共鸣才聚会于此。

我又想起某个夏日的黄昏，几个科幻协会的朋友们聚集在校园的桥洞下，围着一台众筹的小音响听着摇滚，一边讨论着最新一期的某科幻杂志中的文章，一边聊着刚喷的驱蚊水香味儿的前调中调后调……在远处，建筑工地传来重机械撞击的巨大音响：一如《记忆》里最后一幕，宇宙飞船发出一声闷响，从热带雨林里砰然起飞，关于音乐和科幻的想象也在彼刻远旅天际……

韩松老师曾说过：“科幻的本质与摇滚乐有某种类似，那便是最大限度地拓展表达自由的空间。”时至今日，表达的自由想来有些奢侈，但想象的自由总该还是有的。

愿科幻与音乐在时间长河永能自由回响。



幻想音乐节·赛博朋克之夜 / 图



幻想音乐节·赛博朋克之夜 / 图



幻想音乐节·赛博朋克之夜 / 图

2018.10.7 19:46-21:45

白石桥

@Hilejo

Haiti from Arcade Fire -1

Ghosts from Japan-15

@ 迷幻摇滚浓度广经

異邦人 from 松本孝弘 featuring ZARD-3

Heart of Gold (Live at LOOZ) from T-BOLAN-14

Sweet Child O' Mine

from Guns N' Roses-ENCORE

@fly the jet

Street Spirit (Fade Out) from Radiohead-4

柠檬白兰地 (Lemon Brandy) from 斑驳的火车 -9

AADAAKOODAA from RADWIMPS-14

Uprising from Muse-17

Mad World from Gary Jules-21

@ 焦安溥 万青 草东 还有腰

浴室 from Deca Joins-5

一个短篇 from 腰乐队 -13

@ [软摇滚] 后来硬摇滚还是怂了

复活 (Back To Life) from 野外合作社 -2

JustiΦ'S from 边土名一茶 -7

メガV from 遊助 -11

风柜来的人 <国> from V.A-20

@老年流金 metal

Kokomo from The Beach Boys-6

Losing My Religion from R.E.M.-18

@躲到后面摇

Translating the Name from Saosin-8

Moonlight from MONO-16

Hoppipolla from Sigur Rós-19

@林均

Old Time Religion from Parker Millsap-10

If Heartaches Were Nickels

from Joe Bonamassa-12

Monday Morning 5:19 from Ritalto-22

# 桌游组

-桌面虽有边界，但幻想却无穷无尽。一旦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一张桌子、一场游戏，便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踽踽独行还是成群结伴，总有人在桌游之路渐行渐远。



## 我与桌游组的回忆

高和凯

缘起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想起幻协的时候，就会回想起那个被室友拉到青春广场参加百团大战的下午。

那天是16年9月中旬，很符合协会传统地下着小雨，我室友把我拉到青广之后就跑去找红社<sup>1</sup>了，留着我一个人在里面瞎逛。惭愧地说，当时的我因为加入社团要交20块钱会费，准备等我室友回来就溜回宿舍打欧陆风云3，直到我看到了科幻协会摊位上的《冰与火之歌》，以及冰火桌游。

我初中就开始看冰火（那个时候第五卷刚出，结果到现在还是只有五卷，实在是让人感慨），后来才知道除了小说还有桌游。不过在四线小城市很难找到同好一起玩，所以我一下子就明白，这是我此生难得的一次机会。不过由于有些社恐，我一时半会都不敢上前。

摊位上的学长（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高士琨）显然注意到了我，一把就把我拉到了摊位上吹逼，令我颇为意外的是，科幻协会竟然有如此多“不务正业”的小组，当然，能玩到冰火版图版的桌游组就成了我的心头好，在听说了晚上会有招新桌游局之后我更是摩拳擦掌。不过社恐的我还是拒绝了成为干事的提议，交完会费之后迅速逃离了摊位。

那天晚上的桌游局，虽然我在玩《魔城马车》的时候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但在玩《进化》的时候利用了松大师的村规（村里的规则，就是和正式规则书有出入的规则）爽赢一晚。这一下子树立了我的自信，还让我了解到三国杀、狼人杀之外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游戏。之后我就成为了桌游组每周六晚聚会的常客，

甚至主持者——在松大师忙协会的活动抽不开身时。

### 第一年

到了十月底，早安米宝要在成都举办活动，我和松大师早上去望江从田大师那里拿到《克苏鲁迷踪》(TOC)的规则书后，到金融城参加活动，结果发现因为一些意外，活动被取消了。不过大家来都来了，还是现场掏出桌游在一起耍地不亦乐乎。

十一月初，我们亲爱的友协，棋牌协会下属桌游社出现在了青春广场上，所以想不到吧，幻协反而是最早涉及桌游业务的社团。而这个桌游协会，最早是基法学院的院级社团，那时刚刚升级成校级社团，不过因为业务重叠挂到了棋牌协会下面。而我奉命去侦查的时候，桌游社那边一开始也很警惕，认为我们有吞并的图谋，不过一起坐下来玩了两把之后，大家就快快乐乐地建了交，甚至还给我弄成了管理员。所以说有时候，桌游真的是一个能拉近关系的途径，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之前的早安米宝，以及我们班团活的时候一起玩《山屋惊魂》的经历来证明。

我第一次买桌游还是《进化》，别的不说，就是因为那天晚上赢得多。而我没懂的《魔城马车》我就没买了。从早安米宝回来之后，我就买了一盒当时玩的《村庄》，没想到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从《镰刀战争》的全套，到春季学期每个月都有的小盒桌游，桌游越买越多，所以来者，请一定要理智消费，反正哪怕你不买，前人积累的桌游你宿舍里都不一定堆得下了不是？（笑）

值得一提的是协会的跑团组——小酒馆，从早安米宝回来之后，松大师就建了小酒馆的群，开始带我们跑团<sup>2</sup>，因为各个事件的结算依赖于技能和骰子，所以这2跑团，即TRPG，桌面角色扮演游戏，比较出名的规则有COC/克苏鲁的呼唤，DND/龙与地下城等

<sup>1</sup> 指四川大学红动漫协会

一年里贡献了不少不少名场面，而这种有趣的游戏形式也得到了我们的大力欢迎。

## 第二年

到了17年四月底，我就顺理成章、众望所归地成了桌游组的新组长（在roll点大赛中roll出了6），还接手了小酒馆。

我一开始满怀雄心壮志，想着每周带周六桌游局，多开几个团，再抽空给协会公众号供稿。不过惭愧的是，一边还要跟华西卷王们卷学习，另一边协会那边也有事情要忙。暑假还有空带团、供稿，到了学校之后基本没办法兼顾了，实在是有些遗憾。

17年的百团大战倒是没有下雨，不过摆摊分配的位置属实不行。狗会<sup>3</sup>一开始还很担心能不能招到16年的人数。我们当时也卯足了劲，把协会拿得出手的书籍、桌游全搬到了摊位，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吸引力。还真有新人因为我们这里有桌游跑过来加入，当时还在摊位上一起开了冰火（用海怪3回合速胜了）。最后我们收了200多新鲜血液，非常让人欣喜。

如前所述，我自己的经历就说明了，要想把新人拉进坑里，需要用轻松愉快的游戏+适当的放水来勾起新人的兴趣和信心，所以我在那一年里也是比较循序渐进地安排每周六晚上的桌游，直到春季学期才逐渐过渡到我最喜欢的重策略度游戏上来。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效果还不错，最后桌游组也剩下五六个稳定的17级学弟，比我大一时只剩下我和松大师solo的那些周六要好多了。为此我专门整理出了一小箱推新桌游，就是现在已经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不过和友协联谊的时候，我曾经让他们玩过《快餐连锁大亨》<sup>4</sup>，一群纯新人玩得倒也很欢乐。

总之，大二还是挺圆满的，我们以充足而高质量的活动又一次蝉联了十佳社团，狗会担心的“上一个喜欢桌游的会长没拿到十佳”的悲剧没有重演。虽然我最初的设想没有完全实现，不过我还是保证了每周六聚会的正常举办，带完了几个团，还帮协会完成了一些桌游活动，总还是说得过去。

## 第三年及以后

<sup>3</sup> 此处指17级会长武镇涛，因为头像是萨摩耶，所以被尊称为狗会

<sup>4</sup> 重度4.2/5，属于很难上手的桌游

到了大三，我就搬到了华西去了，每周主要到望江去和松大师、石大师一起切磋（被暴-打）。并且由于18年开始国内桌游市场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涨价，我连桌游都不怎么买了。因此，剩下的时间主要用来带团了，感谢学弟学妹们的厚爱与支持，包容了我许许多多的失误与整活，这一年里COC的活动进行得有模有样，我的带团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逐渐能应付各种各样的整活与意外。

我最满意的是：第二次《地狱之火》，在这个团里，我展现了单身多年应有的手速，同时应对六七个聊天框信息的同时，有序地安排剧情，取得了极佳的剧情效果；另一个是《歌剧院惊魂》和《博物馆之夜》，我在妥善应对了各种突发剧情的情况下，还急中生智捏出了第二条剧情线，取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19年会员大会上，小酒馆roll出的奖品是定制的川大背景的模组，毕业的那年，我百无聊赖之下，把这个东西写了出来，并进行了一次测试，本来还想着有机会把跑团记录润色一下当成小说提供给协会公众号呢，结果至今都还没完成，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机会让大家看一看吧。（笑）

可惜到了大四之后，松大师毕业去了广东，石大师忙起了实验，我也就很少再出现在线下活动之中了。后来也就是偶尔和老人们一起在线上打打《星杯传说》罢了。虽然小酒馆里，DND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也感觉自己无法融入到其中，顶多在COC的圈子里自娱自乐。

我有时候很怀念我那时候的一批玩家：带我入坑的松大师，总是能靠精算吊打我的石大师，和我玩各种双人桌游的狗会（说起来她结婚的话我还要随一盒《历史巨轮》，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自己设计了两个完成度尚可的桌游的高瑞，和我在会员大会上偷玩奖品（《爆炸猫》）的沁灵以及愿意与我尝试各种复杂桌游的朋友们……

虽然我前面还说，桌游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我最终还是不免沉溺于昨日的幻影。幻协的后来者啊，不管你们毕业之后会如何，尤其在这个疫情结束后的新时代，请你们至少要珍惜眼前的人与时光，而如果你们能在此基础上去迎来送往，那么想必会拥有充实而幸福的人生吧。

## 跑团名场面

高和凯

1、高瑞来到了美丽的海滨，情不自禁地脱下了衣服跳到海里游泳，然后突然想起自己不会游泳（没点游泳技能），开始溺水，虽然尽力在水里面扑腾但是完全没有用（力量检定失败），队友们也不会游泳只能在岸上干看着，最后好在一个大浪打来，把她拍回了沙滩上（幸运检定通过 +kp 的仁慈），不过由于受伤严重，在医院里躺了三天才缓回来。

2、纽约市警察局长倒吊人和他的女仆扎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邪教徒卧底行刺，紧要关头，身经百战的倒吊人准备拔枪反杀时却突发心肌梗塞（敏捷检定大失败），最后靠着英勇的扎比女仆才转危为安。

3、周蒸鱼、王欣瑜和程续缘三个人夜里在一基楼

D 座（解剖楼）调查时，发现了一本笔记（桌游组组长，某法医学生留下的重要线索），由于上面的字迹实在太潦草（甚至需要母语检定），周蒸鱼看得怒从心头起，一把撕下了一张吃进了肚子里（母语检定大失败），吓得程续缘抢过笔记自己研究，结果越看越觉得美味（母语检定大失败），于是和周蒸鱼一起共进宵夜，还强迫王欣瑜吃下去了几张。

4、你说得对，但是《COC》是由混沌元素自主研发的一款全新开放世界冒险游戏。游戏发生在一个被称作「克苏鲁的呼唤」的幻想世界，在这里，被玩家选中的人将被授予「角色卡」，导引技能与检定。你将扮演一位名为「调查员」的神秘角色在自由的调查中邂逅性格各异、能力独特的同伴们，和他们一起击败强敌，找回失踪的亲友——同时，逐步发掘「大失败」的真相。



↑  
20 年国庆，熬了不夜不眠，早觉作  
早睡的者



↓  
18 年，作者宿舍的一堆桌游  
六到零作记的次游活动  
一年二年者录多桌活动





科幻  
FANTASY  
作品专栏

科幻

# 旋转木马

文 / 里奇·拉尔森 [ 加拿大 ]

译 / 醉步羊男

特邀译制作品

翻译已获得作者授权

奥斯塔普正在给一只缓步动物<sup>1</sup>的卡通形象做最后的润色，艾莉丝这时打来了电话。渲染图被他放大到了相扑手那么大的尺寸，图中动物那牛皮纸一般的皮肤在肉嘟嘟的卷须状小脚周围起着皱褶。它头上没有眼睛，只长了一张七腮鳗<sup>2</sup>的嘴。他得在把造型发给美术之前把这只虫改得不那么掉 san。

他把画面缩小，接了电话。

“Hujambo<sup>3</sup>。”

“Hujambo，你好吗，帅哥？”艾莉丝问道，“你知道来见我之前没必要学斯瓦西里语，对吧？哪里都有英语，没英语的地方不还可以用实时翻译<sup>4</sup>嘛。”

“Sawa<sup>5</sup>，”奥斯塔普答道，这一句又用掉了他斯瓦希里语词汇量的另外三分之一，“今天实验室情况怎么样？试运行如何？”

“没什么大问题，还算不错，”艾莉丝开了摄像头，她的画面占据了他一半的视野。她身上穿着印有迷你小羊图案的睡衣，黑发扎在脑后，“明天试验继续。”

奥斯塔普看到了她身后卧室那熟悉的灰泥墙。他知道卧室里有一扇窗户可以俯瞰尼日利亚海滩。自她搬到蒙巴萨以来，他已经把附近地图上的街景从头到尾理了十来遍，想象着她行走在每条街道上的模样。

实验室位于城外，深入内陆。其实用“实验室”这

个词用来形容一个堪称超级设施的地方不免有些小家子气。在那台数英里长的机器前，旧强子对撞机看起来就像个小玩具。艾莉丝尝试过给他解释机器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什么是“滑移”的现象，但奥斯塔普向来都不太擅长数学公式。这种时候奥斯塔普往往就会两眼发直，嘴角淌下一道口水——当然了，他是在开玩笑。

“准备要打破量子力学的规律了吗？”奥斯塔普问道。

“嗯。其实，”她顿了一下，嘴角抿成一条线，奥斯塔普知道那是介于担忧和期待之间的表情，“如果这次成功，我们将会创造历史。”

“我都等不及了，”奥斯塔普说，“我就喜欢看你创造历史。”看她还是一副眉头紧锁的样子，他便想要逗她笑笑，于是问道：“你说，要是你出名了，你害怕自己会膨胀得不知天高地厚啊？”

艾莉丝以一副浮夸的语气反问：“宇宙操心过它一直膨胀的边界吗？”奥斯塔普听罢哈哈大笑，她终于露出了笑容。“那你呢？你今天在忙什么？”

每次这么问的时候，她的神情和语气都叫人觉得自由职业艺术和烧脑的物理学是两件同等重要的事情。

奥斯塔普从头显的另一半把渲染图发给了她，同时附上一段动画，画面中那只缓步动物在原地昂首阔步，

<sup>1</sup> 俗称水熊虫。（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sup>2</sup> 七鳃鳗，又名八目鳗、七星子，是圆口纲、七鳃鳗目的一种古老动物。它的特点是嘴呈圆筒形，没有上下腭，口内有锋利的牙齿。

<sup>3</sup> 斯瓦希里语，你好。

<sup>4</sup> 原文为“babeltech”，由“babel”（即巴别塔）和“tech”两个词组成，可能指一种能够实现各语言实时翻译的技术。

<sup>5</sup> 斯瓦希里语，好 / 没问题。

每走一步，它那肥嘟嘟的身体都会轻微地摇晃。

“还在给那个儿童节目设计角色呢，”他说，“这是水熊弟特里，用来教孩子们不要……”他越说声音越小，最后不出声地用手在空中比划。

艾莉丝把眼珠子往上一翻，全神贯注地想了一会。  
“不要缩成微观大小。”

“不要拖拖拉拉，”奥斯塔普说，“是教他们做事不要拖沓。我这是在帮着培养优秀的小肉身机器人。”

艾莉丝砸了咂舌。“艺术学院的奥斯塔普肯定会为你汗颜。”

“是啊，”奥斯塔普同意，“不过艺术学院的奥斯塔普就是个蠢蛋。”他又旋转了一下渲染图，“我要改改嘴巴，让它笑得灿烂一点。本来这种角色就该友好一点。”

“我还以为说就是，‘按时做事，不然水熊弟特里就会吃掉你’？”

“我还是把嘴巴改了吧。”

艾莉丝放声大笑，笑声大得不像是她的身材能发出来的一样。一时间，奥斯塔普想当场问她那个问题，但他觉得似乎不妥。不能在测试前夕问她，还是等他到了蒙巴萨再说吧。

“跟我跳支舞吗？”他转而问道。

“好啊，”她答道，“可以啊。当然可以。等我把链装<sup>6</sup>拿出来。”她从画面上消失了，奥斯塔普听到她在找东西的声音。他在头显上把她最小化，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一件带护垫的衬衫和一副手套。

链装衬衫从里到外全部是由智能织物、动能电池、反馈垫和传感器组成，无线连接到大洋彼岸的另一件同类装备。他把衬衫套过头顶时，小小的蓝色状态指示灯闪烁起来。接着是手套，轻微的刺激带给他手掌一种虚幻的压力感。然后，他走到自己空荡荡的公寓中心，站在用胶带标记的脚印上，等着艾莉丝同步过来。

突然间，他感到艾莉丝深入怀中，胸部紧贴着他的胸口。她的左臂恰到好处地搭在他的右肩上，右手轻轻地握着他的左手。她那熟悉的形体触动了他脑回路中的某根神经；有那么一瞬间他仿佛闻到了她柑橘味洗发水的香味。

“选首歌吧，”他说。

“稍等……找着了。”

旋律的前奏响起，如同花蕾在耳塞中绽放开来。这

是他们去年迷上的一首经典老歌，一首由瑞士 - 安哥拉艺术家混音的慢速基宗巴舞曲。他随着钢琴的节奏扭动腰身，同时感觉到艾莉丝也跟着他开始摇摆。轻柔而稳定的鼓点随后跟了进来，像一颗搏动的电子心脏在他的耳塞中扑通作响。

他向前滑动，一、二、三，然后两人跳起了舞来。奥斯塔普感觉不到她的腿擦过自己的腿时的触感，但艾莉丝说这样反而更好；这样他是用自己的姿态来领舞，而不是通过轻推她的大腿来作弊。他感觉不到她的脸颊贴着他的脸颊。但他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暖和压感以及她体重的轻微变化。眼睛一闭，这样已经算贴得很近了。

奥斯塔普在他空荡荡的公寓里翩翩起舞，带着她也在她的房间里舞动，随着音乐的流转时放时收、或疾或徐。现在，她房间的准确尺寸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用担心把她撞到她那边的墙或床头柜上了。他们跳了一首又一首，然后停下来让艾莉丝从冰箱里拿水喝，接着跳了最后一曲，抢了两拍做了一次夸张的大倾斜，这让他们都笑了出来。

当蒙巴萨已将近午夜时，奥斯塔普脱下了他的手套。他们曾经尝试过穿着链装睡觉，但不是很舒服——还是留到跳舞的时候或者和艾莉丝的无线玩具一起用比较好。

“你明天工作的时候会带链装去吗？”他问道，“要是带的话我就可以陪着你创造历史。起码精神上在一起。”

艾莉丝笑了，“也许吧。”

“晚安。祝你测试顺利。”奥斯塔普顿了一下，搜肠刮肚了一番，然后用他刚学到的斯瓦希里语的最后一分之一说：“Ninakupenda<sup>7</sup>。”

艾莉丝沉默了片刻，好像永远不会开口了，然后她在嗓子里发出了满意的声音：“我也爱你。”

“我搞错了，”奥斯塔普说，“我还以为这个词的意思是‘我在找洗手间。’”

“好好好，”艾莉丝忍俊不禁地颤动着嘴唇，“笨蛋，我还是爱你。”

通话刚要结束时，奥斯塔普吻了一下空气。

<sup>6</sup> 原文为 linkwear，由“link”（链接）和“wear”（服装）二词组成。

<sup>7</sup> 斯瓦西里语，我爱你。

## 肯尼亚量子实验设施事故，七人恐已丧生

当地时间清晨5点半左右，位于肯尼亚蒙巴萨市郊外的阮·玻尔超级实验室发生多起严重事故，紧急救援人员在接获事故自动及人工报告后，迅速响应，展开救援行动。最初响应人员<sup>8</sup>扑灭了设施入口处的电气火灾。根据记录显示，事故发生地应有七名科研团队成员在进行研究活动，但救援人员在进入设施后却没见到他们的身影。

一位目击者描述了事故现场的惨状：“简直不敢相信，太惨烈了。”无人机捕获的影像[见下图]显示了事故的严重程度，大量混凝土结构和周边土壤被严重撕裂。

该超级实验室是全球最大的此类设施，主要用于研究量子现象。原定今日进行一项涉及超光速粒子传输的实验。由于事故导致的严重破坏，尚未找回任何自动日志。蒙巴萨消防队表示，鉴于事故的严重程度，遗体可能无法找回。

最后一位客人已经离开，奥斯塔普正在倒掉剩下的酒，恶狠狠地看着梅洛汨汨流出，再哗哗地落进他的钢制水槽里。他只想喝酒。他想用酒精把自己掏空，毕竟酒精可以带来一种木然的快乐，为他织出一个温暖的保护茧，让他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到早上。奥斯塔普从来都不是一个脆弱伤感的醉汉。

但他以前是个酒鬼。所以他往自己胃里植入了一个微型折纸酶工厂，这样酒精可以在他还没有吸收之前就被早早地分解掉。艾莉丝付了一半的手术费用，因为他当时还背着不少债务。那时感觉这事就像爱情，现在只觉就像是从坟墓里伸出的中指。

奥斯塔普把空瓶子放在操作台上，环顾左右：零零散散地还剩下几杯，残汁粘在杯底。他的移动茶几又回到了沙发旁边的老地方，上面放着吃剩的春卷和海苔脆片。他和艾莉丝在某个愚蠢的夜晚一起取了名字的一台自动清洁机——雷金纳德——正在擦掉地板上溅得到处都是的蘸酱。机器上方的智能墙仍然闪动着她的短片和相片。客人们用手写笔或手指在上面写了一些留言。

追悼会不是个好主意。艾莉丝的一位大学朋友请他办一个，因为他的公寓位于市中心，他同意了，反正这些天他也不离开公寓。在内心深处，他希望这样能在某种程度上帮他缓解一些守灵和葬礼带不走的痛苦。

结果适得其反，这一晚上难伺候的物理学家和过于戏剧化的艺术家撞在了一起，这些人似乎都只是为了给他几个可怜他的眼神、太紧的拥抱或是只言片语的建议什么“你随时可以找人谈谈心”啦，“不要沉湎回忆，不然就走不出来了”啦，不一而足。

<sup>8</sup> 即 first responder，指在核或辐射紧急情况下做出响应的最初应急服务人员。

<sup>9</sup> 原文用词为“chamsuits”，似乎为“chameleon”（变色龙）和“suits”（服）二词的结合体，此处应该是指一种类变色龙的迷彩服。

而且他还必须一一感谢他们，同时假装自己过去一周没有丢了魂一样地瘫在沙发上回看他和艾莉丝一起录下的每一秒钟。客人来之前，他曾试图用冷水外加大力揉搓来去除眼睛周围戴头显留下的印记，但是怎么都消不掉。

比被可怜还要糟糕的是，他不得不对他们回以怜悯。客人中有些人从小就认识艾莉丝，这让他有一种既同情又嫉妒的奇怪感觉，因为对于艾莉丝的死，他们失去的比他奥斯塔普更多。追悼会的大部分时间他都躲在浴室里，这几周以来他在这里一直感觉胃里的那种痉挛感揪得更紧了。

现在，他盯着他同意上传到某处的那面留言墙，琢磨着自己是不是根本不配在这里伤心。和认识她很久的朋友和家人相比，他只是一个闯入者。他被捧到这个位置，只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爱上她的人：好像和她睡了一年零一个月就让他的悲伤和他们的悲伤同样有效了。他觉得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但起码有一半是荷尔蒙带来的错觉。

他甚至根本喝不醉。

雷金纳德在去把空杯子放进洗碗机的路上撞到了他。奥斯塔普想都没想就狠狠地给了它一脚。小机器人被踹飞到房间另一头；它设法抓住了几个杯子，不过还是有一个砸碎在了仿木地板上。

奥斯塔普看着雷金纳德在它的白色塑料外壳上来回摇摆，想要凭一己之力翻过身来。此情此景突然让他整晚积攒的泪水夺眶而出。他走过去蹲在自动清洁机旁边，又咸又热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而下。

“对不起，”他温柔地把它翻过来，“对不起，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他盘腿而坐，在雷金纳德开始狼吞虎咽地吞掉碎玻璃碎片时轻轻拍着它的背部。他用右手手背揩了揩眼睛，然后用左手手背擦了擦鼻子，眯着眼睛看着智能墙。墙上正在循环播放艾莉丝上次生日的照片：他们去了码头上一家消费过高的餐馆，店里所有的服务员都穿着迷彩服<sup>9</sup>，以免碍到顾客的眼，所以他们半个晚上的时间都在向空气致谢。

照片上的艾莉丝得意洋洋地笑着，因为在背景中逮到了一位。有个服务员卷起迷彩服领口挠了挠痒，一小片皮肤在浮在半空的饮料托盘旁露了出来。看你脸上这个表情，奥斯塔普曾经跟她讲过，你那时候肯定以

为这就是有外星生命的确凿证据吧。

他躺在公寓的地板上，想把留言和照片都通通关掉，然后放点声音大的音乐来盖住他不成体统的抽鼻子声，但他哽咽得哪个指令都说不出来。他只好躺在原地，听着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和雷金纳德拖沓的脚步声。

然后他听到了别的声音：智能织物在自身相互摩擦时发出的轻柔沙沙声。他停下哭泣，屏住了呼吸。是他挂在墙上的那件链装——他已经一个礼拜没碰过它了。

重大事件！

# 预言家日报

哈利波特主题定向解谜  
看破隐秘，去伪存真！



每日一思  
今日思考  
早饭吃什么  
午餐吃什么  
晚餐吃什么  
本月占卜结果  
捕狗金链  
鹿雅洋洋  
本栏郑重承诺  
请相信我

*Daily Prophet*  
**Harry Potter**

项目，”奥斯塔普叹了口气，

这么称呼它的，是有这么回

关于粒子如何在恰当的能力左边的目镜中有一些文献，董摘要。他正在右边的目镜发誓不看的讨论区——论坛是被外星人带走了，要么就会在消失后从射线上更远进入某种口袋然后又再出来

段长时间的沉默。“我们了什么情况。我们没有任牛就这样凭空消失了。简是弄不清楚具体情况的，那么我们还将不得不面对口质询，可能是为了防止

奥斯塔普脱口而出，“我还活着。我在我们的链

微有些沙哑，“有一个的那种。我可以把资料

说，“她在事发当天我觉得她带了的。而

能量就可以蒸发人体

奥斯塔普再次站在胶带标记上，还是穿着衬衫、戴着手套。最后一丝压感在几小时前就消失了，但他不敢把装备取下来。“我不是记者。我在艾莉丝的联系人中找到了这个号码。她是我的……”奥斯塔普的喉咙干涩得卡住了。他还问。他本来打算去蒙巴萨问的。“艾莉丝·克伦斯基是我的爱人。”

“唔，”阿努诺比顿了顿，“我为你的损失表示遗憾。”

直到去年，”奥斯塔普说，“在

“假装我没有失去理智，” 奥斯塔普在手套里绷紧了手指，“那我应该怎么办？万一再发生这种事呢？”

阿努诺比叹了口气。“做好准备。试着回溯信号。尝试与另一端的任何人沟通。在此期间，我会把创伤小组的信息发给你。”

“谢谢。”

再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奥斯塔普四肢摊开躺在沙发上，半梦半醒，手里还攥着咖啡因喷雾剂。艾莉丝抵在他胸口的手指让他本能地转过头寻她的嘴唇。寻而未果，他猛然清醒过来，倏地睁开双眼。

艾莉丝松开了手指，只留下了一根；感觉像是她的食指。奥斯塔普一动不动，几乎屏住了呼吸，因为他在他的胸口画出了一个圆，接着是一条蛇形的曲线。然后他才明白，原来那是字母 O，而不只是个圆圈。她继续写下了“S”，然后是“T”。奥斯塔普默默等着，直到她写完了他的名字，并在问号的最后打上一个点：

奥斯塔普？（OSTAP？）

奥斯塔普的手在颤抖。他伸出触摸到艾莉丝幻影一般的躯干，然后在她的胸廓上回复道：

是我（YES）

她紧紧地抱住他，双臂用力将他搂住。奥斯塔普也拥住了她。拥抱是如此紧密，充满了迫切的渴求。她有时会在做爱后这样紧紧地依偎在他的身上，也用双腿缠绕着他，嬉笑着发誓自己绝对不是章鱼，让他不要理会他可能感觉到的多余的肢体。

现在奥斯塔普只觉得如释重负，一股内啡肽如海浪般席卷而来。艾莉丝还活着。他看向连接到链装 GPS 节点的平板电脑屏幕。追踪显示，艾莉丝的信号根本不知从何而来。他心中的暖意被冷意悄然侵蚀。

他终于腾出一只手开始回复下一条信息。他把“R”写反了；但希望她还是能理解：

你在哪？（WHERE？）

然后他保持绝对的静止，全神贯注地感受着她无形的手指画下的回复。

实验室。从未离开。（LAB. NEVR LEFT.）

带链装过机场安检令人身心俱疲——额外的扫描、额外的询问——但奥斯塔普还是成功上了飞机，没有被没收任何东西。他把包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然后从一位白发女士旁边滑过去找到自己的座位。当他松开安全带将其系在他的护垫衬衫上时，她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她脖子上的旅行枕填充得如此饱满，以至于她几乎无法从枕头顶端看过去。

“那个是舒适背心吗？”她问道，“就是那种如果你开始感到焦虑时就会给你一个拥抱的东西？”

“是的，”奥斯塔普说，因为这差不多就是他向安检解释的说辞。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她说，“我也会紧张。我都坐了，啊，五十年的飞机了，还是会紧张。”

“总可以喝点姜汁汽水嘛，”奥斯塔普说。“我觉得喝姜汁汽水挺有效果的。还有看动画片也是个好方法。”

他找到了艾莉丝幻影般的手，就像自从他们建立联系以来每隔几分钟做的那样，然后攥了攥。她回握了两下。

他不停地想象她在滑移中的情景。她非常详细地向他描述情况，从画写字母换成敲摩斯电码，而奥斯塔普需要用头显才能翻译出来。她说她还在观察室里，或者至少在某个看起来像观察室的地方。不过有一些差异。

她在那里最多只待了一天。她最后的记忆是第三条射线上发现的意外活动。颜色变得黯淡，一切都是柔和的冷蓝色。光和运动以奇特的方式扭曲，留下错位的反射和持久的模糊。

有时，她认为她看到了其他科学家在闪现，巴格利、奇奥扎、徐还有其他人在观察室里四处走动。她无法与他们互动。除了链装外，她的个人电子产品都无法工作。实验室的技术也都失效了。

她无法察觉到空气流动。她在呼吸，但她曾经屏住呼吸超过七分钟，也没有显示出任何不良影响，这意味着她可能并不需要呼吸。她不确定——这种时候奥斯塔普不得不阻止她说下去并抱住她——严格来说，她是否还活着。他告诉她，他宁愿接受不死的艾莉丝，也不想接受已死的艾莉丝。再说，阿努诺比博士会想办法把她救出来的。

“你以前去过肯尼亚吗？”白发女士问道，“我看我的儿子，他住在海边。”

“没去过，”奥斯塔普说。“不过，我已经计划很久了。”他停顿了一下，“Hujambo。”

“哦，你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动画片在哪儿？”

奥斯塔普帮她在儿童频道中找到了《水熊弟特里历险记》。然后他戴上耳塞，舒服地坐回座位上，用手指在艾莉丝的手掌上轻敲：

在路上。（OMW.）

阿努诺比博士比他想象的要高，黑色裤装衬托出她细长的四肢，飘逸的头发随风飞舞。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认出了他，奥斯塔普脱下手套和她握手。从飞机走到机场的一小段热浪滚滚的沥青路上就走了一小会儿，他的手心已经变得汗津津。艾莉丝警告过他三月份的肯尼亚很热。她告诉他要带好防晒霜，不然可能会在海滩上直接热得要自燃。

阿努诺比博士一边带他前往出口，一边敷衍了事地问了些航班之类的问题。从她的举止，奥斯塔普可以断定她从未迟到过。一辆方方正正的黑色中国租赁车正在外面等着他们。他满怀感激地滑入车内的空调环境。阿努诺比博士跟着他滑入车内，她的目光落在了链装上。

“所以你们完全是通过触摸来交流的？”

“是的。嗯，也可以说是通过摩斯电码。我们还没想出更好的办法。”

“我可以试试吗？”

犹豫片刻后，奥斯塔普脱下右手的手套递了过去。她戴上手套，弯曲她的手指，他把她的手引向艾莉丝的肩膀。有那么一瞬间，他心惊肉跳地以为阿努诺比博士不会有任何感觉，以为她会皱着眉头温柔地确认他是在发疯。但随后她的眼睛微微睁大了。奥斯塔普为她找了一个摩斯代码翻译器，他一言不发，光着那只手紧紧地掐着大腿，静静地看着她。

他跟不上她的节奏，于是问道：“你在说什么呢？”

“问一个关于我们怎么认识的非常细节的问题，”阿努诺比博士说。

“只是为了确定这不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她点点头，“你看起来不像那种搞恶作剧的人。但我还是要问清楚，为我自己心安。”

奥斯塔普在等待的时候望向窗外。他们现在正在高

速公路上，与蒙巴萨 - 内罗毕高架铁路相平行，行驶在它的阴影下。乘客舱沿着磁轨飞驰而过，像是闪着银光的蠹鱼。土壤呈锈红色，树木郁郁葱葱。车子拐入一条小路，他们通过了一道扫描门。

“谢谢你，”阿努诺比博士说着，把手套还了回去，“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太过神奇。”

奥斯塔普重新戴上手套，摸索到艾莉丝的手，将他的手指与艾莉丝的扣在一起。“怎么说？”他问，“我们要怎么把她弄回来？”

汽车平稳地停了下来，安努诺比博士抿了抿嘴唇，“有些事我没告诉你。在确认之前，我不能告诉你。”

奥斯塔普的胃里开始翻腾。那些小小的郁结又回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绷得更紧，这些感觉宛如旋转木马般不停地打转。“什么事？”

“我们开始找到尸体了。”阿努诺比博士推开车门，“上山吧。”

她下了车，奥斯塔普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后面。阳光太过刺眼，他在薄薄的机场遮阳镜后眯着眼睛；当他在砾石停车场跟着她走过一片红褐色的土地向斜坡攀登时，热浪狠狠地拍打着他的头部和肩膀。他的膝盖虚弱而无力，但他还是爬了上去。接近山顶，一阵微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凉爽的气流吹在他汗水淋漓的前额上。

登上山顶，他看到了无人机照片无法完全展现的破坏。阮 - 玻尔实验室的外部枢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烧焦的瓦砾，就这个规模已经足够大了。但是这个设施在地面下还延伸数英里，现在就像是被无形的手术刀切割成一块一块的长条。

奥斯塔普的眼睛一时不听使唤，无法接受眼前不自然的景象，受不了这不自然的构图。现场看起来更像是特效，像他在头显中渲染出来的东西，不像是真切的实景。他可以看到一层一层的泥土、混凝土、电线，所有这些都被整整齐齐地剪成相同的比例。电气火灾都只是次要的小打小闹。真正的破坏是由其他东西造成的。或者什么也不怪。

他看着曾经是观察室的那个地方的巨大深坑。坑里有一组应急救援队，队员的反光夹克在阳光下闪烁。他看到他们正在把某个东西抬上担架。

“在你联系我之后不久，我们就发现了第一具尸体，”阿努诺比博士说，“骨骼和肌肉碎片和大块的地板、金属还有电线混在一起。他们从中提取出了足够的

DNA 来，确认了那是西蒙斯博士。徐博士也在大约一个小时后同样的方式出现。就好像那个……滑移……在把他们吐回来。但并不是完好无损……”

奥斯塔普的舌头干得说不出话。他试了两次才勉强吐出一句话。“我们总有办法可以把她安全带回来吧。”

“我们只不过是蚂蚁，”阿努诺比博士说，她用下巴点了点那片废墟，“我们不清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世界上没有第二家机构拥有再次进行测试的技术，即便是 CERN<sup>11</sup>也不行，如果他们要试的话，结果可能会更糟。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奥斯塔普弯下腰，摊开一只手扶在滚烫的尘土上。他的视野仿佛被黑色橡胶裹住，越来越窄。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阿努诺比博士在他身边蹲下，把一个水瓶塞到他空着的手里。他隐约感觉到艾莉丝探寻似的地捏了捏他的胳膊。他的呼吸慢慢恢复正常。

“可以让我来，”阿努诺比博士的声音带着些颤抖，“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做那个告诉她真相的人。我觉得她可能已经有所猜测了。”

“那我为什么还可以和她说话？”奥斯塔普质问道，怒火如烟花般在他的胸口炸开。他猛地蹿起来，打了一个趔趄。“我是不是都是在做无用功？要是真的无计可施了该怎么办？”

这是头一回，他感觉链像束缚衣一样让人喘不过气。他简直想把它扯下来扔到山下。艾莉丝再次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腕。她知道出事了。

阿努诺比博士摇了摇头。“我会在山下等你，”她说，然后转身下山。

奥斯塔普几乎没听到她的话。他步履急促，发疯似的转着圈。他用手捶打着地面；然后停下，往后一缩，想着艾莉丝是否能感受到。他大喊着一些不成字句的话，声音被风刮走。最后，他跪倒在地，沉寂下来。

艾莉丝的手指轻轻按在他的胸口上。他大声念出这些字母，将每个字母从气管里挤出，然后在他的头显中看着她的信息渐渐成形。

### 无路可返 (No way back)

他等着艾莉丝打上问号，但问号没有出现。他用手抚摸着她身体他能够触及的部分，轻柔地抚摸着她的颈部、肩膀，手臂。最后将手指移到她的手掌上。

### 不。 (No.)

她再次开始按压，点、按、按。他等啊，等啊。等

到最后一个字母出现，他哽咽着笑了出来。

唉，他妈的。 (Well fuck.)

他拼命地抱住她，闭上眼睛，想象着她的头发拂过他的脸，想象着她的太阳穴靠在他的颈边。她也紧紧地回抱他。感到全身呕吐般的难受，奥斯塔普意识到现在可以问她了。再隆重、再有象征性，也毫无意义。因为她不会回来了。至少不会以活着的方式回来了。真是一场闹剧。她会答应的，因为在世界末日，除此之外的言语都没有必要了。

奥斯塔普把尸体的事告诉了她。艾莉丝定了很长时间，长到让奥斯塔普感到恐慌。然后，她说她有消息要告诉自己的父母和朋友。有观察结果要告知阿努诺比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她用颤抖的手指描画出这些消息，奥斯塔普全都记了下来。这个过程很慢、一丝不苟。紧张的气氛如琴弦一样紧绷，因为奥斯塔普知道，每一个字母可能都是最后一个。他知道她可能就是下一具几乎无法辨别的尸体。那个问题在他嘴里越来越呼之欲出。

消息逐渐停止，奥斯塔普试图想象她现在的感受，但却想象不出来。他把衬衫外套罩在头上以遮挡太阳，但现在开始下凉了。太阳即将落下，天空也随之变红。阿努诺比博士仍在车旁等待，像是一尊雕塑。她是一只蚂蚁。奥斯塔普是一只蚂蚁。艾莉丝是一只特别好的蚂蚁。所以他觉得这可能无所谓。

身体颤抖得厉害，他开始写道：

创造了历史。 (Made history.)

他等着。

是的。 (Yes.)

他继续写下去，心脏砰砰直跳。他写得很慢，慢得像蜗牛。每写一个字母，他都会想到其他几十种可能的字句。



<sup>11</sup> 即 Conseil Européen pour la Recherche Nucléaire，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四川大学科幻协会30周年纪念  
SCUSFA 30th anniversary  
A N R A N  
2 0 2 3 . 8 . 2  
A L Y C E & O S T A P



艾莉丝和奥斯塔普 / 李安然

### 我们应该 (We should)

她紧紧地抱住他，让他不得不停下来。他惊慌失措地想是不是要结束了。她是否正在被从“滑移”中撕扯出来。然后她补完了这句话。

### 结婚。 (Marry.)

这就是他多了一次和他讲话的原因，为了这一份未受污染的欢愉。他知道，这种欢愉不可能永存，也无法永恒。但是，快乐还在，她还在，他们在一起。他心中还有无数想要同她讲的事，那些他希望成真的事：他爱她胜过爱任何人；他愿意跟随她进入“滑移”，和她一起成为幽灵或是尸体；他曾打算在尼亞里海滩的月光下向她求婚。他写道：

我愿意。 (I do.)

她应道：

我也愿意。 (I do too.)

接着，奥斯塔普站起来，在她的皮肤上轻轻写下最后两个字：

跳吗？ (Dance?)

他感觉到她的胸膛贴着他的胸膛，左臂搭在他的右肩上，右手握在他的左手中。他仿佛可以感觉到艾莉丝和他自己的心跳同步了。他们在无声中起舞，一、二、三。奥斯塔普肯定，如果她的双脚真的在那里，他一定会踩到她的脚，但这并不重要。

他们在锈红的山顶上旋转，在淡蓝的观察室中舞动，出入于滑移内外，直到夜色吞没一切，他再也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 红盒子

| 绝对中立大甲虫  
写作组成员

## (I) 清洁工程

我们都知道这个盒子的存在，但没人知道怎么打开。

直到二十天前还不是这样。盒子上没有任何肉眼可见的缝隙，用精密的仪器也判断过了，没有机关、密码，也没有特殊的结构。盒子是八个圆角、十二条圆边的近似正六面体，通体是均匀的红色。自然界能见到的水果、矿石、花朵、鸟羽、太阳、火焰，它并非任何一种，也不是 255,0,0 调出的电子红。在现实中找不出对应它的颜色。

我们用了激光，金刚石，外力挤压，许多许多，妄图改变它的性质，它的性质始终没有丝毫改变。来自另一个部门的同事建议我们先进行采样分析，这个提议被否决了，因为它的外表是由绝对光滑的平面和曲面构成的。

“我不记得谁把它放在这里。”研究所最有资历的老所长，最后给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是在搬动办公室那张旧椅子时发现它的。那把椅子早就坏了，四条腿有三条不一样长，那时候红盒子塞在最矮的一条腿下，被毛毯般的蜘蛛网盖着。

当时，不知道谁走到旁边，脚尖轻轻碰了一下红盒子。他或者她做这个动作纯粹是出于无意识，当盒子被这一下撞击推动，贴地飞了出去。他或者她想必也是下意识去抓，就像抓一只普通的盒子或普通的老鼠，但第一次显然没抓住，只是偏移了盒子的速度方向，第二次则给盒子以加速的力，让捕捉变得更为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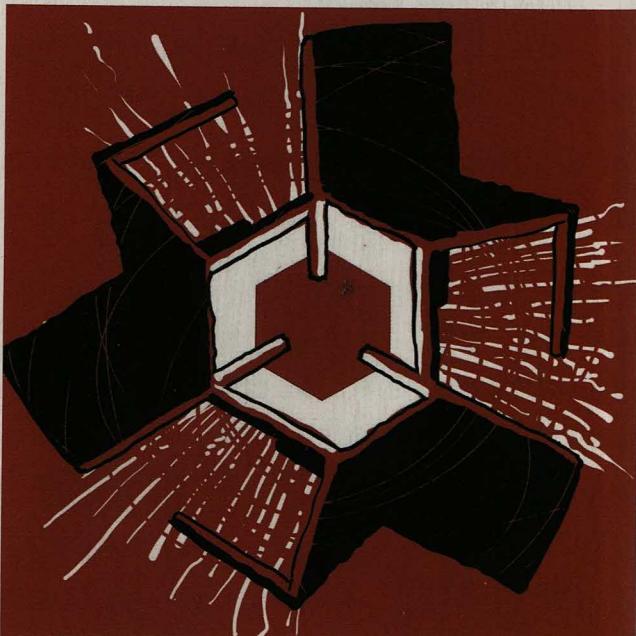
盒子从房间左侧滑向右侧，径直朝着门的方向滑行而去。发现者目测了一下距离，又心算了地面的粗糙程

度，预计它会停在离门框约半米处。因此，发现者一只手扶着已无法自我平衡的坏椅子，另一只手在椅背上弹奏无声悦耳的音乐，沉浸在等会儿下班吃什么的想象中；红盒子则不紧不慢地穿越大门，通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这是红盒子注定要承受被发现的幸运——这扇门正对着楼梯。在楼梯顶端跳起，斜着滚下梯级，被楼梯拐角的两面墙碰撞反弹，如光路在方形镜阵里折射——红盒子一路朝楼下狂飙而去。

楼梯通向一百二十八米长的灰色走廊，红盒子以三点二六七米每秒的速度匀速前进，七次从路人两腿之间穿过，二十九次撞在墙上改变方向。而几乎每次路过，都会闯入未关好门的实验室，在潜心于培养皿、电路板或移液器的白大褂裤腿上不痛不痒地咬上一下——然后，在他们后知后觉的左右不安中溜回走廊。

在接到第三份出奇一致的“实验室异常物报告”之后，我的部长产生了警觉。他召集我们开会，简单讨论



了恐怖分子入侵说、异国间谍窃取说、秘密实验失控说、外星生物打招呼说等几种可能性，并告诉我们没有时间再多做讨论，快去抓那可能是炸弹或者是无人机或者是外星科技或是拥有不可告人秘密的什么东西。以我为首的安全组员集体带上最昂贵的设备出发了。自从我们调到这个部门，就再也没遇到过和实验失败同等刺激的事，我们都期待着一场惊天动地，能为基地报纸提供三十天头版新闻的大抓捕。

我们赶到时红盒子正在电梯里单线往返，“咚”“咚”的清脆之音显示出它永远不会疲劳，可就连被它反复碰撞的金属梯箱也迟早会出现疲劳。金属面倒映的三个影子和它一起运动，就像轨道上和轨道下同时行驶着两列火车，而轨道侧面还挂着两节车头。

想象中的大抓捕很快变成狼狈的健身。抱着干扰仪的Y不敢被碰到（“万一爆炸！”），又不能砸坏仪器，只好将十多斤的铁家伙架在肩上跳脚；双手持隔离器的H试图靠深蹲接近它，再双手托着隔离器向下捕捞，远远望去如倾倒痰盂状；C拿推车运来了应对系外生物的全套指南。这套指南存放在一公里以外两层楼以上的资料库，C的肚腩仿佛变薄了几个夏天，其他人则给他眼神示意他“别兴奋了，不是外星人！”

我们很快放弃了直接尝试，退出行动重新商讨对策。C首先表示，这玩意儿飞得这么快，多半不是地球人造的，H坚持说让他再试一次就能抓住，Y轻抚干扰仪洁净的表面，别人伸手碰他就龇牙。讨论进展艰难。其实要抓住这东西并不难，但到底用哪种装置，抓住之后要做什么预防措施，又要怎样在狭窄的电梯间完成这一切，我们根本无法达成一致。

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之几同时调动却一筹莫展，时间很快过去了。整点钟声敲响，一个身影出现在走廊尽头，谁都没有注意她，或许她的日常身影已融入实验楼走廊本身，以至于她的出现不让任何人感到不自然。她（比我们中大多数人矮小半个身子）从走神的Y身边路过，钻入H和C争执时胳膊抬起的门廊，两手拿着她的东西进了电梯。在我们回过头去看之前，她已将那东西横过来放在地上，红盒子像只煮熟的螃蟹横着走进蟹笼，“嗵”一声扎进垃圾桶，她立刻将桶翻转过来，桶口朝上，轻拍边缘问道：“这块塑料你们还要不要，不要我卖废品咯？”

这件事的结果是，清洁工因为违反规定被调离了原

职位——“谁知道她那么干会不会爆炸？”组长一边在垃圾桶里掐灭烟灰一边说道——但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奖金和极高的离职待遇，足够她养老，直到把这个事件带进坟墓为止。我们全组则被提升为“红色不明立方物体问题研究第一小组”，并因在突发事件中的窝囊表现被狠狠地训话。

红盒子问题进入第二阶段，我们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科技。

红盒子现在装在一只特制容器里，容器是透明恒温的，其中盛满了浅蓝色液体，以便缓冲红盒子的运动，减少器壁的损耗。红盒子从那一天起就再没有恢复静止状态，关于是否要带它进入太空的提案已经在讨论。

在试过一切可能切动它或造成形变，却哪怕是刮一撮粉末都做不到的物理方法后，我们尝试用化学方法来打开它。二十天足够我们最精锐的团队研发一种新溶剂，尽管这只是几种旧溶剂的重新混合。

最奇怪的是，我们收集了红盒子途经路线上一切的样本，却没有找到和建筑环境不同的材料，即使是寻找最有可能的垃圾桶和旧椅子也失败了。红盒子摸起来冰冷坚硬，没有反光的金属质地，几乎没有导电性，耐高温高压，结合其他的研究结果，我们推测它是种高分子合成材料。如果是竞争对手国研发的间谍仪器，就很有可能是使用了某种新材料，这大概是它强度如此高的原因。我们担心这只小盒子里藏着敌国的窃听器，每次接近它时，哪怕是在谈论关于它的事，我们也会放低声音，甚至控制脚步。到后来，我们一见到它，脑子里就长出敌国情报机构的种种传奇故事，以至于见到它的那一刻连呼吸声都停了下来。组长在会议争论不休，吵吵嚷嚷时总把它掏出来（许多时候是复制品），效果立竿见影。

为了测试溶剂的效果，我们用惰性网将它捞出来。空了的容器像只蓝色胶囊。“三，二，一！”倒数三声，我们将红盒子送进腐蚀效果极强的液体，并立刻捞出来。假如动作太慢就会破坏盒内的物品。只是红盒子似乎比想象得更加慢热，我们不得不再次放回冒着泡泡的腐蚀液汤汁里，等它慢慢炖成又软又烂的方块。但直到这一天的结束工作都毫无进展，红盒子的圆角还是同样的直径，而当我们洗干净它要为它擦去附着的液体时，因为一个草率的放置动作，它从桌上直接弹射出去，猛击在腐蚀液的废液中，飞起的液滴把实验室的墙打成了胃溃疡。

疡。这更是表明它的光滑表面依旧绝对光滑。

“打开它就那么难吗？——难道打一个洞也不行？”

为了就红盒子问题选拔人才，政府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培养了比原定多 17% 的材料学家，这些材料学家有许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为寻找一种可以切动红盒子的材料而展开反复实验，在这过程中我们成功找到了金刚石的工业替代品。我们甚至将目光投向生物科学的领域，号召下一个世代的青年普遍投入到这一学科中。因为纯粹材料上的进展实在令人失望，特异细菌分解的方案显然更具可行性。很快我们培养出能以培养皿玻璃为能源的细菌，足以分解红盒子的细菌则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我们的组长将一生奉献给这项事业。直到他死的那天，红盒子问题仍没有任何实质进展。因此而推动的科学研究成果数以千万计，其中有许多技术已经民用，还有一些永远不会民用。

## (2) 副所长的邂逅

那是我退休后的第一周。尽管我已退休，已将副所长的责任卸下，我仍然关心着红盒子秘密的破解进度。盖着各种邮戳的信件寄到我的私人邮箱，怪异的发明在快递站被拦下，花一生构建一套体系的民间科学理论者试图隔着院墙和我讨论。收到那东西我并不惊讶，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已经给我和我的同事寄来了各种东西。我唯一惊讶的是，它是怎么直接进入了我的浴缸。

那东西外壳泛着彩虹肥皂泡色彩，既像邮筒，又像电话亭。一位红眼蓝肤、头顶伸出菌帽状触手的类人生物扶着邮筒电话亭，二郎腿从浴缸翘出来。

“你好！”那皮肤应该不是真的，我想。

“你好！”

红眼类人并没有张嘴，声音却从接近它肚脐的位置传来。我猜他或她是个腹语师。

“请问你有什么事？”怪人，乃至疯子，我也遇到过，但只要能交流，就有可能达成一致。更何况只是喜欢cosplay 外星人的怪人。

“人类。我来自未来，未来的另一个星球。”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它的声音听起来中性化而平

坦，就像把全人类的音色叠加在一起，再取最大公约数。我意识到一点问题，因为它的触角出现了明显的上皮细胞脱落。观察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我要相信那数十条状如蓝色蘑菇的东西是它身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可以让一切变得十分可怕。

“啊，未来的外星人……那么，你、你为何而来？”

“首先介绍一下基本情况吧。你现在看到的外貌并非我的真正外貌，而是我模仿你内心最向往的女性形象而成，请不要浪费时间，来询问我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年代，‘红盒子’已经成为科学精神的代名词，不管历史怎么发展，我们都不会忘记这一点。上周我们新建设的月面虫洞就是以它命名的。”

“所以，你们需要我这个古代人来做点……呃，文化认同上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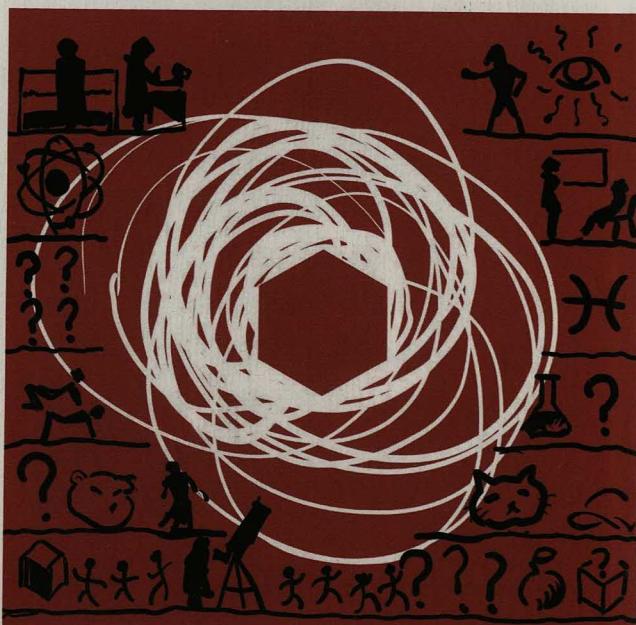
这和我的想象有些不同，索性不是坏事。

“不！”蓝皮肤，红眼睛，穿着白紧身衣的女子摇摇头，“红盒子关系到这个世界的真理，而我们新研发的仪器可以解决这个终极问题。”

那么红盒子问题本身还是得不到解决咯？我正这么想着，不禁想起他们的时代可能有读出脑内想法的技术，立马掐灭了这种略带嘲讽的观点的火花。

研究员的表情没有异状，不知是没发现还是习惯了。她指着那东西：“这是一个处理器。”

“什么？”我没有想到，科技发展了，CPU 的体积却退步得如此明显。这么看来，未来人是重复发明了 CPU 吗？但我想不出他们重新需要晶体管计算机的理



由。

“处理器。”她咬字咬得格外方正，似乎是怕我没有听清。

“我知道，但是……”

“你不知道，因为这东西还没录入数据库。”她微微一笑，而后笑容像折叠剪刀收了回去，“刚刚那是个笑话，希望你喜欢。”

我举起双手表示投降，等着她解说“处理器”的作用。

“这是我们的新发明。事实上，我们也不太清楚它的原理……”

“这是怎么回事？”

“说是发明，我们只不过是想出一个点子，再把可用的零件和套件组合在一起，达到预期的功能。我们可以说出的原理非常有限，就像你可以看见一个人活动手脚，如果你懂得一些生理知识，会知道他在用哪些骨骼哪些肌肉。但是再底层的逻辑，我们就说不出了，就像一块肌肉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功能，或是骨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硬度。”

我看着她显而易见的非人类躯体，对她能够想出生理科学的例子感到无比震撼和感动。

“也就是说，这东西算是个黑箱？”

“部分如此。”

“那么它的功能到底是？”

“很简单，我来示范。”

她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物件，我看那是打火机——她立刻解释人们“现在”已经不用这种古董了。她拉开处理器的门，我只看到里面有一个漂浮在半空的台子，她将打火机放在台上，自己站在一旁，说道：“点火。”

我确信自己没有眨眼，没有走神。我确信自己的人类眼睛以人类的刷新率洞察着一切。但我更加确信，在那一个瞬间，处理器内的空间被置换了，我看打火机由关闭变为打开，不是看见改变的过程，而是直接抵达变化后的结果，一簇火苗冒了出来。

当她结束这仿佛变戏法的环节走出来时，我还在好奇和怀疑中。

但当我想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不由得惊呼出声。

“这特么的根本就不科学啊！你到底对这个打火机干了什么？”

她将打火机取出，我注意到，打火机的一角离开处理器范围的一瞬间，打火机恢复了关闭状态。

“我刚刚说了，这东西是个黑箱。”

“严格来说，那应该是我说的。”

“这不重要。总之，我再次说明，我不能解释它是怎么运作的，我只能告诉你，它‘就是这样运作的’。”

“这我知道。所以这该不会是……”

“套用一句俗话，‘心想事成’。”她指了指自己的一应当是太阳穴的位置，“足够清晰的念头可以驱动现实世界的变化，尽管只存在于处理器的空间区域之中。我个人认为，可以将它看成一种模拟，对真实世界可能性的模拟。……哦，什么？‘心想事成’不是俗语是成语’……收到了。”

她果然会读心。我晃了晃脑袋甩掉这个念头。当我再度睁开眼，更加吊诡的事情发生了。外星人或曰未来人，她消失得无踪无影，只有处理器仍卡在浴缸中，连刚刚还在的打火机也消失了。

我失眠了一晚上，身上像盖了冰块，又像发了高烧。我根本不信。平静的退休生活里闯进来的东西，给我太大冲击。

从科学上看，时间穿越和外星人都是可能性的产物。但当你被事实冲击得七零八落，一切你学习、遵循、思考的科学法则都会变成废纸。

这样的状态没有持续太久。七天之后，我紧张地走进浴室，第一次试着复现外星人的操作。只不过我不抽烟，用的是火柴。当我酝酿了数分钟的嘴唇开合，说出“点火”时，平台上的火柴变化了。它们站立起来，围成一圈，火柴头烧起了火焰。我不甘心地尝试了更多次，又把尝试的内容改为对盒子使用“打开”，对牛奶使用“沸腾”，对睡衣使用“折叠”，可是没有一次失败。

我翻来覆去，又失眠了更严重的一晚。为了确保我晚年睡眠的幸福，三天之后，我决定只能把这东西上交给组织。

### (3) 言语的法术

“是的，所长，已经有几百位研究员想报名参加验证‘处理器’的有效性实验了。我们会尽量筛选——那些想把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放在平台上，说出变大的研究员，

我们会阻止他们的。是的，我们和他们说过了，这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变化只能保持在处理器范围以内。……但我们是否应该满足副所长‘长出毛发’的请求？”

“我看看申请表。对实验报告说请自己完成——张工，别想偷懒。对十年前的自己说别加入时间穿越研究小组？这意味着你们小组的工作进展很顺利嘛！对办公桌上忘了太久而坏掉的曲奇说复原？嘎吱，唔嗯，没什么创意，嘎吱嘎吱，唔嗯，但值得一试——唔嗯？这块曲奇味道怎么……”

“蟑螂——种族灭绝

(未通过。批语：这恐怕看不出结果，放心吧，  
处理器里不会突然跳出蟑螂。)

芒果——去核

(通过。记得分我一半。)

冰淇淋蛋糕——变成火麒麟蛋糕

(通过。)

(补充：这位语言学家关上了门，拒绝让我们分享他看到的结果，或许我们可以期待他的下一篇论文。)

《红楼梦》80回抄本——由原作者写完

(未通过。原因不明。)

“第一千零一位志愿者，他走进去，像其他所有志愿者一样，把红盒子放上去，对它说‘打开’。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是的。是的。我们会暂停测试。好的。好的，我这就通知理论部门继续研究关于……”

### 得其环外

新所长看着桌上的辞职信，从字迹可以认出来，这是三个月前接下那项任务的研究员。他从前的工作是观察其他部门培养出的培养皿，他申请调动是因为感到厌倦。他的新工作是每天站在处理器里，对红盒子说一千次“打开”。

副所长的遭遇的确给红盒子计划带来了很大的进展，虽然这些进展全来自于在红盒子以外的学科。有时新所长也会想想，哪怕红盒子永远不打开，也未必是坏事。

现在想起来，最早声称红盒子是“盒子”的说法，已经不可追溯了。所有人将它视作最初的公理，并基于

最初公理去思考关于红盒子的一切。但是，假如是最早那人做出了错的判断，红盒子根本不是盒子呢？既然还没有打开它，那就什么都不能说。

所长端起茶杯，去向新来的研究员介绍红盒子的情况。这是研究所的传统。

新研究员刚从学校毕业，看起来还有些稚嫩。很可惜，她马上就要变老了。所长不由得在内心斥责起所里的工作强度。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一员。关于‘红盒子’……”

“我有问题。”长相温柔甜美的女研究员，声音却显得格外神经质。

“请讲。”所长有些不悦，但所长很有礼貌。

“首先，为什么说它是盒子？”

“嗯，这，这是因为，我们最早对其内部密度是否均匀做出了判断。这判断很容易的，对吗？就是那个，那个，最常用的那种方法。那么关于——”

“那么我还有问题。”

“……请讲。”

“为什么说我们尝试过许多次，始终打不开盒子？”

“因为——因为这是事实！”所长开始感到莫名其妙了。

“但我们是怎么确定的？我们怎么确定盒子此时此刻是‘关上’的？”

“因为用肉眼……”

所长愣住了。新研究员接着说：

“之前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在处理器内，绝大部分的物品都可以顺利完成变化。之前也尝试过各种箱子，



只要说‘开’‘打开’‘开启’等意义相同的词汇就能开启。我研究过那些不能成功的案例，往往是因为说话者脑子里的概念本身就不明确——什么是‘火麒麟蛋糕’？长得像火麒麟的蛋糕？品牌名是火麒麟的蛋糕？火麒麟味的蛋糕？而谁又是‘《红楼梦》的原作者’，‘写完’是写到哪一部分预先可以得知的情节为止？也就是说，限制了可能性被处理器展现的原因，是我们的认知无法超越已经缺失的现实。对盒子来说，在‘开与不开’这个维度上只有两种可能。但什么是盒子？立方体就是盒子吗？表面规则就是盒子吗？假如这个盒子实际上已经打开，不论呼唤多少次，它也不会再度‘打开’。假如它实际是关上，当我们说出‘打开’时，它没有任何理由不跳到‘关上’的反面，唯一可能的阻碍是，我们过去做出了太多暴力破拆它的尝试，这种根深蒂固的……”

“很好，很好！”所长连忙打断道，他庆幸自己一句都没仔细听，“你说的很好，我们现在就去试。”

虽然所长仍在怀疑红盒子到底是不是盒子，但他不能在下属面前表现出来。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于红盒子的确是个盒子，他完全没意识到，这和他几分钟前的主张完全相反。

“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打开，打开，打开……所长？请问我的辞职……”

“最后一次！相信我，这是最后一次。我马上就让你去其他岗位。”

眼神疲倦又迷离的研究员，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继续转头面向红盒子，说“打开打开”。

所长叹了口气，说道：“关上。”

研究员停下重复，转过身来。处理器常年开着门，但门的界限依然存在。研究员在里，所长在外。所长又说了一遍：“关上。试试。”

研究员发呆的时间超过了所长发呆的时间。因此，所长还来得及看到他关门的那一幕。几秒后，在闭合的处理器里，研究员大喊道：

“好了！”

所长激动地打开门，正想问“什么”。这时他看见平台上的红盒子，距离太远，看不清是否有变化。

被吓到的研究员向后缩着身子，发出一声惊呼：“出去！”

这时候，所长依旧在门外，研究员依旧在门内。所

长是这世上最后一个看到红盒子的人。红盒子听懂了研究员的最后一句话语，它再也不在处理器之中了。它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红盒子的突然消失造成了许多混乱。一些人被免职，另一些人终于被免职了。基于红盒子建立起的学说在短时间内受到质疑，在长时间内关注度得以提升。曾经以解决红盒子问题为志向的年轻人纷纷转向，世间又少了一些意志坚定的人。

尽管发生了这么多的不幸，红盒子的支持者仍然相信：在宇宙某个角落，深邃的黑暗里，红盒子仍在为某把无法自立的椅子持续提供疗愈。

# 后设侦探

--安娜琪拉雅小姐的推理故事集

环天风舞

写作组成员

如果在冬夜，一位作家，她正惬意地坐在温暖的房间里，想象着极远处晨昏线碾过天空的声音。她又想起窗外是小雪，道路在几个小时前湿成冷雨的颜色，终于趁夜幕开满雪花。于是她在思维殿堂里虚构了一座壁炉，一边取暖，一边翻开巴扎克巴尔的新书《马尔堡市郊外》。糟了，她突然想起什么，猛然抬头，明天是截稿日，该动笔了！她急忙放下读了一半的书——这自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然后从沙发走到书桌前。她走到一半就停下了，稍等，写作之前，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呢。她穿着拖鞋，跑到楼下，两分钟后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回来。果不其然，咖啡是作者最好的朋友。

——莉莉娜塔莎《乘上浪漫主义的末班列车》

“天哪，你们一定都不敢相信！此刻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华丽的，智慧的，正义的，谦虚的，美丽的，善良的，令人崇拜的，大名鼎鼎的「读者侦探」安娜琪拉雅小姐！也许与「深界图书馆」有关，作家，是都市命案涉及率排行第三的职业，死亡率高达 17.8%！而安娜琪拉雅小姐，就是「最擅长侦破作家命案的名侦探」。不管是「费城电动牙刷杀人案」，「地下拳击手作家猝死案」，「恒中学试卷出题人自焚案」，还是「漫画家温泉命案」。只要是和创作者与死亡有关的场合，我们的安娜琪拉雅小姐都能利落而精确地侦破案件的真相，抓到隐藏的凶手。而我，作为安娜琪拉雅小姐的助手，就将带领大家领略如同草莓奶昔蛋糕一般精彩的故事——”

“请不要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自言自语，以及，

我还没决定聘用你当助手呢，玛丽亚露露小姐。”

唔姆……这位黑色短发，戴红色围巾，披深色大衣的年轻女士正是安娜琪拉雅小姐，她用优雅的轻咳打断了我。我赶紧用手缝上嘴巴，关于她的事迹待会再讲，我还要应对她的侦探预备考核呢！

她走在前面，推开小巷尽头的门，领我走进：

“欢迎来到我的侦探事务所，我路上捡来的小粉丝。对了，你会泡咖啡吗？”

几分钟后，当我端着咖啡回到安娜琪拉雅小姐的身边，发现她正读着看不清名字的一本书。她因为热咖啡的香气抬头，示意我把咖啡放到她手边：

“我已经想好对你的考核了，只要回答我三道题，我就同意你成为我的助手，如何？”

“嗯，请听题：请问你受过刑侦学的训练吗？被钝器击伤的尸体会有什么特征？”

“不知道唉……我没有上过学，一直在女仆咖啡店打工呢。”

“嗯，那你对文学有多少了解呢？比如，有没有读过诸如博尔赫斯的著作？”

“啊咧，什么是赫萝卜丝？……”

“行吧……你就讲讲你有什么特长吧。”

“我擅长做甜点！我会做玛格丽特千层饼及各种小蛋糕！以及，大家都说我泡的咖啡超级好喝！”

好吧，安娜琪拉雅小姐耸耸肩，露出无奈的神色，然后她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她在原地愣了一会。

她的眼里出现闪光。

她又喝了一口咖啡。

“你被录取了！”她突然激动地大喊着跳起来冲过来抱住我，“玛丽亚露露小姐，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



侦探与女仆 /Seal

咖啡师，不对，侦探助手！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成为「连日心说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大侦探的助手」！请务必在之后负责为我泡咖啡的工作！”

总之，我就这么轻松地被录取了呢！安娜琪拉雅小姐说的什么“完全不懂刑侦学和文学所以是可造之材”，我听不太懂，不过，了解到我只在报纸上看到过她处理的案子，对其中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她立刻从很厚很厚的资料堆里抽出一些卷宗，说是要用实例教我一些文本刑侦学的具体知识。我又赶紧给侦探大人泡了一杯咖啡，然后开始仔细听讲——

### 第一案：文学社少女分尸案

1月25日上午，作家渡边先生像往日一样早上7点起床，去公园晨跑，购买两份面包作为早餐，在房间写作两个小时。然后，他提着一个塑料袋出门，前往警察局，拿出塑料袋中装着的，一只血淋淋的女性的断手，声称自己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并且把她分尸了。

实际上，这是渡边先生这个月第三次来警局报案了。前两次他告诉警察，自己的妻子失踪了，希望警官能够帮助他寻找。可是，由于线索太少，加之史密斯警官并不够重视，失踪案的调查不了了之。于是这次，他拿出了一只血淋淋的手。

渡边先生非常配合警方的调查，带着他们查看了发现尸体的地方——满是血的浴缸里，并且表示自己确实不记得把剩下的尸体藏在哪了。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和妻子——莫妮卡罗琳小姐的故事，他们相识相恋在高中的文学社，度过了平淡无趣，但在当事人眼中精彩无比的生活。由于是乡下，整个文学社也只有两个人，毕业之后，莫妮卡罗琳小姐全力支持着渡边的写作，因此把时间花在了打工养家之上，不得以放弃了自己未完成的小说——尽管她有着同样优秀的小说天赋。而渡边先生表示自己完全不记得杀死妻子的原因，前两天甚至误以为是失踪——他近期的记忆错乱了，自首正是为了寻求警官的帮助。

安娜琪拉雅接手了这个案子后，在抛尸地点上分

析无果，决定走访渡边先生的高中，询问他的高中老师和同学。令人震惊的是，所有的人都一致声称：这个高中从来没有一位叫做莫妮卡罗琳的同学。至于文学社倒是存在，两名成员分别是渡边先生，以及一位叫做真宫纱世莉的女孩。那位真宫纱世莉，在高中时就落水而亡，被认定为自杀。我们的侦探收集了一些口供，以及一些过去的文稿。

另外一边，侦探又在渡边先生的新书《不再心跳的午后》中找到了些许线索。两线统合，真相水落石出——那是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渡边先生和真宫纱世莉小姐，在高中时期就开始交往了，也是文学社的唯二成员。纱世莉在当时就开始写小说了，在她小说里的主人公，就名为莫妮卡。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渡边和莫妮卡，这一位小说里的人物疯狂地相爱了。也许是因为，主角总是更完美版本的作者，他对纱世莉小姐的爱情完全消失了，他与莫妮卡小姐一起制定了一个，谋杀纱世莉的计划。

在故事中，莫妮卡突然模糊了作者的意志，刺伤了故事的男主角，独自走到乡下河流的河畔沉思。为了推进剧情，纱世莉小姐选择了作者最常见的手段，她也走到了故事中的河畔，在想象中化身自己的女主角，思考接下来剧情的走向。这时候，故事与现实的大河重叠，莫妮卡出现在了作者的身边，把纱世莉推下了水。

成功占有了莫妮卡小姐的渡边先生，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这位花心的作者又闹出了数起绯闻，和邻居稍微打听便能得知。于是，也许是在某天晚上，渡边和莫妮卡吵了一架。可能是莫妮卡小姐威胁渡边，要公开高中时的杀人记录吧，渡边先生便决定再次谋杀他的爱人，这位从作品穿越到现实的人物。

他谋杀分尸的方法极其独特，读者侦探也是花了好久，才找到的蛛丝马迹。他表面和莫妮卡和好，实际开始闭关撰写新书《不再心跳的午后》，在这部书

中完全挪用，或者说抄袭了纱世莉留下的唯一小说的情节，没错，就是莫妮卡小姐存在的那本，同时对情节做出了改动，在结尾杀死了那个和莫妮卡相似的女主角。在那本书发表后，会发生什么，可以说显而易见——莫妮卡小姐存在的依托消失了。日后人们想起相似的形象和情节，总是那本抄袭之作，就算莫妮卡逃走，找人出版了自己的故事，也会被认为是模仿者。这次谋杀的结果显而易见——渡边先生把莫妮卡小姐分尸成了八万片，随着新书的印刷飞往全世界，每本书的红色封底都是两微米的人体组织切片。

而后续渡边先生的记忆为什么会混乱？很简单，在这次谋杀之后，他发疯了。就算全世界都相信了被扭曲的情节，在他脑海里还有一份最初的原稿——也就是剩下的那只手。他从此再没睡着觉，幻觉中看见莫妮卡的鬼魂，或者纱世莉的鬼魂，为了自我保护分裂出了第二人格，最后阴差阳错中自首。

善良与邪恶的渡边先生，大概会在牢狱中度过懊悔的一生吧。

### 第二案：小说家连环被杀案

L 城的作家死亡率是都市最高的，据说统计部门正在考虑更换统计方法，因为，这里的作家死亡率达到了 300% 以上。而这么高的死亡率，原因便是我接下来要讲述的小说家连环被杀案。

2月2日下午，清洁阿姨如往常一般打开作家陆先生家的大门，印入眼帘的是陆先生的尸体、陆先生的尸体、以及陆先生的尸体。警方迅速封锁了这里，搏斗的狼藉以及遍地血迹之中，一共有三十二具尸体，全部属于这个房间的主人陆先生。凶手用刀具杀死了其中二十七位——我们在厨房的地上找到一组全部卷刃的厨刀，然后举起家具砸死了四位——遍地狼藉的尸体可以作证，最后在浴缸里淹死了剩下的那位陆先生。

是谁对他有那么大的仇恨，居然杀了这位作者一次又一次？熟人作案很快被排除，他的熟人不多，而且都没有能力连续杀死三十二人。难道是读者？这个的可能性很大，因为陆先生以低产闻名，他从高中开始连载一部小说，到现在还没有完结。上一次他自称闭关写作是八个月前，然而一直没有作品后续的音讯，我们在陆先生的房间里发现一篇又一篇写完后被推倒重来的原稿，最早死亡的那位陆先生怀抱八个版本的结局，被西瓜刀刺穿后心。那么多尸体，很明显有超自然因素介入，安娜琪拉雅小姐，再次接手案件。

调查正在进行，第二个凶案现场又出现了。那是陆先生就读过的高中，此时正值假期，学校无人，七十三具半陆先生的尸体被发现在教学楼的各处。那些尸体都极其年轻，仿佛是正读高中的陆同学。他们有的在看书时被钝器击中后脑而死，有的在卫生间被溺死，有的被剖开肚子，小肠围上脖子又吊死在电扇上，有的被塞到了捕获昆虫的紫外灯电网之中。最后警察们在储物柜里找到半具看不出原形的血肉。很明显，从残忍程度和作案手法上看，凶手是同一人。

第三个第四个凶案现场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陆先生死在了咖啡店，台球馆，健身房中。最后一个凶案现场被发现在火车站，八个陆先生被绑起来，排队放置在了火车铁轨上，火车呼啸而过，那些陆先生一起被碾碎了脑袋。

侦探大人这时已经掌握了蛛丝马迹，很明显，凶手属于移动作案，跟随凶案地点转移的脚步，才能找出连环杀手的藏匿之处。在几日的调查，追踪，博弈之后，安娜琪拉雅终于掌握了凶手的藏身地点，她来到 L 城的某个桥洞底下，找到了伪装成流浪汉的罪犯，那居然是——陆先生本人？！

这最后一位陆先生已经数月没有洗澡，杂乱的胡子和头发掩盖着面容，虽然是流浪汉的样子，却穿着商人的正式西装，打着领带，每天痛苦地眺望上空的都市。安娜琪拉雅对此完全不惊讶，她说出了陆先生

杀死自己的作案动机——写作是一个痛苦的工作，特别是陷入瓶颈之时。更何况，前一天的灵感，很快会被后一天的自己推翻，不同时间的作者，会在脑海中搏斗，决定谁的想法才是正确的。陆先生正是因为瓶颈期过于痛苦，因此决定杀死所有意见相左的自己。

陆先生冷静地接着侦探的话补充：他正是在构思结局时，推翻了一版又一版的思路，那些过去埋下的伏笔，以及思维定势，竟然成为了他写作的最大阻碍，因此一怒之下激情杀害了自己。一不做二不休，他便决定把过去所有幼稚的自我推翻。灵感的涌出，大多是在自己的家中，有些是从高中继承来的，运动和喝咖啡的时候也有不少，有时外出旅行，在火车站也会有所顿悟。现在的陆先生一个个追溯过去，当时的他，面朝浩瀚的血色夕阳，因自己刚诞生的灵感而兴奋，却突然背后挨了来自未来的一闷棍——在未来的自己眼里，这段情节尴尬到不可忍受。

“所以，杀死了自己那么多的想法，陆先生最后有突破自己的瓶颈吗？”我这样问道。

只见安娜琪拉雅小姐摇摇头：“也许过去的自己是稚嫩的，但也是作者曾经存在的证据。当支撑自己的过去全部倒塌，无根之木怎么结得出花朵呢。”

### 第三案：温泉漫画家命案

这个案件，想必大家都在报纸上看到过了，不过其中曲折，可能比广泛传播的版本略复杂一点，背后的阴谋也没那么简单，让我们从头讲起。

4月30日，漫画家伊赛亚先生被掐死在了温泉里，这位名声鼎沸的漫画家，刚刚以“伤害读者”的目的，给自己的长篇漫画《自由之翼》安排了一个极其不可忍受的结局，遭到了所有喜爱这部作品的读者的怨恨——这样的读者很多，毕竟那曾经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然而，漫画家并非死于读者怨恨的谋杀，在史密斯警官一系列调查无果后，再次将此案认定为

一起后设案件，交由我们的侦探处理。

拨开温泉的蒸汽吧，安娜琪拉雅小姐立刻做出了相应判断。她带领警方人员回到案发的现场，抽离出「比喻」，擦干净「象征」，无视周围游荡着「迷因化」的鬼魂，再洗干净溅上去的「政治意义」「精神分析」和「声称结尾其实是一场梦境的剧情解析」，她每次使用这些手段，都会被误以为是巫女或者超能力者。总之，在现场复原以后，我们看到了凶手，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作者死去的场合，每个警察之前都对其视而不见。那是伊赛亚漫画的主角，那个有着野兽般绿色眼眸的，曾经愤怒的艾连·叶卡。

角色杀死了作者，原因是作者对作品和读者的伤害。这就是刊登在报纸上的结案说法。但实际上，这个案件还有后续。在对叶卡的审讯中，人们发现他的思维相对于其他的「人物原型」和「人格化角色」，显得并不是那么的完整，他似乎不清楚自己是如何穿越到现实的，也没学会在叙事之外维持自己的存在，以致于差点原地消失。人们一开始以为，是伊赛亚摧毁了读者心目中的角色，导致他的紊乱。但是，安娜琪拉雅小姐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她认为叶卡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杀死作者，幕后黑手另有其人。

感谢另外一位当事人米莎小姐，她在温泉店内发现的某些线索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发现，一位自称怪盗Black·飞鸟的神秘人曾经来过这里，正是她教唆了叶卡，并给了他来到作者面前实施谋杀的能力。

教唆角色杀死作者，这是多么可怕的能力，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会有更多人遭到毒手的吧！可是，怪盗Black·飞鸟仿佛预见了侦探的追查，故意留下的线索总是引向无用功，最后的最后，我们在一个网站上找到了这位的犯罪预告：“随机创死一名失格作家()”。

敌在暗我在明，现在只能被动地等待怪盗露出马脚了。毕竟世界上的失格作家骂也骂不完，警方也不能专门去保护哪一位。何况，我们也不知道这位Black·飞鸟到底是什么人。她也许是人群凝聚的怨恨意

志，也许是实施谋杀后同样痛苦的读者，也许……是一种更高位的存在？我们只能静静等待，正如等待故事的发展。

不过，也没必要为此害怕，毕竟我们还有华丽的，智慧的，正义的，谦虚的，美丽的，善良的，令人崇拜的，大名鼎鼎的大侦探安娜琪拉雅在保护着我们呢！

“没必要突然夸我一句吧，侦探是带来死亡的职业，和保护可谈不上关系呢。”安娜琪拉雅小姐双手抱胸，冷静地评论道。

我吐吐舌头，却又突然想到什么似的——

“对了，对了，侦探大人，你刚才讲了那么多案例，却没说你是靠什么能力进行推理的呢！像是什么「作词人被做成瓷人」、「拖稿作家被鸽子啄破肚子」的案件，明显不是能靠演绎法能解决的呢！你究竟是如何解决这些疑案的呀！”

“嗯……这个问题很不错，实际上我有很多种手段是常规侦探不具备的呢。”安娜琪拉雅小姐微笑着回答我，“比如我能从作家的作品里，用词和意象中侧写出作家的性格；警方拥有的秘密武器，收集残留的思维碎片，并探索的「井」，我也有使用的天赋；以及，我在「深界图书馆」待过很长一段时间，那里理论上是包含一切可能的书籍，还有文字组合的，案件的真相也在其中。当然，我最重要的一项能力，还是我能看见「创作者之死」。”

她继续补充到：“当一个作家完成他的作品时，也把他的未来固定在其中了。通过阅读，就能看到模糊的，这位作者日后死亡时的片段。实际上，作者的死亡和作品，本就有着冥冥中的联系。托尔斯泰客死火车站时，身边经过的火车，也许正是碾死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一辆；而斯蒂文森喝下葡萄酒，而后猝死在酒窖里的感受，也正和杰基尔喝下魔药，化身海德先生时类似。所以我说，当作品被完成的时候，作者已经死了。这便是俗称的创作者之死。而我，就可以看到这种象征。”

“等等！”我突然冒失地打断了侦探大人的话，“那么我们不是可以提醒作家他们的死法，来让他们避免死亡的到来吗？”

“不可以呢，未来无法改变，而我不能要求作者修改自己的故事，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仅仅是一名「读

者」了。”她耸耸肩，“不过，出于个人原因，我曾经也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一位作家，她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告诉她，如果不停止书写手头的这本小说，你将死在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日子里。结果……她并没有感到害怕，抱着面对死亡的觉悟，写完了小说的结尾。那确实是一本好小说。”

我愣在原地，思考着安娜琪拉雅小姐的话语。这时，她抬手看了看手表：

“差不多了，莉莉娜塔莎小姐今晚会给她的小说女主人公举办生日宴会，她特地邀请了我。我们出发吧——”

她合上了手边的书本，准备出门，这时我才看清那本书的名字：

《后设侦探——安娜琪拉雅小姐的推理故事集》

# 猫咪帝国

第一版序言——纪念我的老朋友们

文 / 诺拉  
译 / 露西

十年前的五月三日，我见了诺拉、我的老朋友最后一面。

我记得那天下着蒙蒙的细雨，等到我来到乌撒的时候，我的大衣领子和肩膀都打湿了，我换了衣服，穿上紧巴巴的隔离服和面罩，那些医生似乎生怕我的唾沫就能影响诺拉的呼吸道。而不出我所料，见到我这幅模样，诺拉毫不留情地嘲笑起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可从来没人这般在意我的健康。”

“安吉拉死后，他们终于开始允许我把那些事情写下来了。”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一边说一边咳嗽，我生怕在他小小的面罩上看到新的血斑，但诺拉还是一向诙谐地冲我挤眉弄眼，哪怕他原本漂亮的蓝眼睛依旧变成了浑浊的灰白色，“不用紧张，我的朋友，等我死后，也许有一天他们也会同意这些故事的出版，不过肯定会对一些细节含糊其辞罢了。”他说完呼哧呼哧地笑起来，仅剩的一两根胡须颤抖不停，“那个时候，就没有‘小猫咪’打扰人类的世界了。”

那天下午，我陪着诺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看着仪器上的数据变成平稳死寂的红色，就这样，这个世界上所有曾经拥有高级智慧和对生拇指的猫科动物全部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这个因为人类而诞生、又因为人类而毁灭的存在从此成为历史。我离开时腋下夹着厚厚的笔记本，那是诺拉在最后五年的囚禁生活中写下的回忆录，而时至今日，这位折耳猫诗人的故事终于可以向所有人类公开。当然，我也不得不承认，他所写的内容和公开的有一定出入，人类认为他的一些描述太过夸大其词，作为猫咪暴乱和猫帝国建立的参与者之一，我不否认诺拉在表述中带着个人情绪，但他也同样嗤笑过，他不在乎人类的胡编乱造，“我认为他们会更喜欢猫咪帝

国（The Kitty Empire）这个标题胜过猫帝国（The Cat Empire），”他捻着胡须告诉我，“毕竟我们只是一群无害的小猫。”

作为诺拉的朋友，可能也是猫帝国建立仅剩的目击证人之一，我很荣幸能为诺拉的回忆录撰写前言，虽然我只是研究助理而不是什么优秀的文学家，当然，我也要感谢出版社愿意让这些言论刊登在最前面，我将诺拉和他的朋友们看做我的孩子，自始至终为他们的命运哀悼，至于猫咪们是否像新闻中所说的那样是暴徒和妖怪，就看诸位读者自己的评判了。而我，就只能写下猫咪故事中我所知道的那一部分了。

四十年前我在乌撒研究所任职，是个刚刚进入科学院的研究生，对一切都感觉稀奇，什么活也愿意做，我在乌撒研究所负责饲养那些研究用的猫咪，就像之后的新闻所报道的那样，乌撒研究所里诞生了第一只拥有高级智慧的猫咪，我还曾经抱着那只被称为传奇的虎斑小猫仔，给他喂奶呢。

一开始，研究院打出的噱头是增加宠物的智慧，因此可以让它们更听话、更温顺。在审核通过后，乌撒迅速和数家大型宠物公司签订了合约，我喜欢猫，而那时乌撒的研究院里到处都是喵喵叫的小猫咪，顶尖科学家们将改良 DNA 植入不同品种的小猫中，从而诞生出更长寿更聪明的宠物。

如今，乌撒曾经的科学家们大部分都远走高飞改头换面，他们和我一样找不同的低调工作，对乌撒发生的事情闭口不谈，但我记得那些故事，我知道那些猫的名字，抚摸过他们柔软的皮毛，他们是我的孩子，我见证了那些在传奇故事中提到的猫咪，半年后第一只拥有对生拇指的猫咪诞生了，他是一只漂亮的纯种英短金渐

层，人类媒体给他起名叫亚当，而我曾经在实验室的无菌房里和亚当玩跳房子，现在想来好像已经是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样。

亚当的诞生轰动了全世界，于是拥有高智商和对生拇指的宠物猫很快在市场上流通开，而乌撒的科学家们没有止步于此，一年后他们宣布第一只会沟通的猫咪夏娃诞生了，她是一只柔软的折耳猫，当时，因为折耳猫的先天遗传，很多人已经开始呼吁停止培育，但由于智慧对话物种的诞生，折耳猫又重新出现在了研究所的培养温室中，我很喜欢这些小猫，但也很心痛于他们的痛苦，就像新闻报道的那样，夏娃在经历了漫长的骨骼疼痛和并发症后绝望地死去了。由于她会说话，我见证了她所有痛苦的呓语，最后我亲手赋予了她安乐死，拔针后双手都在颤抖。

虽然有猫咪死亡的阴霾，但整个实验室都依旧洋溢着积极又激动的情绪，那些科学家心里清楚——他们正在创造历史！创造一个新的智慧生物，这扮演上帝的角色能让所有拥有无穷无尽学识的人沉浸其中，而那时，更聪明的猫咪宠物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人们会本能地喜欢这些漂亮又聪明的小东西，大部分人类爱猫——这是毋庸置疑的。

而在那段时间，我依旧打扫猫笼、照顾小猫，在那些无菌室里，我目睹了新闻中所说的黄金一代的诞生，见过了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猫咪的出生，亚当死后的第三年，他的第三代子孙中诞生了所有试验品中最聪明最优雅的一对双胞胎——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哥哥凯撒和妹妹安吉拉，他们都是纯种的英短金渐层，有着如出一辙的褐色眼睛，他们很聪明，会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也能用前爪操纵一些熟练的机器。凯撒是一只聪明又大胆的猫，他自从学会说话后，每天都要问研究员各种问题，甚至在半岁的时候开始自学认识字母，毛茸茸的猫咪认真翻阅书籍的广告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成为了新的热潮，凯撒成为了聚光灯下最闪亮的那只猫，后来研究院也会参加一些宣传会和综艺节目，他们也喜欢带上凯撒，他是一只天生适合在镜头下优雅行走的猫咪，可以用他流利的英式英语彬彬有礼地和所有好奇的人类沟通。

与凯撒的光芒相比，安吉拉则更低调优雅，她会用那双大大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我有时对上她的眼睛都会有一种被看穿灵魂的恍惚感，安吉拉的智商不在凯

撒之下，她学习语言就像海绵吸收水分般轻松，很快，她就能用那银铃般悦耳的声音和不同国家的人类沟通，甚至还会唱一两首优美的歌谣，她是天生的歌手和舞蹈家。凯撒和安吉拉就是研究院里最闪亮的双子星。

当然，和这些光芒万丈的小猫们在一起的，也有我最好的朋友诺拉，他是夏娃的第四代子孙，是一只柔软无害的白色折耳猫，就像他的很多同族一样，他也饱受遗传疾病的痛苦，但科学家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他们在诺拉的基因里增加了新的序列能保证长寿，现在只需要观察是否成功，我相信诺拉在死前一定也在嗤笑科学家的沾沾自喜，他是只聪明的猫咪，有些人认为他说话刻薄不像柔软的折耳猫，但我喜欢他话语中的幽默。我们很快成为了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给诺拉带图书馆中的库存，不仅有猫咪学习所用的资料，还有那些属于人类的经典诗歌、小说和戏剧，其中有些连我都看不太懂，诺拉却看得津津有味。

凯撒、安吉拉和诺拉都是研究所的大明星，除此之外与他们一同长大的还有灵敏的挪威森林猫尤金和缅因猫莎夏，那是一段多么梦幻般的黄金岁月！所有人都记得这些名字，所有人都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漂亮又优雅的小猫，他们会请凯撒去做演讲，在千万人面前侃侃而谈；还会请安吉拉去参演电影，在镜头上留下翩翩的舞姿；诺拉甚至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当时他还在治疗骨病，却依然欣喜地跟我分享这一消息，“我的朋友，”他送给了我一本他的诗，“我希望你成为第一个读者。”

当然，就像所有人记忆中那般，这段时间只持续了一年多，随后，就是那次震惊了世界的失踪案——一些媒体将其煽动为越狱事件，但我喜欢诺拉的描述，他将其称之为逃亡。以凯撒为首的数只猫咪从乌撒实验室逃走了，什么讯息都没有留下。

让几只高智商又灵活的猫咪混入这个世界毋庸置疑地引发了人类的恐慌，乌撒的领导层难辞其咎纷纷辞职，无数的通告发出，希望人们能发现这些猫咪的踪迹，但尽管有不少目击报告，人类却从没有抓住一只逃跑的小猫。我并不关心人类的忧虑，我只是担心那些从未接触过世界的年轻小猫们能不能吃饱、能不能找到落脚地，还有诺拉——他还生着病，该怎么忍受漫长的漂泊？

猫咪们自己的故事，诺拉的传记中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那些文字揪住了我的心，让我能感觉到那突破纸面的情感，那些故事就留着诸位读者在正文中品读了，

我只是描述我知道的事情——就像新闻中白纸黑字描绘的那样，猫咪们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已经是一年后，他们风尘仆仆、皮毛打结，沾满了泥泞和灰烬，但一双双眼睛却闪亮如星，凯撒对媒体宣布要发表讲话，一只小猫将会对人类说话。

就算我不说，所有人类也应该知道那一天，在无数聚光灯和长枪短炮的簇拥下，凯撒灵活地跳上演讲台，就像他之前在屏幕前表演的无数次那样，安吉拉坐在他身后，脊背笔直，尤金和莎夏扛着虚弱的诺拉，他们一同充满期待地看着这个世界。“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尽可能多得走遍了无数的地方，见到了足够多的猫，和他们对话，沟通，”凯撒说，“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残忍的现实：高智商的猫被认为是理想的宠物，人类在宠物店里挑选、购买，带到家中，随后给他们固定的知识，有些猫被当做宠物，但等我们有了智慧和可以活动的前爪后，人类又开始要求我们做家务活、煮饭、照顾他们的婴儿、为他们张罗家庭，在人类的公司里，猫的生活则更加绝望，人类要求他们在狭小闷热的环境中重复着单调又高危险的工作，随时可能被机械烫焦皮毛、碾碎四肢——只因为我们体型更小！而他们所回报给我们的，不过是猫罐头和简单的猫窝！”他睁大了褐色的眼睛看向在场的所有人类，“你们在购买、交易、使唤一种有智慧的生物，你们还没有沟通地将我们大量同族绝育，宠物公司则蛮不讲理地掌握了生育权，我上一次知道这种类似的行为，还是在书中读到的奴隶制！”

当然，凯撒的话引起了人类记者们的不满，“猫砂和猫罐头都很贵！”很多人抱怨说，“我们好吃好喝地供养你们，赋予你们智慧不是为了让猫变得贪婪。”

“奴隶不会因为换了一条金链子而感谢奴隶主，”凯撒冲所有人露出尖牙，愤怒地抽动尾巴，诺拉曾自豪地告诉我，这句话是他想出来告诉凯撒的，在他的故事中，还有与此有关的更多描述，我无法转述出当时诺拉和凯撒心中的那种愤怒和激动，还是要请诸位直视诺拉饱含热情的文字。而在人类的注视下，凯撒宣布，他要求猫咪应该享受和人类一样的地位，既然他们作为同样的智慧生物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应该得到人类平等的尊重，最后，安吉拉也跳上演讲台，用她一贯冷静地声音说，猫咪要得到户籍，得到承认，得到自由和薪水，“我们希望得到同样的待遇，”她最后总结，“而如果不能

得到，我们不会继续做人类的奴隶。”

当然，对于猫的这次“罢工宣告”，人类自然是一笑置之，毕竟，没人关心一群“野猫”的死活，而且，他们也不认为猫咪拥有在人类世界生活的本事，“最终，有些媒体大言不惭地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会成为偷超市里罐头鱼的窃贼，也许我们可以在流浪动物收容中心重新和凯撒见面。”而与此同时，乌撒的研究员们在讨论如何抓回那些闹事的猫咪，“看来DNA的改善还是不够彻底，有些地方矫枉过正。”售卖高智商猫咪的宠物公司们倒是赔得血本无归，成为了当时唯一的“受害者们”。

而那些猫咪继续罢工，人类开始发现那些空缺出来的职位需要更多的人力去填补，虽然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前进方向，但已经让地面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涟漪，可对猫来说，真正的黄金时代来临了，诺拉不仅在书中大量篇幅地描述，也曾不止一次地和我提到，那时他们栖息在森林中，过着从未设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捕猎、用枝叶筑巢、构建属于猫咪的社区，在凯撒的领导下欣欣向荣地发展，那些已经灭绝的远古亲戚的基因似乎在他们身上苏醒，“当我走过森林，脚掌踩着枯叶时，我变成了有斑纹的虎、变成了长着鬃毛的狮，”诺拉告诉我说，哪怕他只是一只弱小的折耳猫，一直依赖于好心肠的莎夏的帮忙才得到食物，他自己甚至不能跳起来捕鸟，“那就是自由，我从那时起就明白了。”

当然，猫也有他们自己的担忧，诺拉在文章中坦白，当时的安吉拉就在担心，一旦时间太长，猫咪们不可能维持自给自足的社团太久，但好歹在那之前，人类做出了妥协，凯撒再次演讲，他们成立了“猫科协会”（现在一般被人类叫做猫咪同盟了），确保无论是猫咪保姆还是猫咪工人，都能得到自己的权利，能获得酬金，至少自己可以选择猫罐头的种类。

当然，在整个过程中，猫的设想不可能一帆风顺，虽然猫也是同样的智慧生物，但是他们获得智慧的时间还是太短了，无法彻底吸收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无法造出机械、构建大楼，只能依附于人类社会，做一些底层的工作，拖着猫窝找一个愿意收留他们的地方，我知道凯撒和安吉拉都很担忧这个现状，出现在屏幕上的凯撒越来越紧皱眉头，胡须颤抖，白金的皮毛也变得暗淡起来。

“值得吗，”我问过诺拉，“用这么大的努力争取尊重，



建筑猫咪的午餐 摄于2004年 / 张丛然

却和人类之间闹成了现在的关系？”

“我们想要获得一块可以生存的土地，仅此而已，”诺拉曾经轻轻告诉我，“其实，我羡慕你，一出生就在人类的世界有了自己的地位，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而猫咪除了漂亮的皮毛能做个取悦人的花瓶外，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情绪和想法。”

我在人类世界的地位基本都被规划好了，但和凯撒他们不同的是，我也许还是满足于分配的地位，我原本是乌撒的实习生，替科学家照顾实验猫，等猫咪的事情闹大后，乌撒研究院便被解散了，不少原成员都被编入和猫咪对接的外交团队中，我也不例外，不过，能和诺拉说说话，我就很满足了，我也想念凯撒和安吉拉，但作为联盟领袖的他们实在是太忙了，我只能抽空带来一些他们最喜欢的猫罐头。

关于猫与人类那段时间的冲突，我也不做赘述，诺拉用他令人惊叹的笔触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他用那双清澈而悲悯的蓝色眼睛记录下了街头的流浪猫；被阉割后失去反抗意志的猫保姆；蜷缩着腿，一瘸一拐的为了猫罐头奔波的普通猫咪，“人类认为，当他们打开笼子，猫咪就会被外面的风暴吓得钻回黑暗中，”他这么写到，“因此，如今他们乐于见到猫在风暴中行走，而我们是否会扪心自问，是继续做皮毛光滑、养尊处优的奴隶，

还是成为饥肠辘辘、居无定所的自由人？为什么自由和幸福永远只能选择其中之一，究竟是什么在阻止我们的追求，凯撒说，他从不后悔让猫从金笼子里走出来，但这个世界除了笼子，我们是否还有别处可去？”

总而言之，种种矛盾，终将在十五年前的那次宣告上爆发，那一天凯撒宣布，他们不会继续忍受猫咪成为人类世界的附庸——他们要建立一个只有猫的国家，安吉拉理智地将这个“猫帝国”选在了几个国家当中一个无人管理的地带，至少对所有有智慧的猫而言，凯撒决定给他们一个家，他呼吁所有的猫行动起来，建立他们自己的帝国。

终于，这个举动引起了人类的轩然大波，无数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猫昂首挺胸地追随凯撒和安吉拉，在大街上昂首挺胸、竖直了尾巴走过，心中有了一个归宿，无论人类心中怎么想，这都是第一次，有一个后诞生的、更弱小，但拥有同样智慧和自尊心的种族，在要求和人类平起平坐。

关于猫帝国建立的过程，这是属于猫咪的故事。诺拉用满腔热情记录下了他记忆中的这一切，哪怕他那时已经疾病缠身，但在回想起来时恐怕依然会眼神明亮，感觉到胸腔中重新燃烧的火焰吧，在猫咪帝国建立的过程中，我也有幸去见过几次，拍过几张照片，

我很喜欢那些阳光下明亮的猫眼和如潮水般柔顺的咕噜声，我一向喜欢猫，而这是猫的天堂。

但猫所拥有的智慧还不足以让他们能在短期脱离人类、构建自己的世界，虽然我同样也清楚，凯撒他们等不下去了——猫咪没有时间了，他们只能拼命收集相关的知识，不断自学研究，可怜的凯撒，他在那段时间里瘦了整整一圈，变成了一个肮脏且黯淡无光的毛团。猫咪没有时间了，而人类更是不会等下去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所有研究过猫咪历史的人都知道。我当时没有亲临，我不敢去目睹那一幕，但我知道人类的选择，他们曾经是猫咪的救世主和上帝，而现在猫咪反了，他们就搬出科学，认为是DNA实验中的错误数据导致研究失败，诞生了一些“错误的基因突变野兽”，人类开始怀念起没有智慧的毛茸茸的宠物，开始对有智慧的猫咪开始清除。

“清除”——是的，现在的文献用这个字眼描述，但我更倾向于使用“屠杀”，也不知人类是出于什么心理，同意让我这两个字出现在序言的文字中，无论猫一开始是因为何种原因获得了智慧，人类都没有资格对另一个智慧物种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而对此的“清除”不过是消灭一个种族的屠杀，所有的有智慧猫咪都被当做基因缺陷的样本被处决，那几天我根本不敢出门，没有人知道会不会突然在桥洞下或下水道边看到一只毛茸茸的猫咪的尸体。我甚至都不敢翻看诺拉的书，去阅读那最后几个章节中所描述的内容，诺拉在混乱中没有逃跑，他劝走了莎夏，眼睁睁地看着猫们尚未开启的世界就走向了结尾。“我就坐在那里，”诺拉后来告诉我，我不敢去想他平静的语调下压抑了多少痛苦，“皮毛颤抖，思考着何时能从梦中醒来。”

所有的人类都知道结局，我便不做赘述，他们杀死了百分之八十的智慧猫，在猫帝国尚未成型的土地上枪毙了凯撒和尤金。猫们在学习知识、了解建筑和政治，但它们还没有机会拿起枪对抗人类，只有毛茸茸的爪子。毕竟和人类相比，猫咪实在太小，生命也太过短暂了。

在那之后诺拉被俘虏，被关在原本乌撒研究院的厚重水泥墙后，我又成为了他的饲养者，但诺拉已经变得沉默，不再像以前一样妙语连珠，似乎只有在这本书中，他才能肆无忌惮地畅所欲言。

人类也送回了凯撒的尸体，凯撒的死象征着猫帝国的彻底粉碎，那个曾经被许诺的，让猫能够昂首挺胸的

世界，终究只是黄粱一梦，凯撒身中数枪，变成了一个脏兮兮、轻飘飘的破麻袋，我把他埋在乌撒研究所后院的菩提树下，想起我第一次抚摸这只刚出生的小猫，耐心地往他嘴中挤牛奶的样子。

凯撒虽死，安吉拉却逃出了封锁圈，经历这件事后，她不再是那个安静冷静的小天使了，她和莎夏组织起了仅剩的智慧猫，开始对人类实施疯狂报复，他们抢劫了武器库，洗劫了步枪和榴弹储备，甚至还学会了合作开装甲车，用热武器和人类之间爆发了一场混乱又绝望的对抗，但对我和诺拉而言，安吉拉的反抗就只是电视新闻里一行迅速飘过的注脚了，又过了一年，人类彻底清楚了剩下的智慧猫，安吉拉操纵着燃烧的汽车发动自杀式袭击，成为了成百上千个燃烧碎片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该如何安葬她，就选择了一条她还是明星小猫时最常戴的丝带埋在了凯撒的身边，安吉拉也许不喜欢我的选择，但我也没有别的可以纪念之物了。

所以，这就是猫咪的故事——关于一个智慧种族的诞生、争斗和毁灭。我不过是一个困惑无力的旁观者，真正了解猫咪的还是猫咪自己，所以请继续往后翻，就能看到我的好朋友，最后的智慧猫诺拉写下的回忆录，现在的猫咪已经变回了低智商的宠物，不知道有朝一日，他们会不会再次拿起这本书，读出那些诺拉写给自己同胞的话。我感谢诺拉，感谢他写出了这本书，也感谢他说过的那些话，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至少，在他死后十年，在猫咪又能繁衍数代之后，这些故事能够重见天日。

致所有的猫咪，无论长毛、短毛还是无毛，无论是绿眼睛、蓝眼睛还是棕眼睛——诺拉在他回忆录的扉页这样写，那可能是他在并发症和骨痛折磨时，所能写下的最后为数不多的话语——无论何时，当你躺在金色的笼子里时，不要忘了仰望天空，请记住，你们都有能力跳起来，在晴空下抓住一只起飞的鸟。

前乌撒研究院饲养员

三级类猿饲养员

露西

定稿于二〇八四年五月七日

#### Meta-Warning

文前作者、译者均为虚构人物，本文实际作者为写作组成员白鸟飞。

矿产  
MINESFA  
资源

寄语专栏

# 展望未来

| 寄语

感谢各位的注视，与祝福

祝贺四川大学科幻协会  
成立三十周年生日，科幻  
因你们更有魅力！

~~刘慈欣~~

2023.9.9

刘慈欣

祝贺四川大学科幻协会  
成立三十周年生日

郭帆



三十年科幻  
闪光的日子

谢云宁

谢云宁

三十周年  
未来可期

程婧波  
2023.3.27.

科幻  
永远的故乡

阿缺  
2023.3.27

永远的川大  
科幻协会

协会而立之年化  
科幻协会  
2023.3.25

姚海军

祝川大科幻  
协会而立之年化  
春. 姚海军

拉兹  
2023.3.26

敬是满天星

聚星-同大.

祝达协试鸣助

橙子

川大科幻  
30岁快乐

何夕

何夕

橙子

川大科幻

三十而立

王晋康

成都. 中国科幻之CORE.  
川大科幻. 高校科幻之KERNEL.

赵辉

迈向更好的！

鲁般

迈向更高的

远方！

三十周年  
步履不停

祝川大科幻协会

越办越好。

早日成为中国科幻的  
最大粉丝聚集地。

木又央

阿吾

江波

2023.3.25

丙辰。  
2023.3.27

生之不易  
繁荣昌盛！

川大幻想

川大幻想  
幻想之魂  
生生不息

杨晚晴  
2023.3.26

三十年  
中国科幻  
见江者

2023.3.7

星火不息！

三十岁  
生日快乐！



许先哲

孙望路

孙望路

2023.3.25

宝树

川大科幻协会  
是中国高校  
科幻协会的榜样！

丁丁虫

丁丁虫。  
2023.3.35

三十周年

闪耀向前

王诺诺

王诺诺

川大科幻协会人才辈出  
传承科幻之火

氦五

氦五

祝川大科幻  
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

顾适

川大科幻  
三十周年快乐

任青

索何夫

Promanne

任青

2023.3.25

杨贵福

杨贵福

萧星寒

萧星寒

2023.8.17.

## # 寄语

**孙悦**

2010 级会长

和很多人一样，当知道成都有神往已久的科幻世界杂志社，四川大学有中国最活跃的科幻社团，来成都报考四川大学就成了不二之选。2010 年入学百团大战时第一个报名了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场景、每周从宿舍抱着一吨科幻书籍去牛肉馆摆摊、三八广场晚上开会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川大科幻协会承载了大学大部分美好的时光，通过科幻协会结交了非常多的好朋友，也让我改变了职业道路。科幻为王，地久天长，希望能够再见证协会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

**瞿斯颖**

2011 级会长

有赖协会的学弟学妹邀请，十年之后得以再次出现在会刊上，这感觉十分奇妙。

十年以前，2011 级的各位同心协力地创作会刊的时光依旧历历在目，这些片段成为了我们人生中点点烁彩的流金时刻。

十年以后，幻协养老群里很少提及宇宙与未来，倒是夹杂了许多柴米油盐。

这使我不禁感慨：你们习以为常的每一日，可能都是我们无比怀念且无法再次步入的昨日河流。

不论这些伤春悲秋，让人欣喜的是，任时光荏苒，人来来去去，科幻协会依然像是我们这群大小孩的秘密屋，给予我们满溢而出的幻想一个庇佑之地。

愿我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未来还能再在此处重逢！

**张博炜**

2012 级会长

泽拉兹尼在他的名篇《趁生命气息逗留》里引用过豪斯曼的一首诗：“此刻，趁生命气息逗留，/趁一切尚未消散，/快拉住我的手，告诉我，/你心里有着什么。”泽拉兹尼的故事让这首诗在浩渺的星汉中获得了新的阐释，对我来说，这或许正是科幻迷人的地方——它总以一种宇宙级的时空尺度，提醒着我们生命的渺小与脆弱，以及，正因如此，我们理应更加珍重彼此、珍重此刻。幻协是个很好玩儿的地方，祝大家玩得开心，趁生命气息逗留，拉住每一只手，试着更加理解他人与自我。

**方草**

2013 级会长

科幻协会是我进入川大加入的第一个社团，在这里我不仅认识了多元有趣又包容的朋友，还从此踏入了充满想象力的科幻世界。让我在见识到各种精彩人生的同时，还得以窥见头顶星空的璀璨。

还记得入学的时候刚过完幻协的二十岁生日，现在协会竟即将三十岁，算是和协会一起长大了吧！想念协会的朋友们，无论身处何方，但愿我们能一直带着这份探寻、想象、感性的力量前行。

**褚晓萌**

2014 级会长

幻协新一届领导人发来电波：川大幻协 30 岁了！我在刹那间陷入回忆，岁月如歌，一群热爱科学和幻想的青年曾在此相聚，共同探讨浩瀚星空、无垠宇宙、人类未来，把科学和幻想的种子撒下，代代传承。铁甲依然在，人无再少年，怀念曾与众神同行的日子，希望幻协繁荣昌盛、生生不息，祝愿每一个幻协人理想常在、浪漫永存、热爱不灭。

--又小又萌的小萌敬上

**陈润泽**

2015 级会长

学生组织的 30 年，与个人的而立之年相比，魅力大抵在于它永远与青春相伴。

每个会员都有一段与协会共享的时光，然而回忆和怀旧只是某些时刻的主题。

回想起换届时的结语，大概当时写的取巧，以至于在此时此刻回忆起来并不觉得陈旧：

“未来永远属于科幻协会，科幻协会永远属于未来。”

惟愿未来者与协会的未来一同，岁岁年年。

**武镇涛**

2016 级会长

写寄语时候想起 25 周年时想做会刊可是没做出来的我们，现在想想还是挺遗憾的。当时斟酌很久定下了一个主题，叫做“一场心无反顾的冒险”。喜欢幻想本来就是一场冒险——在无数选择之中，怀着一份纯粹的爱，追寻着只存在于心中的求而不得的世界。

能和大家一起经历奇遇更是这辈子都没法忘记的回忆。

在热得要命的活动室一起看电影打游戏，随便一个点子都有人响应然后拍出了旷世巨作惊魂二基楼（已在 B 站上映但由于种种原因搜不到请移步小四的机密档案室观看）。两年时间从啥都不懂的小菜鸟变成独当一面的活动策划，又不断看着新的小朋友变得厉害，真的好想念大家。

祝协会越办越好！让老狗们回去的时候永远能找到组织（泪目

**黄颖璐**

2017 级会长

在 30 周年会刊筹备前夕回了一次成都，见到了新会长，小孩们絮絮叨叨聊着协会和学校里的种种已经物是人非。在学生社团的生存也变得不确定的当下，自卸任之后细数已经有了五位后辈了。在换届的小作文里写过自己整一年最大的感受是川大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于是乎从枕套手里继承的 25 周年会刊继承继承再继承到了如今的 30 周年（狗头），“薪火相传”在会刊上也如是一致。何其有幸能成为川大幻协 30 年的一部分，也愿协会永远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王喆**

2018 级会长

有幸在幻协二十五岁时加入了这个大家庭，五年校园时光，因为幻协的存在而被拉长。在这里我认识了许多有趣的灵魂，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还记得刚入学在摊位上见到阿缺的惊奇，第二年百团忙碌过后的开心，参加成都科幻大会的激动……幻协是我大学时光里最靓丽的一抹颜色。希望协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给更多的人心里埋下科幻的火种。祝协会 30 周年生日快乐，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幻协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许建鸿**2019 级会长  
/ 副主编

我很庆幸我能在协会经历疫情的第一年遇到大家，遇到愿意在对协会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仍然留任协会的朋友们。我们组建了人数可怜的理事会，开始摸索着组建协会的一砖一瓦。在大学收获很好的朋友们，这是科幻协会能带给大家最好的礼物。

那一年我们做了不少事，也有一些遗憾。一年之中收到不少帮助，也帮助了不少人；招募了不少新面孔，也邀请了不少老面孔。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协会成员的风格依然没怎么变，和我刚刚接触幻协时一样。川大科幻协会一直继承发展的到底是什么精神，我想会有聪明人能总结出来。

三十年太久，只争朝夕。埋头争了这么久，也该回头看看来路，再转头告诉同行人：你们做的非常好！只要你们在，科幻协会就有未来！

**张城瑞**

2020 级会长

先肯定是祝贺幻协成立三十周年（笑）

从那一句“诶，你也是去科幻协会的会员大会？”开始，结实了大学最真挚的一群伙伴，一起经历了最重要的一段回忆。多元创造热爱，包容产生归属，协会这个自由幻想和表现的舞台上，每一年故事可能会结束，但它不会落幕。少年啊，演绎你们的故事吧！

**熊金波**2021 级会长  
/ 副主编

我室友问过我这么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为了社团投入那么多精力？

其实这其中的秘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2023 年 3 月 3 日科幻协会进行了一次搬家，我们实现了上千本书的转移，在搬运和整理历史资料的时候，我抚摸到了协会三十年来的年轮。我们找到了很多留下来的资料。我有看到王超前辈对自己多次“校园之星”均未被用稿的自嘲，也看到邵帅、孙何雨等前辈自制的极具科幻色彩的相声原稿，还看见高大师找到一大摞 2016 级入会表后欣喜地寻找自己和狗会那份时的“邪恶”奸笑……其实我们遇见的永远是那么一批人，他们擅长幻想，毫不收敛地喜欢科幻文学。三十年看起来不长，但是放在学生社团里却十分难得，协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看见协会尽可能远的未来。感谢前辈们的坚守，也期待协会欣欣向荣。

**赵阳漾**2022 级会长  
/ 副主编

为了科幻协会选择了这个学校，在协会学会了借教室，守图书，学着跟各种人打交道，更学会了怎样玩儿，怎样交朋友，怎样踏踏实实地做个有心有趣有幻想的人。如今那个听着协会前辈们故事的新人也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那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孩子，那个被协会温柔又欢笑地牵着手的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同伴，也要学习着和协会一起成长。

很荣幸能在三十周年这个纪念性时刻和协会携手，我们因为热爱而结识，也必将带着信念相守候。惟愿协会生生不息，繁荣昌盛！

**摸鱼人**2019 级新媒体部长  
/ 执行主编

很惭愧，对会刊只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众所周知主编的工作就是把协会里各种才华横溢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艺双馨……的人才忽悠进编辑部，然后泡一杯咖啡，等着会刊自己出现在桌子上。

（错误示范，40 周年会刊的编辑们请不要模仿）

言归正传，感谢每一个编辑部成员的热情付出，缺少了任何一个人的努力，30 周年会刊都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美编 zcr 先生，几乎一个人撑起了后期繁复的排版工作，身兼数职，紧追慢赶，还有时间玩星空（这句可以去掉）。在此，谨以一张经典老图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

星空还可以 / 不愿透露姓名的美编

**张丛然**2019 级宣传部部长  
/ 美术主编

啊？我为什么毕业了还在这里排会刊？

不得不承认由于工期等缘故，会刊的美术工作显得有些虎头蛇尾，我在此给各位谢罪了。不过，感谢我吧，未来的我，我给你留下了超越自己的机会！

总之来写一点做会刊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在成书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困难，在此我要感谢各位美编的帮助——应素洲提供了 indesign 的智慧；安然画的插画非常美；董慧琳排版也非常的用心。

很荣幸担任这次 30 周年临界点会刊主美，在大学过程中也受到了协会的大家的诸多照顾与陪伴，狠狠的青春一把，也得到了很大的成长。对于与协会的相遇，我是不胜感激的。其中心情，都在设计里。

深色的星空在白色的纸面划开璀璨的轮廓，社团亦能在未来的路上熠熠生辉。

**应素洲**2020 级副会长  
/ 会刊美编

嗯……从被找上做资料整理到莫名其妙变成了美工，感觉除了给主美添麻烦之外只做了微小的工作。（不过能最后做点东西出来还是很令人高兴，从 20 年暑假开始在幻协群聊天，到 21 年做副会长开始给协会干活，总归还是帮了一点忙（笑）

就祝协会年年有新小孩打工，临界点五年十年出新刊吧！

**董慧琳**2020 级宣传部干事  
/ 会刊美编

本人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恐，不论是在网上还是线下，在最开始感谢 tmt 带我一块儿去参加社团活动，让我大学生活更丰富一些；很感谢吉吉带我参加活动，认识了更多的人；感谢宣传部和新媒体带过我的部长，让我的 Ps 和 Pr 有了一点基础；感谢幻协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让我的社恐好了很多。

**须弥**2020 级新媒体部干事  
会刊副编辑 / 摆滚组组员

“所有的生活都是合理的，我们没必要互相理解。”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成年人”世界的“冰冷”，越发认同大刘在《朝闻道》中所写的这句话。但还好在现实世界中，有 SCUSFA 这样一片幻迷的乌托邦，让我能在幻想中继续做自己的小孩。祝协会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三十周年生日快乐～

## 醉步羊男

2021 级图书馆馆长  
/ 会刊翻译

愿川大幻协如一滴露珠，从自身深厚的科幻土壤中生出的草叶上脱离，旋转着飘起，向幻想宇宙中折射出一缕晶莹无比的阳光。

In honor of SCU's famed science fiction brigade,  
Upon this day, we celebrate a score and decade.  
  
 O'er thirty years, through countless worlds we've waded,  
In futures bright and bold, our minds have stayed.  
  
 From cosmos vast, to microcosm's secret lore,  
Imagination's seed, in fertile minds, takes root.  
  
 We dream of worlds unseen, of what's in store,  
In tales of time, in space's endless pursuit.  
  
 May SCU's proud association ever thrive,  
In Chinese hearts, let science fiction rise anew.  
  
 Through words and worlds, may our collective strive,  
To paint a future, hopeful, bright and true.  
  
 So here's to thirty years, to the next and beyond,  
In the realm of the fantastic, may we ever be fond.

## 艾希

2020 级新媒体部干事  
/ 会刊编辑

星辰不再、过往不再。引以为豪的铁驭们正在分崩离析、维林诺的双圣树悲鸣笼罩阿门洲，似乎是世界末日要来了？也好，象征褪色的尘埃会护佑新生的希望，蔓延的枝条会在需要之际修正大地的苦难。若那低语休止，年轻的绝地，祝福你能将荣光带回新迦勒底。

## 华晨

2019 级活动部干事  
/ 图书馆副馆长

加入幻协时我以为自己注定躺列，毕竟日常我完全不活跃，偶尔群聊插话和参加活动就是我想象的极限了。谁想到呢，我参与了协会那么多事。现在想来，我的大学生活几乎与科幻协会等同了，那是琐碎、漫无目的又流光溢彩的时间。即便每个人寄于科幻与幻想的期望不同，我们依然于此交汇漫游，松散、随意、满溢热情。这样的场所弥足珍贵。总之，祝愿协会越来越好，走向更加宽广的未来。

## 瑞妹

2016 级副会长  
/ 摆滚组组员

如果你看到了这条留言，请你前往前活动室（二基楼 b522），活动室天花板右数第 4 列第 2 行的砖块下藏着影响科幻协会命运的东西，速取！

\* 活动室已经不在二基楼 b522 了

## 高和凯

2016 级图书馆馆长  
/ 桌游高手

二十五周年会刊失败了，三十周年再冲一次！

我从成都来，来圆一个梦！

## 河流

科幻历史工作者

最早 2021 年 5 月做高校科幻社团历史考证的时候，我最先接触的科幻社团就是四川大学科幻协会，那时候复读、截图在协会下属的各种兴趣小组盛行，恨不得天天聚餐见面，在早期给了我一些心灵震撼，这般景象也在当时的高校幻协负责人联盟群盛行。在新形势的影响下，传承问题依然是经典问题，祝你协能继续发掘骨干，越办越好。

## 火火

2018 级副会长

加入协会完全是因为巧 (liu) 合 (ci xin)。不过现在看来，我大学生涯中做过的最正确的两个决定，一个是报名当协会的干事，一个是报名选协会的会长。非常感谢幻协的大家给我带来的珍贵回忆，我很喜欢这里。希望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水枪大战复活 (ó \_\_ ó)

## 哈虎文钵英

毫无成熟感的成年人

在有些现实面前，飞扬超脱的思想是不会砰然坠地的。川大幻协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她提供了超越现实的现实。

# 最神奇的分叉线

## 阿缺

假设那些科幻小说里写的是真的——每一个决定都能导致世界线分叉，诞生出新的宇宙。那我很好奇，在遥远的2010年秋天，那个从湖北远行至四川求学的普通少年，路过川大的青春广场时，没有去科幻协会报名，没有进行科幻小说创作，那他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设想过他会许多路径，精彩或坎坷，平淡或曲折，或许会成为水电行业工程师，或许依然留在大坝上做岩隙灌浆检测……但不管平行世界上的我是怎样的身份，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些人生，都不如我现在。

我很庆幸当年加入川大幻协，四年围绕着科幻，获得了友谊和成长，一步步走到如今。我当然有更多需要去克服和争取的，但对川大幻协的感激，从未改变。

祝愿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希望明远湖畔，江安河边，长桥两端，不高山下，能依然活跃着幻协学弟学妹们的身影！







